

# 【全职】 双龙记

by 药师寺叶子

## 目录

### 第一部 伏龙翔天

- 第一回 轩太后狸猫换太子 孙二少入主坤宁宫
- 第二回 黄少天夜闯紫禁城 王杰希献计伴君侧
- 第三回 陈夜辉阴谋乱后宫 刘贵妃大意失恩宠
- 第四回 真天子多情似无情 假皇帝错爱亦非爱
- 第五回 肖时钦入宫念旧情 邱常在冷遇终承恩
- 第六回 许博远冷宫藏卧龙 喻文州妙算下天山
- 第七回 韩文清罪名莫须有 苏沐橙卧薪并尝胆
- 第八回 群雄会京城暗流涌 圣贤聚共商天下事
- 第九回 龙凤舞假戏却真做 身世乱造化弄人间
- 第十回 千机变节外又生枝 心难测姻缘皆祸水
- 第十一回 悔不该贪得且无厌 恨不能重生结义情
- 第十二回 剪不断千丝系万缕 理还乱盘根绕错节
- 第十三回 问苍天真情为何物 斩不断前世今生缘
- 第十四回 庙堂高日月鉴明心 江湖远山水诉衷肠

### 第二部 豪龙破军

- 第十五回 乔一帆代友初嫁了 王杰希聪明反被误

第十六回 喻文州算计锋芒见 百花乱恩断情义绝  
第十七回 长门怨晦暗无天日 深宫恨秋风扫落叶  
第十八回 楼冠宁千里下江南 逢冤家风城烟雨中  
第十九回 少年梦落花随流水 蝶恋花枫火对愁眠  
第二十回 风呼啸好汉参北斗 壮士行一去不复返  
第二十一回 双飞燕择木东南枝 笼中雀幽鸣谁人听  
第二十二回 波逐浪大江东逝水 吴月钩柔情寒如烟  
第二十三回 霜吹火名将如红颜 命多舛人定难胜天  
第二十四回 圣驾到豪龙破千军 斗神叹宿命终难违  
第二十五回 劫难逃天道好轮回 秋雨落来生再续缘  
第二十六回 幸余生青灯照古寺 世无常得意须尽欢

### 第三部 斗破山河

第二十七回 攀枝头乌鸦变凤凰 堕凡间淤泥终不染  
第二十八回 征塞外大漠孤烟直 定江山繁花终一梦  
第二十九回 百鸟啼凤鸾舞九天 风沙乱缠绵到天涯  
第三十回 生灵灭相逢不相识 春易老群芳妒红颜  
第三十一回 病梅谢蓝桥飘春雪 心已死黄雀鸣无声  
第三十二回 怨憎会旧爱恨新欢 爱别离人生有几何  
第三十三回 求不得欲壑实难填 五阴盛贪嗔且痴癫  
第三十四回 尘埃定移花难接木 人生短无悔亦无怨  
第三十五回 少年狂乾坤轮回转 爱生恨恩怨何时了  
最终回 虚一生覆水收不尽 空万念破镜却重圆  
后记 道不尽君王天下事 说不清生前身后名

## 第一部 伏龙翔天

### 第一回 轩太后狸猫换太子 孙二少入主坤宁宫

且说那夜，皇城内外喧嚷嚷嚷。先帝驾崩未几，新皇登基这等大事，举国上下窃窃私语，却无人敢明说。

太子叶秋虽深居东宫，却已深得民心。然而成年数载，不见迎娶正妻，只是纳了侧室刘氏，数年有余而未见皇孙，着实令人不解。

此时风尘仆仆进京的，是淮南王外戚孙氏二少孙翔。孙翔进京不为他事，只为谋权位，而这江南外戚在皇城谋位，只得联姻。可谁曾想得到，这孙二少一来，就是要入主坤宁宫的。

西侧小门入了宫，孙翔不觉惆怅，只觉向往。到了坤宁宫外，见一宫人来迎。此人正是崔公公崔立，陶氏的心腹宦官。

问其安排，告之：新帝登基大典前夜，需与新后圆房，大典之时方可帝后各祭天地，顺理成章。随后便领孙翔入坤宁宫侧殿，皇帝婚房。

孙翔入内，见一俊秀青年，有帝王之相，正要请安，却听得对方说：今日圆房之事，不必当真，太子妃自己歇着吧。

孙翔不解，上前一步，哪知这人推门而出，不知去向。问守门的崔公公，阍人答道，明日见轩太后陶氏便知。

大婚之日，既无宴席，又无排场，独守空房，孙翔好不泄气。次日拜见轩太后，才知昨日见者，并非太子，太子已随先皇一步登天，而此人确是太子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国丧之时，为天下安宁着想，秘不发丧，只是让太子替身上位，又与孙氏联姻，巩固江山社稷。

新科太子妃，未来的皇后孙氏，此时哑然失笑。原来不是那个文武双全，举国上下爱戴的太子爷，心中未免有些失落。即使联姻，孙翔亦寄望能相伴明君左右，而事与愿违。

登基大典由太常关榕飞主持，祭天地，帝后携手入大殿拜列祖列宗。太祖开国以来已有百年，中有乱世，后先帝平定天下，百废待兴。先帝早年颠沛流离时与结发

妻子郭氏育有皇子，后郭氏不幸遇难，先帝登基后追封其皇后，而未知皇子下落。彼时幸得陶氏相救，使小皇子免遭不幸。先帝感恩，遂予陶氏妃位，为太子乳母。

太子自幼流落在外，习得一身高强武艺。又天资聪颖，文才不落人后。文武双全，又明百姓疾苦，自然受人爱戴。然早年落魄生涯使先帝身体薄弱，登基未几时便驾崩，太子根基未稳，大权已旁落入陶氏手中。

崔立所做，即是受陶氏指示，先暗中逼宫太子，太子不从，连夜出宫。又不知从何处寻来一人，与太子一模一样，虽不显武功却知书达理，旁人皆以为是太子为登大位有所收敛，并无怀疑。

既非真龙，孙翔傲气外露，不以为意，大典之后径直闯入慈宁宫觐见太后。娶孙氏一事正是轩太后谋划，知孙翔虽然武功高强却心思简单，只需高捧，便能使唤自如。而伪帝自小由一书香门第收留，并无武艺，又无党羽，由孙皇后克制再合适不过。

密谋已成，陶氏见孙翔行事果真如自己所料，欢欣鼓舞，一再讨好。两宫此时共谋垂帘听政大事，却不知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 第二回 黄少天夜闯紫禁城 王杰希献计伴君侧

月黑风高，宫城内外都由御林军严密把手，如此调度，都以为是为保全登基大典。

然而黑影之中，有一人窜入皇城，而守城的兵士竟毫无察觉。来者悄无声息，遁入城墙根上一客栈。翻上二楼，有人开窗来迎。

这黑影正是蓝雨阁剑圣黄少天，而屋内烛光映照之人，却是天子面容。

好你个叶秋，剑圣低声细语连绵不绝，当了皇帝也不跟咱说一声，还害我翻墙进京城，当御林军和大内高手都是吃素的。

真龙打断道，老板娘正酣睡，切勿吵醒人家。

当下如何计划？

明日入宫会一会老弟。

要我干甚？

保驾护航。

切切切切切切。

收声，老板娘醒了。

当夜算是有惊无险。二人次日凌晨，由东面潜入宫内。穿内务府，御膳房，直达御花园。皇帝叫人剑圣守在万寿池，自己由廊下一道暗门穿入养心殿。伪帝已经歇息，只有数名宫人陪侍在外殿，却不见新婚皇后踪影。皇帝轻车熟路，来到龙榻前。伪帝正熟睡，却不知从何而来的灵感，竟然惊醒。见眼前之人，以为明镜高悬，顿时睡意全无。

皇兄？

还记得我？

怎么不记得？皇兄抛下我做了太子，这辈子都记得。

我那是离家出走，潜心学武，不巧被先皇派去寻亲的钦差撞见。

请皇兄治罪。

何罪之有？若不是轩太后武力相逼，你会入这虎穴龙潭。

伪帝暗忖道，知我者，皇兄也。又问如何是好。真龙答道，假做真时真亦假，兄弟辛苦一下。两人相视一笑。

说定此事，皇帝又原路返回，剑圣无踪。只见御花园万寿池下，波光粼粼，刀光剑影。皇帝以为大事不妙，却未曾想到与剑圣交手的，却是户部尚书王杰希。

王大眼，大胆放肆，给朕跪下。

王杰希定睛一看，却一时不肯下跪。黄少天见了揶揄，区区一个尚书反骨倒不小，自己却御剑坐在半空。他剑圣乃是仙籍在册，见了真龙不必跪的。王杰希大眼瞪小眼，这才跪下。

臣以为陛下出宫不回了。尚书答。

皇帝一笑，你倒是看出个南北东西，不愧是大眼，明察秋毫。

微臣不敢，微臣只是不知那龙榻上卧的……

孪生兄弟，那才是叶秋，朕从今往后都叫叶修了。

凡间俗事本不该仙人插嘴，剑圣倒是听了觉得有趣，一跃而下。

陛下如何打算？尚书不管那剑圣上蹿下跳，眼里只有皇上。

爱卿有何妙计？

尚书一怔，原来如此，不如一试双龙计。

妙哉。

啧啧啧啧啧啧

剑圣莫吵，小心隔墙有耳。

我有乘风御剑之术，墙外无声可听。好一个双龙计，空前绝后。

朕觉着就这么办吧，有劳爱卿。

臣有一事相求。

且说。

待到事成之后，愿皇上纳我微草堂一门生为妃。

真龙不悦。

若得罪了皇上，就当做微臣什么都没说。

大眼啊大眼，皇帝连连摇头，届时可由朕说了算，卿不得反悔。

微臣叩谢皇上。

行了行了，剑圣送我出宫。

说罢，两人御剑而飞，倒是免了大内侍卫之苦。王尚书随后也乘风而去，毕竟这后宫也不是外臣久留之地，今日皇上不追究罢了。

### 第三回 陈夜辉阴谋乱后宫 刘贵妃大意失恩宠

外臣入宫之事本是重罪，然而先皇卧病不起时特许几位朝廷重臣入寝宫商议朝政，随传随到，王尚书便是其中的一位，因此昨日夜半入宫，守门的太监并未阻拦。

只是若要人莫知，除非己莫为。王尚书入宫是在登基大典上心存疑虑，想当面向皇上问个究竟。可大典之后皇上就闭门不出，也不来早朝，着实有些奇怪，这才冒险入宫觐见，哪里想到正巧撞见剑圣护送皇帝回宫，为试验真伪才动起手来。果不其然，没过一个时辰，这事情就传到了陈夜辉的耳里。

陈夜辉乃是刘贵妃的仆从，和太监总管崔立交往过甚，今次也是得了小太监的密报，知晓此事。本来他觊觎刘氏地位已有多多年，奈何皇上从来不正眼看他一眼，于

心不甘，背地里结党营私，便想撺掇刘氏争宠，自己坐收渔利。外臣夜闯后宫还和皇上打起来，这简直是借题发挥的大好机会。于是陈夜辉连夜就跑到刘氏那里告密。

刘贵妃名皓，原是太子的侧室，现在轩太后的主持下，让皇上拟诏封了他贵妃。刘氏姿色平平，但郎家算是京城一大户，虽无爵位，可也算是强势外戚，再加上太子登基前只有他这一个侧室，便因资历封了贵妃。刘皓虽对凭空而来一个孙皇后颇有怨言，但自知家底姿色皆不如人，封了贵妃也就心满意足了。刘氏合计，若是孙皇后心高气傲，将来得罪了轩太后，做皇后的还是自己。再不济，照太子洁身自好不广纳嫔妃的样子，自己过几年也能升上皇贵妃。

知道王尚书夜闯御花园，刘贵妃立即起身，想去皇后那里告状。陈夜辉建言道，王杰希和太子私交不浅，若是能让皇后吃醋，最好不过。退一步而言，仅是治了王大人的罪，皇帝少一片羽翼，在后宫自己地位就多一份保障。刘氏听完，称之真是一箭双雕，妙不可言。

刘皓急匆匆赶到坤宁宫，让太监传话说有要事禀报，然而内心仍不踏实。虽说婚宴上孙翔对自己客气，互称兄弟，刘皓实在不知这毛头小儿的脾气，会不会翻脸不认人。

小太监面露难色，刘皓说与皇上有关，小太监脸更黑了，将刘皓拉到一边，道，皇上皇后圆房之夜，贵妃您来做甚？您独占太子爷这么些年，这一晚也熬不过去，将来可怎么办？

刘皓晕厥，扶墙不起，暗忖，本宫嫁太子爷这么些年，一次房也没圆过，这孙翔倒好了，一来就封了皇后，还承了天恩。

毕竟尚未圆房之事不能让外人知晓，否则妃位恐怕不保，忙谢过公公，本宫是看见皇上在御花园闲晃，怕是没来皇后这里，心里替皇后着急又不敢面谏，才赶过来报信，如此说来本宫就放心了，请公公代为转达。说完，塞了一袋碎银。小太监心领神会，默不作声让贵妃从侧门走了。

大意了，大意了。刘贵妃一路魂不守舍，以为当初太子爷不食人间烟火，对男人没有兴趣，才不碰自己，谁想到竟然不是。真是大意了。

回想初婚当夜，刘皓百般讨好，用尽房中之术，也没让那太子爷动自己一片衣衫，就差没下迷魂香了。两人同床共枕，中间隔了床棉被，一夜就这样过去。后来刘皓有仗着酒劲问太子叶秋为何不要自己，叶秋含糊过去，结果一晃眼间却已是五年有余。

刘贵妃自知这下真不是失宠，而是从未得宠，心中怨愤膨胀，回宫把陈夜辉骂了一顿，想着第二日再去给轩太后请安，探探太后的意思。

#### 第四回 真天子多情似无情 假皇帝无爱亦错爱

皇帝与剑圣御剑而飞，到了半途又让人黄少天转头送他去坤宁宫。

白费我力气。真不知你这皇帝有什么好当的？来来去去，勾心斗角，简直人间惨剧。不如和我上山修仙去。

区区半里路哪里累得倒剑圣仙体，我虽一凡夫俗子，然身负天子重任，要对得起黎民百姓，不负苍天。你懂什么？

你你你你你！剑圣无话可说，一挥冰雨剑，送皇帝回了宫，自己才独自离去。

叶修估摸着这样一来一回王杰希不知自己去向，才混入坤宁宫去看孙皇后。大婚之日自己不在，不知弟弟叶秋事情办得如何。

一入皇后寝宫，黑灯瞎火中隐隐看见孙翔整装待发似的，坐在榻上了无生趣，手上玩着正宫玉佩，若有所思。叶修一笑，趁黑走近，吓了孙翔一跳。

陛下？孙翔一时间不知如何反应。他虽知如今皇上并非真龙天子，却也不敢当面造次，只是背地里与太后勾结罢了。再说大婚之后自己也没见皇上，以为暂且无事。

怎么，皇后不想朕来？

怎……怎么不想？只是以为皇上今日又不来了。

叶修暗地里叹气，叶秋这小子老毛病又犯了，此等要事不办好还临阵脱逃，怕是动了真情。

委屈皇后了，朕今晚就让皇后享福。话没说完，叶修就撕了凤袍，直截了当。



这房中之事孙翔未曾亲历过，只是听人讲起便羞得不行，哪里能受得了这番直捣黄龙，竟是立去了。脑中一片空白，回过神来又觉得丢脸，赶紧把头蒙进枕头里。

叶修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皇后不懂人事，笑的是孙翔天真烂漫，只好好言劝道，朕心太急了，皇后若是未准备好，朕改日再来。

孙翔一听，急了，连忙抓住皇帝衣襟，说，今日之事今日毕，要与皇上一决胜负。

听了这话，叶修倒是冷静下来，从凤榻上下来。孙翔觉得奇怪，从枕头里偷看皇帝，但屋里本来就乌漆墨黑，倒是没有发现眼前之人未着龙袍，只有布衣。

皇上？

朕去去就来，皇后莫急。

说着叶修随手拎了床被子裹在身上，敲门叫门外的太监点宫门外的灯。太监以为皇上是从密道来的，又惊又喜，替自己主子高兴，点灯点得那叫一个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而那皇帝则是转身又往密道里去，暗门里果然如期所料站了个人，是叶秋。

皇兄这是作甚？叶秋先前听见寝宫里声音，不敢出去，暗自失落，又听到叶修叫人点灯，一下慌了神，却没想真龙直奔自己来了。

老弟醒醒，该你上场了。叶修把身上的凤凰戏珠被披在弟弟身上。

叶秋脸更红了。皇兄兴致当头，臣弟冒犯了。

叶修叹道。当年要不是我替你离家出走，这皇帝还不是你当的。我知你性情乖僻，喜欢偏说不喜欢。今日一试果然如此，看来你对这孙皇后是一见钟情了，我又怎么会横刀夺爱。

皇兄胡说！

君子岂有戏言？再说你站这门外又不懂遮蔽气息，孙翔习武之人若不是被我糊弄过去，早就察觉了，到时候咱俩都不好收拾。我有一大计，老弟可别忘了。

叶秋不语，低头哼唧两句。叶修不理，临走前在其耳畔叮嘱几句要领，羞得叶秋不顾自己毫无武功，一拳打在皇兄肩上，手痛三分才醒过神来，这时他皇兄已经走了。

叶秋子时在养心殿见过皇兄后，便打定主意来坤宁宫见皇后最后一面，哪里想到被皇兄捷足先登，现在又扬长而去，让自己收拾残局。

也不知皇兄所言大计为何，叶秋暗忖，自己只是暂时蒙蔽祸乱后宫之人的障眼法，现在却要亲自披挂上阵，心里实在不踏实。

不过恍恍惚惚到了榻前，见到喜欢之人情难却，只好依皇兄所言顺水推舟。

这一夜皇后求胜心切，不论是临阵换枪之事还是宫外嘈杂之声都未注意，只知道次日这习武之身竟是下不来床，而皇上早已不知哪里去了。

#### 第五回 肖时钦入宫念旧情 邱常在承恩事迹露

听闻昨夜坤宁宫挑灯夜战，轩太后甚是满意，一早就是过去探望孙皇后，让人送了红枣花生桂圆莲子羹，又替皇上做主赏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等，对孙翔百般叮咛夸赞。

守门的公公收了贿赂，自然是不会透露刘贵妃来过之事。轩太后心满意足，回宫后还笑得合不拢嘴。

倒是这伪帝，一早也不来请安，本来轩太后想发作的，知道原因后便不做声了。派人去嘱咐皇上，传宗接代之事为重，巡幸翌日就不必来请安了。

结果一连三日，皇上都没有来请安，太后反倒是越来越精神，一扫太子登基前多年的阴霾，竟是在慈宁宫设宴款待起来。

轩太后首先款待的便是赶来接任宰相的两湖总督肖时钦。肖时钦乃是中原偃术世家出身，有班固之巧；又是儒学大家，有治国之才。如今满朝文武当中，轩太后掐指一算，能负重任又能为己所用之人竟只有这一人，因此刻不容缓假传圣旨召之进京。

肖时钦也是明白人，进京第一日就让太后主持款待，便知道这座上皇上不过是傀儡罢了。他与太子爷当初有过一段交情，不过并未交好，此时虽疑惑皇上性情为何转变，却默不作声。再说太后美意岂敢怠慢，一口便答应下来做宰相的事情。

席上孙翔不语。他与肖时钦曾被指腹为婚，不过是因为两家口头之约，后来孙翔进宫便作了罢。这事轩太后恐怕并不知情。见肖时钦给皇上和自己请安，孙皇后连忙装作不熟悉道，未来宰相，举国栋梁，本宫有劳您辅佐皇上了。

宴席上，肖时钦见一宫人端茶倒水，甚是眼熟，现在想起是当年太子微服私访时所携之亲信，不知为何没有陪在皇上身边做妃子。而以偃师火眼精睛所见，觉察其体内气息有异，似是有了身孕。

此事兹事体大，不过肖时钦知孙皇后性情，大大咧咧，必然不是商量对象，况且自己也不确定此人所怀为龙种与否，决不可打草惊蛇。

退席后，刘贵妃竟然不顾后宫礼数，亲自前来恭维肖大人。肖时钦笑脸相迎，心想此人恐怕不简单，或许会害了皇后，便敷衍了事。不过因其早在太子府时就是侧妃，资历倒是深，肖时钦料其一定知道内情，便假意自己相中刚才为自己端水之宫人，要求亲。

刘贵妃听此言，才想起确有一人，名为邱非，皇帝登基后封了常在，却只是做浣衣打杂之事，身居冷宫而无人问津。不过当年在太子府，某一日曾见过太子亲授邱非武功，当时刘皓虽嫉妒得不行，皇帝登基后见这小鬼未受宠爱，便一时把他给忘了。

贵妃答，恐怕不能如肖大人意，此人已是后宫之人了。

区区宫人，若我求皇上赐婚，皇上不会小气吧？

这……

见刘贵妃面露难色，肖时钦揣摩得八九不离十了，不过点拨至此已经足够，便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去了。

但这一席话在刘皓心中激起千层浪，心想邱非之事马虎不得，要查个清楚明白才能放心。

当日刘贵妃便入太医院，说京城近日有了疫病流传，怕后宫也被波及，要太医张家兴立即严查诸宫人健康事宜。刘皓又无意间提起好久不见几个随太子入宫的小弟兄，不知他们过得如何，张太医心领神会，重点盘查原太子府宫人。

这一查，真是将邱常在的身孕给查出来了，怀胎三月，身形不显而脉象有了。于是邱非被拖到轩太后及皇后面前问责。

邱非心有不甘。他当初与太子爷本无瓜葛，只是仰慕太子，有幸向其讨教两招武术罢了。然而就在数月前寿诞宴席后，太子竟然半夜宿醉在院中舞枪，见邱非路过便要言传身教却不胜酒力倒在他身上。邱非将太子背回房间，哪想到……

不等邱非辩解完，刘贵妃拍案而起，怒斥贱人胡说，太子爷洁身自好，怎么能受如此污蔑，定是你与外人私通。孙皇后脸色铁青却一言不发。轩太后更是气急败坏，来回踱步，摔了先皇御赐青花瓷杯。

邱非望眼欲穿，长跪不起但口上却不求情，倔强如一。

忽然门外听得皇上驾到，众人连忙让道请安。只见皇帝从容不迫，扶起邱非，龙颜大悦道，朕是要得龙子了，今日起封你为妃，你好生养胎，不要再干那些粗活重活。

张太医吓得连忙给邱妃跪下，微臣受命查宫内流行疫病，职责在身，多有冒犯，请莫怪罪。刘贵妃瘫坐在地，孙皇后一动不动，而轩太后竟是昏过去。

邱非一见眼前之人便知这才是真龙，眼角红红，心中千言万语想问皇上却又难开口。

这真假天子，旁人真还一时分不清，轩太后倒是一眼认出来了，却一时间震惊昏了过去。邱妃毕竟是与尚为太子的叶修有过肌肤之亲的，见到真龙也便认出来了。

叶修不顾还在昏迷的轩太后，就拉着邱非出了慈宁宫。路上邱非终于忍不住，问，太子……皇上为何抛下微臣？那大殿龙椅上之人又是谁？

朕是不知你有了身孕，本想等倭幸除尽后再封你为妃，怕你树大招风，现在倒是没有隐瞒的必要了。目前大殿之上，乃是朕的孪生兄弟，为轩太后武力所迫才做了假皇上，并不知道你我之事。皇弟必不会害你，而朕于宫中有藏身之处，爱妃大可放心，不过委屈你隐忍一阵了。

邱非知道真相破涕为笑。

说罢，叶修又叫人去腾出永和宫给邱妃。自己则是趁轩太后还未清醒过来又溜走了。

## 第六回 许博远冷宫藏卧龙 喻文州妙算下天山

这宫内不少密道只有皇帝一人知道，也是方便了他开溜藏身。

前日让剑圣送回宫，也是突然有了这一层考虑。问黄少天蓝雨阁于后宫之内可有内应，剑圣答不知，不过依阁主性情恐怕是有的。

想不到修仙之人心机竟然是如此沉重！

啧啧，天子陛下才是神机妙算，本仙替阁主自叹不如。真龙虽肉体凡胎，却有龙脉加持，乾坤之力护体，一举一动惊天动地，不多份心眼怎行？再说，如今有双龙现世，更需多多关注。

黄少天所言不无道理，仙人无需过问凡间事，然而天子有难则万民皆有难，届时妖气四溢，鬼门大开，仙界也必不能袖手旁观。叶修便趁人之便，躲到蓝雨阁内应那里去了。

这内应本名许博远，十七岁上山修仙，道行虽浅，然而勤勤恳恳，勉强得了仙籍，这还未渡过一次劫，就被派往后宫之中做内应，化名蓝河。蓝河处所在西六宫北墙根下一处无名小院内，当初以南洋商贾之子身份进宫，已有两个年头，从未被临幸过，也因此得以继续留于宫中，连轩太后都不知此人存在，叶修也是当初偶然间从陈夜辉口中听过名字，好似两人曾经有些许过节。

皇帝不敢信任其他宫人，恐为太后所用，只有这蓝雨阁内应必然不会，于是便欣然前往小院。只见蓝河一人独在院中舞剑，颇有几分机灵，但并未得蓝雨阁剑法真传，叶修看了连连摇头。

见冷宫有人问津，蓝河吓得丢了剑，连忙跪下请安，却连来者何人都不知。他做御书房答应时与先皇有一面之缘，然而却并未见过太子，此时免礼平身后也未认得来人是皇上。

敢问大人有和吩咐？

叶修暗笑，竟不识当今皇上面容，想必是未曾受召唤去登基大典，轩太后果然不知此人，好事。然后笑道，朕都不认识，区区提灯答应，好大的胆子。

皇、皇上？蓝河吓得说不出话，但心中也是疑惑，皇上怎么不着龙袍？

见蓝河呆愣在那里，叶修只好随口编道，朕这几日身子不爽，微服私访出宫归来，旦见你在此舞剑，就进来看看。

啊……皇上息怒，微臣得罪了。说着又想跪下磕头，被叶修一把拉住，往屋里拽去。

皇上这是？蓝河一惊，因对叶修身份半信半疑而挣脱开来。

你倒是不开窍，朕想与你共度良宵，你这是要抗旨？

蓝河哪里想得到有这等好事，况且连眼前之人是否真龙都不知。不过见其气宇轩扬，举手投足都像先皇，大概是对的。蓝河只是又以为自己在做梦，往脸上一掐疼得眼泪流下来。

蓝河武功不及叶修一毫，这半推半就也是毫无作用，便被拉入帐中。蓝河无奈坦白道，微臣乃是蓝雨阁在籍下仙，可不能以身事君。

谁定的规矩？朕是天子，你与朕共枕不算破戒。

蓝河听了一愣，竟是不知有这回事，然而转念一想，即使不算破戒也不能如此……难道自己真还盼着能在宫里有什么名分不成？

恍惚中一夜过去，蓝河梦醒，枕边空空，尚有余温，看了自己仙册上名字已变成空白，才知并非梦，悲欢交加，泪如雨下。

而在那蓝雨阁仙山上，阁主喻文州见仙册上少了一人，昨夜却风平浪静，于是会心一笑。

少天，我要下山。

下山何用？跑腿之事我去就行，不过是辛苦些，御剑来去也快，你恐怕是得三天三夜才能从山脚回来，阁中大小事务可怎么办？黄少天惯例抱怨。

怕是你又去见那真龙天子吧？

非也！非也！

少天不需瞒我。我见今朝仙册上少了我蓝雨阁一人，便知道你是去见叶秋了。

那皇帝现在叫叶修。行事暴露，剑圣也不好再瞒，和盘托出。只是不知这仙册上少一人与自己去见叶修有何干系，想不透喻文州心思。

喻文州也不须多言，黄少天向来对自己言听计从，不问为何。只是此事即使被问到，喻文州也绝不会向剑圣透露天机。

好好好，你往何处去？我送送你。

去皇城，见叶修。

此时叶修并不知喻阁主来得如此之快，起身后还思忖将来怎么用此事对付老谋深算的喻文州，而转眼间听到院外有人说话，就从榻上下来躲在院墙边一听，原来是小太监在闲言碎语，说查疫病查出一邱姓常在有了身孕，正在听从太后发落。

## 第七回 韩文清罪名莫须有 苏沐橙卧薪并尝胆

这新皇登基未一月，宫中尽出如此多乱事，弄得人心惶惶，也难怪仙山上参透天机之喻阁主如坐针毡，竟要亲自下山。

而诸多江湖势力，也都蠢蠢欲动。药王谷乃是微草堂背后势力，据传那日王尚书进宫回来之后便秘密召集药王谷人马，不知有何动作。东吴轮回道，已经占尽江东各山头，调兵遣将，好不热闹。自从肖时钦官拜宰相，荆楚腹地一时间鸡犬升天，与周边摩擦不断。苗疆百花寨起兵造反，前寨主张佳乐却是弃暗投明，接受招安投靠到北疆镇远大将军韩文清麾下。其他势力也均有所动作，不过却想先坐山观虎斗。

边疆不稳，正是需要稳定军心之时，然而朝廷一道密旨八百里加急，就将大将军召回京城。军师张新杰劝诫韩将军不要接旨，恐有去无回。韩文清正言道，我还怕那叶秋不成？

君臣有别，恐怕不会念及旧情。再者，昨夜我算过一卦，乾坤颠倒，黑白不分，竟是阴阳并立卦象，着实凶险。且从京中传来许多风声，太子登基后肃清朝野，任人唯亲，有昏君之相。

韩文清叹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忠于朝廷，而非叶秋个人。如若他变成昏君，我当以死相谏。说罢，策马加鞭，星夜兼程赶回京城。

朝堂之上，韩文清先是一瞥龙椅上之人正襟危坐，虽外表并无二致，却毫无龙气，且筋骨单薄，不像习武之人，便知此人并非自己当年相识交好的太子。于是不跪，仅是抱拳作揖。他又斗胆向幕帘背后望去，两宫垂帘听政，果然不是谣传。

此举叶秋觉得仅是奇怪，而轩太后则是心中忐忑，倒是孙皇后突然大怒，隔着帘子怒斥韩文清放肆，见了天子竟然不跪，还窥伺本宫，该当何罪？

孙皇后发怒正是轩太后所想，心中一阵狂喜，知傲骨如孙翔必然能与这韩大将军硬碰硬，自己幸得坐收渔利。油嘴滑舌道，皇后息怒，韩大将军怕是骑马伤了背，跪不下来罢，来人，赐椅。

两宫这一唱一和，但凡明眼人都能看出当今天子不过傀儡，难怪举国上下不得安宁。韩文清冷笑，不用了。

崔公公端来红檀木椅，低声对韩文清道，韩大将军不要不识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韩文清一拳下去，那椅子竟是粉碎了。崔立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回龙椅旁，哆哆嗦嗦地求皇上撑腰。

这韩文清就算缴了武器，也是猛虎，毕竟是当年太华山拳皇，赤手空拳能治大虫。而随其从军的张军师，则是天师道正统传人，呼风唤雨，助韩文清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时人在边疆掌控大军，轩太后就算想动叶修这多年生死之交，也不能没有名分。不过韩文清如此行事，倒是送上门的罪名，让张新杰师出无名。

轩太后于帐中小声命令伪帝治韩文清的罪，叶秋无奈，也只能照做，毕竟是扮得皇上，威严脸面是要的，故假装发怒，让人捉拿韩文清，关入天牢，待朕之后发落。心想，必须联系皇兄，自己已经快撑不住了，却不知皇兄现在身处何方。

此时场面几乎失控，看得宰相肖时钦由尴尬变得心惊胆寒，连忙打圆场，说这其中必定有误会，还请皇上明察。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他肖时钦可不想将来落得如此下场。

于是韩文清被关入天牢，一路上也并未反抗，倒是几个押送的大内侍卫冷汗直冒，看也不敢看罪人一眼，待到牢门一锁，便如脱兔般逃离。

以韩文清的功夫，越狱不需吹灰之力。此事行得鲁莽，却也不是毫无计谋，入狱乃是将计就计罢了。



原来张天师得到王尚书密信，说御林军中不见大统领苏沐橙已有多日，恐已被投入天牢，让镇远军同仁小心。张新杰这才出此计让韩文清单刀赴会，一探究竟。

果然，韩文清在被押解途中于天牢一隅中感到一熟悉真气，待到大内侍卫走后便自行掰断铁栅栏，敲晕狱卒，径直来到大统领所在牢房。

草民韩文清参见苏郡主。

韩兄别说笑了，咱们都是罪人，哪有什么郡主。

韩文清见苏沐橙还有心情说笑，便放心下来，问，叶秋到底搞什么名堂？那殿上天子哪里来的草包？

他本名叶修，叶秋倒是伪帝真名。接着苏沐橙一一解释道，因为自己轻信轩太后被下了毒，解药只有太后一人有，须每日服用才能续命。太后以此相逼让叶修离宫，若是回宫，则让她不得好死。又不知从何处得知叶修孪生兄弟下落，用武力胁迫，让其成为傀儡。

韩文清听了一怒，真气爆发竟是挣断了铁链，又一拳锤穿了石壁，转身就想脱狱。

见其如此动怒，苏沐橙连忙拦住，细声道，叶兄自有安排，当日我下狱，便发誓定会回来救我，韩兄莫急。

但若等叶秋……修归来，你岂不是要遭罪？不如我现在就去取了太后项上人头，顺便搜来解药？

太后手段老辣，解药秘方仅有他一人知晓，又是每日亲手新制，绝无存货，况且此解药治标不治本，必须终生服用，即使有存货也有用尽一日。

那可如何是好？

劳费韩兄苦心，为我受罪。我相信叶兄，也请韩兄相信。就是在狱中委屈几日罢了，饭来张口，没想到这天牢牢饭竟是好过穷苦百姓年夜饭，也不能算全是委屈。

韩文清听了无言以对，知道苏郡主当年不过平民百姓，后来随其兄弟荣升，封了郡主，想必年少时吃了不少苦头吧。不禁悲从中来。

两人面面相觑，又会心一笑，却忽然听得一串脚步声。韩文清连忙将地上碎石拾起，竟是假装夯实墙上洞口，又回到自己牢房，用手把铁链一搓，看上去像是接上了，便席地而坐，静待来者。

## 第八回 群雄会京城暗流涌 圣贤聚共商天下事

来人脚步沉稳，步伐匀称，小心谨慎。韩文清听了耳熟，果然一开口，正是那庙堂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肖时钦。太后派来的吗？韩文清暗忖，侧耳倾听那边牢房的动静。

只听肖时钦见苏沐橙也是一惊，久仰苏郡主大名，慕名来京城，以为可以与郡主共事，怎么落得如此地步？

肖大人太抬举小女子了，戴罪之身，不足挂齿。苏沐橙知道肖时钦只是为追名逐利才做了宰相，并非后宫那些阴险小人，态度也算客气，只是并不能坦诚，流于应付。

宰相一听，大概也明白个中一二，心想不知轩太后瞒着自己做了多少勾当，将来又有多少黑锅要自己来背，心顿时凉了半截。不过并未表现，只是问苏沐橙有何自己可以相助之处。

不必了，肖大人还是明哲保身吧。

苏沐橙说得绝决，令肖时钦顿时悟出，莫非……

灵光一闪，肖时钦倒吸一口气，知道自己若举棋不定，怕是两边都讨不到好，而正在左右为难时，一道白光闪入另一间牢房。

肖时钦当然是快步跟上去，一看是韩文清正在闭目养神，又见一纸鸢落在肩头。

这是……飞鸽传书，不过是符纸作的鸽子，想必是张天师来传话。

肖大人也听听罢。韩文清未等肖时钦开口，就将纸鸢递过去。

宰相接过纸鸢，张新杰的声音便从脑中传来，肖大人好久不见。

还是第一次被道术千里传音，肖时钦愣了一阵，才回过神来，忙回礼。

两人寒暄一阵，肖时钦向张新杰道出心中疑虑，而张新杰竟然将自己所知情况和盘托出，让肖时钦自己行定夺。张天师便是知道，这肖时钦出身寒门却能凭聪明才

智成了文状元，又官运亨通做了两湖总督，必然也通人情世故，如今官拜宰相更是炙手可热，哪里有他不能了解的情况，所以明人不说暗话。

听完张新杰一席肺腑之言，肖时钦便答应了邀约。当夜，便衣遁行来到了京城天师道霸图拳馆。

拳馆内空无一人，正当肖时钦四处张望时，一道黑影闪过，竟是刀光剑影，不知为何攻了过来。宰相下意识放出偃术机关对抗，却被逼得连连退让，猛然惊醒，这矛法，难道是……

果然，月光皎洁，院中一人肩扛异形长矛，来到自己面前，定睛一看，这才是当年肖时钦所识太子。

殿试后咱就没见过了，肖大人近来可好？叶修戏谑道。原来肖时钦殿试夺魁那年，做太子的叶修还微服私访与其切磋过武艺，只可惜肖时钦的偃术不算武举十八般武艺之内，最后竟是考了文状元。

微臣参见皇上。

现在你倒是知道谁才是皇上了。

微臣罪该万死。

罢了，朕没那么小气，爱卿平身吧。

谢皇上。

其他人都出来吧，肖大人日理万机，可不像吾等闲人。

叶修一声令下，天上的地下的都出来了，并排一站，让肖时钦大惊不已。这不是，天机参透喻文州，冰剑绝情黄少天，风云变幻王杰希，回天圣者张新杰，加上未能到场由天师传音的红莲烈虎韩文清……再算上他灵生湮灭肖时钦以及元却邪卧龙太子秋，这四师已经聚齐，五圣尚缺一枪穿云周泽楷一人，恐怕大局已定。

黄少天见此场面也应有同感，快言快语道，哎，五缺一，枪王不来真是遗憾。

他来干甚，造朕的反啊？皇帝笑道。吴越之地山高水远，皇上也请不动那东吴美周郎，着实令人不爽。

也罢，不过逼宫轩太后，这四师四圣简直绰绰有余。黄少天回道。

阵势有余而借口不足，师出无名啊。喻文州提醒。

以我等之力，以一敌百，阵势确实不成问题。况且斩奸除佞，匡扶正统，不算师出有名？

少天你也不问问皇上是否真想大动干戈？

黄少天一愣，见其余四人皆是颌首附和喻文州。

切，这些心脏。剑圣想不出个中奥妙，只好嘟囔别人心脏。众人皆笑，然而肖时钦却笑不出来，还觉得尴尬。

行了，不要一唱一和，这里不是蓝雨阁。朕这就交代如何行事，汝等且听。

皇帝言毕，不免又是一阵妙哉妙哉。剑圣独叹叶修心更脏，真是世风日下，临走前同情万分地差点将肖时钦肩膀拍烂。

## 第九回 龙凤舞假戏却真做 身世乱造化弄人间

正当四师四圣聚首霸图拳馆，宫中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皇帝封了邱非为妃，赐永乐宫，这昔日冷宫中受人冷落欺凌的后生竟是立即凭龙胎上了位。孙皇后气得闷在宫里闭门不出，他知是那昔日太子之种，而今伪帝与自己相交甚欢，不知为何竟承认了那小子？虽意难平，却也不好发作，只好关在房里生闷气。

而那刘贵妃简直气急败坏，他不知这真假皇帝一事，比起皇后更是愤愤不平。不知为何皇上从不临幸自己，原本以为在太子府是洁身自好，登基之后与那孙翔是逢场作戏，现如今横空出了个太子府上的妃子，还怀了龙种，一切期望化为乌有。

好你个叶秋，好你个狗皇帝，本宫虽非美若天仙但却也是大户出身，又是明媒正娶，怎么就不如这些黄毛小儿？难道你一定要老牛吃嫩草，不识枕边人？当然此话大逆不道不能说出口，刘贵妃憋屈在心里，郁郁寡欢，思忖自己应当如何对付邱非。

叶修尚未将藏身宫中一事向兄弟言明，这一闹也是让叶秋大吃一惊，怎么又凭空多出来一个妃子，还怀了龙胎，没想到皇兄竟是如此风流。不过他知是皇兄不便于宫内露面，也径自揣摩叶修意图，配合起来。

当夜，皇帝留宿永乐宫，以示恩宠。而宫内织绣坊针线脱销。

关了寝殿门扉，邱妃支走宫人与太监，面对伪帝，一改温顺面貌。言，我对真龙天子忠心不二，有劳您费心了。

叶秋苦笑，皇兄倒是跟你挑明，可见你才是得了天命之人，而我却被瞒在鼓里。

邱妃又言，既然双龙一心就好，只是怕两宫有所动作，今日吾皇冒险入宫救我于水火之中，恐怕已被轩太后察知蛛丝马迹，风雨欲来，必须多加小心。

此言倒是提醒了叶秋，第二日夜里便摆驾坤宁宫，去见那曾与自己共度良宵的孙皇后。

孙翔虽气在头上，但心想自己已承皇恩，或许很快也能得一龙子，再加上有轩太后撑腰，也不怕地位不保，所以渐渐心情又平复起来，便出了房门在庭中舞矛。战矛却邪，相传乃是天上斗神所用之物，流落凡间后由太子秋所执，披荆斩棘，无人能及。此矛对外称是皇帝赐予皇后的信物，实则是轩太后转赠，孙翔以为是故太子遗物，并无多虑，尽为己用。

月色皎洁，矛身银光闪闪。孙皇后越舞越叹，真是好矛。他曾听闻过太子秋当年如何英勇潇洒，战功赫赫，可惜英年早逝，而当今皇上不过虚有其表，竟然暗自伤神起来。

舞矛的人无意，观赏的人有心。叶秋来坤宁宫已有多时，然而守门的公公脸色难看，说皇后心情不好不愿见人，叶秋龙颜大怒，硬是自己闯了进去，也没人敢来追。一来就看见孙翔舞矛，一时间看得出神，如痴如醉，心想皇兄当年应当更加威武，心中不禁一阵酸楚。

伪帝直想当年若是离家出走的是自己该多好。先皇后临危托孤之人乃是书香门第，因此叶秋毫无习武机缘，倒是自小出走的叶修在江湖上闯荡出一身武艺，才被先皇派出寻骨肉的人发现，而叶秋直到被轩太后接走时才知道自己的身世，真是造化弄人。

孙翔舞毕，才知皇上驾到，连忙放下却邪，恭迎圣驾。叶秋一阵夸赞，问可否自己一试。孙皇后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怕有他人耳目，若是见皇帝舞不起矛，恐伪帝身世败露。

然而叶秋并无多想，见孙皇后不答有些诧异，径自拾起横在地上的却邪。孙翔情急之下也一把抓住战矛，却没想到伪帝力气之大，竟然将自己拽进怀里。

皇后多虑了，朕不过是久未练武，小试而已。又在孙翔耳畔言道，此时此地只有你我二人，月下竹柏，不如忘却身份之事。

既然如此，孙翔也不好多言，只是劝道，怕伤了身子，自己不好向轩太后交代。

叶秋笑笑，不放心，你可与我共舞。

孙翔不想拂了对方面子，就算是伪帝，毕竟也是自己夫君，若能让其对自己倾心，后宫掌权之事小菜一碟，便答应了。

二人共舞一矛，流光倾泻，风起云涌，庭中竹柏簌簌作响。

见此单薄书生，第一次舞这八丈长矛不仅游刃有余，而且竟渐渐脱离自己控制，孙翔暗自惊叹，退到一侧驻足凝视。

真龙舞矛如何孙翔只是道听途说，然而这伪帝果然也有与生俱来的天分。不过因其身体单薄又未曾从头练起，这舞得苍劲有力，实战威力却又是另一回事了，但确实已经令孙翔心悦诚服。

叶秋舞得起劲，不知为何身体自行而动，宛如与战矛连为一体，如鱼得水，竟是到了忘我的境界，待到回神时，恍若隔世。

他递过却邪给孙翔，问觉得如何。孙翔脸红，接过长矛，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好单膝跪下。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无今日龙腾凤翔如此二人者尔。

于是今夜坤宁宫又是一阵丝竹缠绵之音。

## 第十回 千机变节外又生枝 心难测姻缘皆祸水

前日邱妃得宠一事令轩太后久久不能平复，从昏迷中醒来就立即传唤心腹，让各宫眼线盯紧皇帝去向，但又不能暴露双龙现世一事，因此放不开手脚去查，倒给了叶修进出宫墙召集人马的空隙。

这就是王杰希所言双龙计，轩太后狸猫换太子之计，反其道而用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到了行动之日，按叶修的部署，众人兵分三路。一路劫狱，一路调虎离山，最后一路直捣黄龙，后方由张新杰负责坐镇。

劫狱的一路，黄少天从外围伺机而动，韩文清在牢内保护因毒药而无法用武功的苏沐橙，而喻文州在外布阵接应。

调虎离山的一路，肖时钦借口叙旧，将孙皇后引至御花园，防其生变。

而叶修则是以请安为由，直接面见轩太后，而王杰希则是随同一道。

天牢重地，本应由御林军在外把守，然而轩太后惧怕苏沐橙在军中威信，临时调换来听令于己的东厂巡查卫，命崔立严加看守。这倒是方便了黄少天劫狱，御林军乃是昔日太子与大统领亲手训练，团结起来他剑圣也不得不小心三分，而东厂卫士平日稽查案件都是分头行动，虽武功不低却是一盘散沙，瞬间就被个个击破。

听到外面响动，再有张新杰由纸鸢传言行动开始，韩文清又如前日一般回到苏沐橙牢房，轻而易举就携其脱狱，无人能拦。

与此同时，孙皇后赴约御花园，不知肖时钦为何要在信中旧事重提，急于封其口，甚至连却邪也带上了。

肖时钦见状心里一惊，赶紧下跪，微臣斗胆参加皇后，请皇后恕罪。

你。孙翔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问你为何还念那娃娃亲？还是问肖大人是否想再续前缘？怎么问都不妥。一开始，这由头就是对他皇后之位不利的。只有快刀斩乱麻么……

你什么意思？皇后问道，盼宰相意会。

肖时钦当然意会了，不过要拖延孙皇后一个时辰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答道，微臣不知皇后所言何事。

你你你，你放肆！是你信中先提那儿时旧事，我若是不念旧情，早就上来把你劈了，看在相识一场份上，饶你一命，你还装傻？肖大人聪明盖世，为何要做如此傻事？不怕被人知道，害人害己？

此事已被皇上知道了，所以微臣才斗胆求见皇后，共商退路。肖时钦所言不假，不过是叶修的计谋，自己照做罢了。

什么？孙皇后大惊。回想昨日伪帝突然驾临，又良宵共度，莫非是因为知道了什么，来测试自己？这绝无可能！

他又上下打量肖时钦，不知道此人安的什么心。当年肖家虽为偃术世家，在中原颇有影响，却在肖时钦父辈时家道中落，家丁门生皆离之而去，穷困潦倒，孙家于是让婚约作废，让二少爷寻机另攀高枝。谁知道这肖时钦不仅偃术了得，还考了文状元，任两湖总督，也算光宗耀祖。不过既已攀了天亲，这曾经的姻缘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孙翔望着手中却邪，脑中晃过昨日伪帝身影，有些后怕。但春宵一夜，两人已有举案齐眉之相，难道这都是假的？

宫闱重重，而人心深难测。孙皇后心思单纯，想不通透，只好问肖时钦该如何是好。

见孙翔着了计，肖时钦便不紧不慢在其面前有模有样推敲起如何应付皇上猜疑，讲得头头是道，又浅显易懂，孙翔听得连连点头。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宫内风云瞬息万变，此时已经节外生枝。

叶修赴会轩太后前，入了养心殿取龙袍，见到叶秋便告诉弟弟不许出门，还是在寝宫里安全。叶秋一听，情不自禁忧心皇后的安危，竟也着了龙袍独自闯了出去。

哪里有人敢拦圣驾。宫外小太监只是纳闷皇上为何出去两趟，但一想当今圣上武功盖世，或许是轻功飞进去自己没察觉，又或者从密道转回来的，不想被什么人知道，再加上前日轩太后下令要时时刻刻上报皇帝行踪，便觉得自己想得很有道理，并未怀疑。

叶秋知道皇兄是往慈宁宫去，自己便反向行之，欲从御花园密道穿去坤宁宫，却没想到在密道外撞见皇后与宰相密谋一幕。伪帝听得心中暗惊，没想到孙翔是在骗自己，与自己原来是逢场作戏，心中一阵悲恸。

他忽然想起那一日皇兄提醒，知道自己气息容易被人察觉，待听得差不多了，便走了出去。

这一现身，那二人也都是一惊。肖时钦暗忖，皇帝不是应当在慈宁宫？



而孙皇后见了自己心中真命，将肖时钦所授谋略忘得一千二净，只是如昨日般跪下，请皇上原谅。

宰相再定神一看，此人不是叶修，应该是伪帝了，倒是轻慢了些，只是低头跪着，没有请罪。

而这，却惹怒了叶秋。肖时钦不知两人关系，对叶秋性情也不甚了解，所以触了逆鳞。

叶秋一把抡起孙翔手中的却邪，指着肖时钦责问，肖大人，汝今天在这里跟朕把话说清楚。

肖时钦不知伪帝这是玩的哪一出，不过反应也快，马上假声求皇上恕罪。

但不知为何，叶秋就是知道此人在说谎，还对自己轻蔑，手中却邪微微颤动，低声怒道，你这是在敷衍朕。又看看皇后，见孙翔满头大汗，更是动怒。

真龙千算万算，算不到这伪帝自从那日庭中舞矛，已经脱胎换骨，不似从前。

刹那间，真气不知从何处而来，惊天动地，宫中群鸟四散，而紫禁城上顿时乌云密布。

叶秋眼前一黑，待到回过神时，却只见手中却邪滴血，宰相身首异处，一旁的孙皇后脸色苍白。叶秋自己顿时双腿发软，丢开战矛，瘫坐在地。

孙皇后知道不能再让伪帝摸这却邪，连忙将其拾起，又扶起伪帝，欲携其离开这是非之地。

## 第十一回 悔不该贪得且无厌 恨不能重生结义情

御花园大乱前，轩太后正在宫中待伪帝请安。

知道护住邱非的是真龙天子，太后奇怪，这小子有何特殊之处，早早就令太子垂怜，又让其甘愿令苏沐橙涉险，入宫相救。

不过对苏沐橙立下狠手乃是下下策，轩太后还是头脑清醒的，只是思忖今日是否应该也让伪帝服一剂，以免日后生变。

宫外太监报信，皇上驾到。轩太后还在犹豫，见天子恭恭敬敬给自己请安，后面又跟来一人，也是跪安，心想今日有外人在恐怕不行了，先要稳定人心。连忙喊皇儿平身，到哀家这里来坐坐。

叶修忍住不笑。他收了真气，此时脸又低下，知是暂且骗过太后了，便假装听令，凑到轩太后跟前去。

太后又问，这王尚书怎么也来请安了？

王杰希答，因为微臣有要事需要皇上定夺，皇上命微臣向太后直接禀报，这才敢前来请安。

轩太后心想，这伪帝真是开窍，知道重大事宜要我过问才行。一时间下药的念头又退了回去，说，尚书大人先平身吧，请细细讲来。

尚书起身，拂了拂袖，禀报太后，前几日户部向各部发俸禄时，苏郡主府上的人迟迟未来领取，到兵部和御林军大本营一问，都说郡主多日不知去向。这京师重地，岂可一日无帅统领防卫之事？因此早朝时密奏给皇上，求皇上明察。

这话一出口，轩太后觉得句句暗藏杀机，直逼自己。又见王杰希大小眼瞪着自己，更觉心虚，忙假装问皇帝，苏郡主去了哪里？是否有皇上密令在身，离京办事去了？

这时皇帝却答道，苏沐橙在哪里，太后最清楚不过，怎么还问朕？

你！你你你！你是……

是就是，朕何时说过朕不是皇上了？

轩太后汗如雨下，但却冷笑道，皇上可曾记得约定？若是皇上回宫，则苏郡主小命不保。哀家怕是已经忘了解药之事了，不出一个时辰，郡主就……

说到这里，真龙之气忽然间爆发，叶修一个落花掌将轩太后拍翻在案，怒斥道，陶轩，你再不清醒，莫怪我与你恩断义绝。之前都是念在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才未动真格，现在最后通牒，让你立即向沐橙悔过。

陶轩当然打不过叶修，更别提这里还有个王杰希，知道大势已去，只想拼个鱼死网破，一蹬腿，竟然是想溜到坐榻下去……

不好，有机关！叶修眼疾手快，正想要阻止此人，却见一缕金光一闪而过，直直地插在了太后坐榻上，将陶轩连人带衫定住。

门外不见一人，而只见轩太后肩头上插了一支金羽箭。金羽箭穿袍而过，擦破皮肉却未见血，但太后已如石化般坐愣在此。

怎可能？

太后是否在想，小女子怎可能用得上武功？苏沐橙之音过了一会才传来，只见她轻功漫步，从宫门外飞了进来，后面跟了一众人。

轩太后闭了眼静待发落。反正他知道，刚才那一箭，若是郡主想让它一箭穿心，自己早就死了，现在自己应当还有用处，对，还有用处……

但苏沐橙现能用这先帝所赐其兄的金弓吞日百里穿杨，说明毒已经解了，元气已经恢复，自己还有何用？

你还在逃避，你要逃到何时？皇帝叹道。当年你救我于饥荒，收留我不至于颠沛流离，又助我与生父相认，我感激不尽。所以你作风作浪，我也就能忍则忍。你对得起我，我不怨你，然而你对得起苏兄吗？

骤然间，轩太后泪流成河。他本想说是你逼我的，可是听到最后，悔恨之情滔滔不绝，极尽崩溃。苏沐橙见状转身离去，其他数人也相继离开，只留下皇帝和太后。

想当初，陶轩刚盘下一间客栈，就收留了饥荒中逃难的苏氏兄妹，后来又收留彼时拿着叶秋牒文的太子叶修。也不知是否陶轩吉人有天象，这三人都自学成才，武功盖世，帮陶轩赚得盆满钵满。三人情深义重，于萧山下结义为兄弟。却没想到后来武举中龙气初显，太子被钦差接回宫廷。先帝接见陶轩，说他护驾有功，可以答应陶轩任何要求。陶轩情急之下，竟然说自己不舍太子，想留在宫中。先帝最终是答应了，给陶轩一个名分，以示其功劳。三人中只有苏沐秋无名无分，同妹妹留在宫外，好在后来武举得了状元，做了御林军统领。

轩太后神情恍惚，泪崩道，是我对不起沐秋，我若是当时求先皇，他便能做太子妃，也不至于后来于战场上……

叶修继续叹道，看来你是真不知道。

不知，不解。陶轩连连摇头。

陶兄，你可曾知道当年他钟情之人是你？

陶轩哑然。

你可曾知道他考了武状元就是为了能当上御林军统领，与你朝夕共处？

我以为是为了你。陶轩如鲠在喉。

你可曾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我……

那时因北方蛮族来犯，直逼京畿之地，朝中无人能敌。先帝病重又不愿让太子亲征，苏沐秋为保江山毛遂自荐，驱逐蛮夷战功显赫，封了护国公，凯旋后却不幸被人暗箭所伤，毒发身亡。

忆起此事，陶轩瘫坐在地，了无生机，仿佛灵魂出窍。

一气说完，叶修也是仿佛回到当年，如痛失手足，心中悲恸。然而未曾想，此刻宫中阴云密布，自己又要刻骨铭心一回了。

恍惚中，轩太后听得皇帝圣言，若交出所有药方，则可饶你不死。陶轩知道自己再无回天之力，指了指自己塌下，此机关左右各三次为开，左右各一次则毒气四溢。

叶修量其不敢再撒谎，便将机关左右各旋三次，果然下面别有洞天，各种药罐深藏不露，一檀木小匣中置有药方。皇帝传王杰希进来，取了药方和解药。王尚书叹道，我药王谷千方百剂，却没想到太后如此深藏不露。

轩太后自嘲道，此乃后宫蛇蝎心肠之人所用，各朝太后代代相传，尔等正直江湖人不知乃是幸事。说完长跪不起，谢皇上饶命。

皇帝一言九鼎，当然不会食言。陶轩，听朕口谕，即日起罢你太后之位，贬为庶民，命你择日出家，终生替护国公守墓。

谢主隆恩。

于是皇帝携王尚书出了慈宁宫，一出宫门两人便轻功腾起，赶到太医院。

## 第十二回 剪不断千丝系万缕 理还乱盘根绕错节

只见太医院门前跪了一地御医，皇帝看也不看，径直走了进去。

王杰希立即解读药方。叶修问韩文清，沐橙可还好？韩文清皱眉。

果然一进里间，向来镇定自若不乱分寸的张新杰也有些焦急。张天师严厉批评道，皇上妙计归妙计，但让郡主如此涉险，万一骗不来药方，毒发了可怎么办？到时候我和喻阁主都要罪该万死了。

原来苏沐橙武功并未恢复，毒也未曾可解。当时狱外一见郡主，喻文州就给她点了穴，抑制毒性蔓延。回宫之后立即让张新杰给她服了天师道秘制仙丹，恢复元气。而那凭空射入慈宁宫内殿的金羽箭，则是苏沐橙瞄准，韩文清在后帮她拉弓射出去的。最后黄少天再用御风之术，使观者以为郡主是轻功入殿。方令废太后目瞪口呆，一时间乱了阵脚，不战而败。而皇帝亲自去威吓废太后，这才让王杰希第一时间解上了药方。

不过这一来二去，郡主又动了筋骨，果然不出一会儿就毒性大作，此时更是昏迷过去。

启禀皇上，治标的解药方子已有，已经让太医们去熬制了，应当能让郡主撑过这一日。微臣还需半日来熬制治本的解药。

好大眼，朕就先谢过你了。

岂敢岂敢。

诸位快看！那是何物？剑圣还在外面放哨，忽然间就一惊一乍，让屋里的人去看外面。

只见转瞬间穹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烈风呼啸。众人尚未能夺门而出，脚下大地就一阵震颤，然后又忽然恢复平静。只听到后宫里一声轰隆巨响，而后风平浪静。

见此状，皇帝命令道，大将军，剑圣，跟我来。其余人照顾好郡主。

说罢，三人踏风而行，又冲回后宫里去。、

据真气爆发之象，皇帝直冲御花园。只见那万寿池假山尽数崩塌，灰烬弥漫，落叶飘零，一片狼藉。叶修知是肖时钦依计行事，应当到这里来了。难道是没安抚好孙皇后，结果动起手来了？

论正面对决，肖时钦一人恐怕扛不住那傲气冲天的皇后。皇帝心中已觉不妙，待到望见宰相人头落地之处，顿时停下脚步。

这这这这这……这是孙翔谋反了？剑圣一看，地上三道裂痕，犹如爪痕，这是豪龙破军？又见肖时钦身体躲过这三道痕，却在一旁溅血而亡，怕是躲不过追击。这一击之快，定是以豪龙破军为障眼法，快速接近敌手，却是用圆舞棍一抡直接取了宰相性命。

韩文清见状，面不改色问叶修，往哪里追？

然而皇帝好似有些许犹豫，只是盯着肖时钦的尸身，道，少天在天上看看去，老韩你去坤宁宫。

两人立即照办。韩文清立马冲了出去，不过却不知道坤宁宫在何处，只得随手抓住瘫软在地的一名宫人问，宫人呆呆一指，见这大汉凶神恶煞，魂都吓没了，立晕过去。

剑圣在天上也没闲着，只是这后宫之地，楼宇繁复，若是孙翔隐去气息，遁形于屋檐下，那可就难办了。黄少天转悠了一会，竟是远远就看见皇后扛着伪帝，手上战矛还在滴血，正往宫外逃。好在孙皇后直来直去，并没有遁形，而且肩上扛了个人，速度哪有御剑飞天来的快。

不好！剑圣见状，一个落英式从天上下来，挡住孙翔的道。乱臣贼子，大胆放肆，看剑！听到铿锵之声，韩文清也转头过来，拦住孙翔退路。这二人合围，双方却都不能放手一搏。

而伪帝此时依然神情恍惚。从未经刀光剑影，更别提血染双手，而今日他却都见着了，还是自己亲手……叶秋心里想，如何向皇兄交代，自己是不是走火入魔了，为何一怒之下竟然手刃了肖大人？

想到此处，他皇兄便现身了。而孙皇后只听到背后一熟悉声音，低沉却愠怒地喊道，孙翔，放下叶秋。

这声力喝如紧箍咒，定住了孙翔。孙皇后缓缓转身，脸色煞白，只见一人，身着龙袍，气度不凡，神似舞矛时的伪帝，然而气息却截然不同。你是何人？

明知故问，叶修冷笑，若你不知陶轩诡计，应当问皇上为何有两个。

太子……

好哇，我原以为孙皇后是大人有大胆，没想到是和那齷齪小人狼狈为奸，竟是杀人不眨眼的同谋。说，为什么要杀肖时钦？他哪里得罪你了？至于下如此狠手么？剑圣快言快语，也不顾皇上的面子。他和肖时钦虽无太深交情，奈何宰相人缘极好，在江湖上也是有些威望的，这一死得不明不白，剑圣也是仗义一问。

那孙翔还在发愣，他便是没想到本该荣登大位的太子爷还活着，才想明白轩太后是在骗自己。而那黄少天又误会他，一时间百口莫辩，急得满头大汗。

叶秋一听，不自觉一抖，一想到如果就这样误会下去，那孙翔就是死罪。伪帝自小受儒学正道熏陶，哪里能让人替自己顶罪。原先还不知该如何是好，现在只想向皇兄认错，连忙从孙翔肩上挣扎下来，不小心摔在地上。

皇兄莫怪皇后，都是臣弟不好，是臣弟的错。那肖大人是臣弟……

不许你因私偏袒，叶秋，你实话实说。皇帝上前，与亲兄弟对峙。而孙翔只觉得压迫，原来真龙震怒时龙脉之气迸发，竟是如此令人心惊胆颤，与伪帝走火入魔时有几分相似，却又是另一种境界。如果说伪帝入魔时真气纯净，心无杂念，杀机锋芒毕露，这真龙天子则深不可测，虽怒气滔天却依然收放自如。

臣弟说的是实话，肖大人确实为臣弟亲手所害。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让肖时钦身首异处的？

叶秋不语。他自己并不记得，又不像剑圣拳皇身经百战，一眼就能看出战局，哪里能答得上来。

我就说你偏私。来人，把孙翔拿下。

韩文清上前来，却见伪帝反身抱住皇后，不让他捉拿。紧握双拳，看着叶修。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皇兄一见臣弟舞矛，便知真假。说着，欲抢孙翔手中战矛。而本不愿公然在皇帝面前动手的孙皇后，为防伪帝碰那令人走火入魔之物，竟是一掌将其拍退，自己倒行三步，又圆舞棍一扫，让韩文清不得不躲避。

叶秋大叫一声。皇帝听了心里一痛。

你还真是反了？剑圣欲上前捉拿，被皇帝一把拦下，推到身后。大将军见此阵势，自是旁观。只见这真龙天子从袖中变出一把摺伞，摺伞又瞬间变为一柄异形长矛，直直一伸，就是怒龙穿心，要取了孙翔性命。

皇兄住手！

说时迟那时快，伪帝不知从何而来的力气，扑向皇上。叶修怕自己伤了这糊涂兄弟，只好作罢。以眼传神，让韩文清迅速上前。

既已动手，孙翔也是一番折腾，却因伪帝拼命庇护而失神，三两下就被大将军拿下，缴了械。

皇帝强压怒火，命令道，你们一同将这小子押到大理寺，待朕发落。言毕，提起地上却邪，拽着叶秋，一路上也不听解释，径直回到养心殿。

### 第十三回 问苍天真情为何物 斩不断前世今生缘

孙翔一路上并未反抗，尚在惊诧中。不知为何，伪帝竟然如此庇护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时肖时钦告知自己，皇帝已经知道两人关系，要商量对策时，孙翔还对伪帝尚有一丝期望。尔后突如其来地质问宰相，孙翔霎时间以为肖时钦所言全部是真的，心灰意冷。结果宰相不知为何，轻易就死在走火入魔的伪帝刃下，这时孙翔却因此而隐隐高兴了一瞬间。最后取而代之的是担忧之情。

由此观之，伪帝心思居然是比自己更单纯。孙翔知是自己向来不善思考，想到何处是何处，但总有些许私下考量。而这伪帝，似乎全然是为其兄长着想，甚至是为与他逢场作戏的孙翔！但到了自己身上，则是意气用事，果然如太后所言单纯好欺。想到这里，孙翔埋怨自己，一时脑热，被人怂恿做了糊涂事，如今已经没得反悔了。

回想起与伪帝共度之夜，孙翔揪心不已。更令他揪心的是，真龙天子尚且不知那却邪有异，若伪帝不加思考再提提炼一事，终将酿成大错，两人皆有性命之虞。

即至大理寺，孙翔恳求押解自己的二人，请转告陛下，切莫让伪帝用上却邪。



小子，想用调虎离山之计诓骗我等？尚且嫩了些吧？剑圣戏谑。此刻孙翔在其眼中，已是罪大恶极，犹如陶轩一般可恶，自然不会答应。

孙翔却是一改前番傲气，屈膝，于大狱中长跪不起。

黄少天默不作声。韩文清见此状，闭眼合计，道，剑圣你去传话罢，我在这看着。剑圣这才肯离去。

而养心殿内，叶秋也是伏地认错，求皇上放了孙翔，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侮辱了先祖在天之灵。叶修见弟弟说得真切，情感上愿意相信，然而理智上却推敲不出叶秋为何一夜之间就能做到如此地步。那斩了肖时钦的招式黄少天能一眼看出来，他必然也看得出来，深知乃是熟悉矛法且身经百战之人方能使出，就算是孙翔也勉强，况且肖时钦也不是吃素的，何必用这种方式……

又想到方才孙翔之异状，叶修似乎有些觉察，但不知其因。只好答应叶秋，令其舞矛给自己看。叶秋战战兢兢，接过却邪，努力重现那夜庭中所舞招式，然而未能如愿。

心有杂念，不成气候。见兄弟这一舞，叶修如此评价。不过初学者能如此舞起长矛，还颇有架势，叶修仍觉得有几分惊讶，问，孙皇后教你的？

臣弟前几日见皇后舞矛，心中向往皇兄当年威武，便求教了几招。

你倒是会说话，只是皇兄不吃这套，皇帝笑道。到底是亲兄弟，天资不是盖的，不过这话换做自己可是说不出来，乃是叶秋强过自己之处。

那你跟皇兄过上几招。皇帝冲上前，那摺伞变幻无常，不仅是长矛，似是把整个兵器谱都囊括了。叶秋自然是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胡乱挥舞战矛抵挡着。他知道皇兄并未使出任何杀招，就是在玩弄自己，连声求皇兄住手。

这正热闹着，剑圣却不请自来。见两人竟然已经是在过招，本想立即出手阻止，却见叶修像是在指导伪帝，便放下心来，暗忖孙翔这小子真是跟陶轩学坏了，还会低声下气骗人呢。

一招一式，尽在真龙天子掌握中。兵锋相交，叶秋只是越来越觉得身体疲乏，然而招式竟然开始得心应手起来，全然不知是叶修引导结果，开始跃跃欲试，一招横扫，居然想逼退皇帝。

只见那皇帝嘴角轻挑，笑里藏刀，摺伞一抖也是变为长矛，矛身错过矛身，顿时火花四溅，又翻手一挑，将对面的矛拨开，自己则顺势刺入咽喉之地，在距喉头分毫之处戛然而止。

叶秋胆战心惊，不能自己，泪水夺眶而出。

好！黄少天拍手叫好，以为是看戏。他只看得出那伪帝被叶修引得破绽百出，却不知却邪那一扫无心之中暗藏杀机，连挥矛之人都毫无察觉。

皇帝察觉出兄弟异样，然而不知那却邪真是取命来的。面对泪流满面的叶秋，只是叹道，看来朕应该给你找个师父了。从前离家出走未遂，你可曾想要习武？

叶秋拭干眼泪，摇摇头。他当年只是嫌弃新来的教书先生，又因大小事情在家不爽，想出去晃晃，没想到他这孪生哥哥竟然抢了自己的包袱牒文离家出走习武去了。后来听闻兄长流落在外的种种遭遇，还庆幸过自己当初没走，只不过叶修后来做了皇上，心里又有些不甘罢了。

皇帝见叶秋如此答复，安慰他为时不晚，又是关心他被孙翔一掌拍青之处。叶秋见皇兄心情好转，憋足勇气问皇上会如何处置皇后。黄少天听着，忽然间想起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了，径自向皇帝禀报孙翔狱中言行，言辞间流露出一不屑鄙夷，说那小子就是想调虎离山，现在可能脱狱未遂被韩文清大刑伺候着。

皇帝叫剑圣莫乱说，韩文清哪里会大刑伺候人，只会大拳伺候。想当年还在武林，这老韩没少添乱，有次盟会还未寒暄半句，二话不说就一拳锤我胸口，害我疼了三天。

伪帝不解为何兄长说得如此轻松，那拳皇据说是武功不在兄长之下，力大如牛，一拳开山碎石，兄长武功高强都疼了三日，那皇后要是挨上一下……

一想到这里，叶秋双眼一黑。叶修转身让叶秋把却邪还回来，却见弟弟冷汗直冒，以为是其身体不适，正要上前关心，却邪横扫过来。叶修一躲，却见剑圣护驾心切一剑劈上去，被叶秋硬碰硬挡下。两人皆是一惊，更未能想到，这从未习武的伪帝竟然轻功腾空飞了出去。

难道孙翔所言确为事实？黄少天知道自己大意了，连忙去追。皇帝跟上去，只是慢半步，只因心中有感。叶修察觉，眼下叶秋判若两人，莫非陶轩做了什么手脚尚未告诉自己？

而孙皇后在狱中本来安分，韩文清对他能屈能伸倒是刮目相看了三分，没想到这还未开始英雄相惜，祸从天降。一阵天崩地裂，灰尘弥漫中韩文清约莫看见一人，手持却邪，不期而至。尘埃落定，但见一人真气逼人，昂首阔步过来，与当年太子爷有几分相似，却是另一种气息。

此人二话不说，直刺韩文清胸口。拳皇钢筋铁骨，躲过致命一击，伤了三分元气，想不到对方并不乘胜追击，就是转身一扫，把牢门撞破。那孙翔还呆愣在牢房里，也不见二人搭话，战矛又是一挥，豪龙破军，墙壁大开，一手就将孙翔捞起，携其破墙而出。

孙翔呆若木鸡，现在换做是他被搂在怀里逃跑。见到叶秋手中却邪，知道为时已晚，伪帝已经走火入魔。只是不知这走火入魔，为何要如此这般硬来救自己。

见皇后脸色煞白，一言不发，也不反抗。那人轻笑，笑声爽朗，不愿我来救你？  
你是何人？

枉我一片痴情，想与你双宿双飞，没想到你却不领情，难不成你还想做那真龙天子的皇后？

孙翔霎时脸红到脖子根，挣扎道，你放我下来，我不认识你！你不是那假皇帝！  
皇后倒是分得清楚。也罢。不过若是伪帝叶秋，你就情愿？

孙翔沉默一阵，从唇齿间磨出一句，是。

那人见此状，又是一笑，说，我就是叶秋，不过是一叶之秋。幸得你教我舞矛，用这却邪让我寻回前世记忆，破了天帝惩戒。现我愿与你共赴天涯海角，离开这深宫怨念之地。

一叶之秋，斗神？好不容易分清楚真假天子，现在又分不清真假叶秋了。孙翔不知道自己爱的是谁，只知道这一席话说得自己情迷意乱，心甘情愿。

#### 第十四回 庙堂高日月鉴明心 江湖远山水诉衷肠

未几剑圣赶到，见此大理寺如此惨状，怒骂自己愚蠢，定要把那两个反骨追回来。皇帝却赶来阻止，让黄少天及韩文清两人都去太医院疗伤，自己另有打算。

你当初也不该心软放过孙翔那小子，应该当场斩立决。剑圣抱怨道，这点小伤不算数。

皇帝苦笑，当场斩立决，那叶秋恐怕就已经瞬间狂魔了，料想场面比当下更糟，你不会想落得肖时钦下场吧？

此话怎讲？

肖时钦是自断首级。

黄少天瞠目结舌。不会如此吧？有何理由要自断首级？

不然你想那战矛一扫，身往一侧，肖时钦可用偃术腾空而飞，也可用机关抵挡一二，不会毫无招架使人头落地。

是说被逼无奈连抵抗之心都没了？

非也。尸体自然是假的，恐怕宰相赴会时便未用真身。我于御花园查过尸身，凡为人拾起者，均灰飞烟灭不留痕迹，为的是不至于泄露偃术机密。而如此绝决之手段，可见当时叶秋控制不住自己，肖时钦只能立即用上金蝉脱壳之术。而叶秋见状，目标尽失，也就不再纠缠，恢复原形，大约也是维护皇后心切吧。

至此，皇帝已然明了其弟入魔之表因，但不知其里。思忖孙皇后所言，不可令叶秋用上却邪。回想当年护国公不知从何变出这逆天战矛，助自己所向披靡，建功立业，如今却成了柄双刃剑，令兄弟反目。难道是护国公在天之灵有怨，要对自己诉说？叶修望着手中摺伞，决心再会一会废太后。

整顿后宫内外一日，待苏郡主完全解除毒药之虞，皇帝再入慈宁宫。只见废太后已是布衣布履，见皇帝叩拜，罪臣遵照旨意，即日起便离开宫廷，择日出家。叶修见只见陶轩一夜之间发白如雪，于心不忍，却覆水难收。扶起昔日结义之人，只见其老泪纵横，更是唏嘘。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陶兄。

陛下今日所来何事？若是不放心罪臣，可以派大内高手相随……

陶兄误会了，今日来是想问一下叶秋之事。请务必告知我详情。于是将前日叶秋舞矛失心疯，斩了肖大人一事相告，却瞒了其余消息。

陶轩低头不语一阵，忽然似有所得。言，先帝病重驾崩前数月，时时梦中呓语，精神恍惚，告诉罪臣有一事令其久久不能心安。于是罪臣便得知陛下有孪生兄弟一事。先帝言，先皇后一日托梦，告之天帝曾传真言于其怀胎之日，说这双龙之子，一为灭世斗神转世，一为救世神龙托体，二象并立，颠倒乾坤，若有朝一日为敌，势均力敌，将令世间生灵涂炭，先皇后因此弃先帝而去，隐居山野，又将两龙子托付于读书人家，命其决不可让二人习武。后来陛下自行出走，习得高强武艺，先帝命人试探，试出真龙之身，便将陛下接回宫，继承皇位。而人之将死，先帝便自觉对不起另一皇儿，临终前要罪臣暗中好生照顾，也决不可让其回到宫廷。

陶轩叹道，自己不信这邪，以为可以用人治逆天改命，却助了天命一臂之力，果然冥冥间自有天定，劝皇上不要重蹈覆辙。

事已至此，叶修也只能摇头叹息。亲自送陶轩出了宫。

苏郡主一事，王杰希居功至伟，皇帝自然不会食言。其余圣贤，皇帝一一谢过，问其所求。张新杰自是求皇帝犒劳边疆战士，尊师重道，顺应天时云云。肖时钦求告老还乡被一言否决，还是做回了两湖总督。韩文清和黄少天暂且留在太医院养伤，大将军要求伤好后和皇帝动真格比试一场，而剑圣别无所求，见韩文清要比试，便嚷嚷不公平，也要和皇帝单挑，叶修勉强答应。而喻文州神秘兮兮，要和皇帝私下商量，稍后再议。

至此，两宫皆废，正宫虚位以待，满朝上下急欲攀附，却不知皇帝早有主张。而追踪伪帝废后下落一事，为维护社稷稳定，皇帝只能于暗中进行。

目前庙堂大事，当以平定四方为重。皇帝有这一帮江湖友人相助，又除了后宫隐患，皇位已稳，也开始亲自临朝。自此，改国号嘉世为兴欣，意为中兴之后欣欣向荣。

京城城墙边那名同国号的一间客栈，此时却关门大吉，路人皆以为是因避讳，一时间议论纷纷。

## 第二部 豪龙破军

### 第十五回 乔一帆代友初嫁了 王杰希聪明反被误

大事已成，王尚书方提起这门亲事。原本皇帝平生最恨包办婚姻，但到了王杰希这里，规矩也要改一改了。

既已答应尚书此事，皇帝绝不会食言。于是择良辰吉日，到尚书府上提亲，却事先不知要娶哪一位门生。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全部送到府上，又一红顶花轿停在门口，羡煞旁人。而王尚书也绝不会令当今圣上难堪，圣驾一到，立即率领众门生前来迎接。

这微草堂生徒，个个一表人才，有擅长诗书者，有武艺高强者，有精通医药者，当然更有他们堂主王杰希这般文武双全，十项全能的异才。此时众门生站成一排，接受皇帝的挑选。

皇上，微臣斗胆在此介绍一番。这是刘小别，会剑术，虽然年纪轻，却不比那蓝雨阁剑圣当年逊色。

皇帝让小别舞剑，刘小别直爽地舞了一把，舞完了还朝皇帝憨笑，被一旁邓复升连忙扯开。叶修连连摇头，虽然快剑如风，但不如当年剑圣机敏狡黠。刘小别嘟嘴，旁人皆当是没看见。

下一个周烨柏，也是舞剑弄刀，还操纵鬼神之气，却没有刘小别那般惊艳。

又一个上来的是袁柏清，没有武艺可以表演，只能献上自己做的草药香包。尚书介绍说，此生习得微草药学精髓，定能为皇上健康有所助益。

继而一连数人，都是生得玲珑，各种才艺皆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后生。虽并非国色天香，但也都入得了皇帝法眼，只是都不能令阅人无数的真龙天子眼前一亮。叶修看得有些乏了，最后居然呵欠连连，玩起玉佩来。

王杰希眉头紧皱。虽说君无戏言，可是皇帝想反悔，也不是不行。到时候微草堂在外面风评可就一落千丈了，这怎么能行。连忙把这些后生聚拢来，在皇帝面前跪下，顺势一顿夸赞。这架势，是要逼叶修立即做定夺。

见此状，龙颜并无不悦。举朝上下，也就这王尚书能在自己面前搬弄一二了，皇帝暗忖。又看了看这些可怜小儿，若有所思。

皇上可有定夺？

叶修摇头晃脑，见王杰希真是急了，不紧不慢憋出一句，怕是尚书大人还藏了杀手锏罢？

王杰希不语。

皇帝接着笑道，朕可是知道，王大人府上有一位得意门生，是同你这师父一样能文能武之全才，正是可娶之龄。怎么，今日未曾露面？身体抱恙？

这……王杰希并未想到叶修会主动提起自己这关门弟子。此生名为高英杰，正如皇帝所言，乃是微草堂内定的未来堂主，要接王杰希班子的年少英才。

这可如何是好？总不能拂了皇帝面子，可让未来堂主嫁出去，这微草堂岂不是毫无将来可言？王杰希此刻骑虎难下，只能说英杰今日身体确实不适，而对皇帝言下之意不置可否。

叶修也知王杰希宝贝的是何人，更是步步逼紧，直言道，朕早就相中这高英杰了，今日不适不紧要，钦天监定今明两日均为吉日，明日一早乘轿进宫即可。言毕，也不等尚书回应，摆摆龙首就起驾回宫了。

皇帝前脚刚走，微草堂内一片哀鸣，都怨皇帝不讲理。王杰希一改平日谆谆教导之委婉，严厉斥责众门生不得对皇帝陛下定夺有所二言。自己则是立即进屋，只见高英杰脸色苍白，瘫坐在地。

英杰，你若不愿，待我向皇帝请罪，这后宫里应外合之计不成也罢。尚书安抚道。

只见高英杰连连摇头，怎可因此连累堂主？徒儿我若能在后宫派上一分用场，微草还能有将来，若是当下犯了欺君罔上之罪，世代功勋至此前功尽弃。堂主不用顾及我，我只是……

师徒四目相对，双双无语凝噎。王杰希叹气，默许了。高英杰跪谢了师父养育教诲之恩，便告辞去准备行装，与同门一一告别。然而此刻高英杰挂念之人，却不在其中，令这未来妃子心急如焚。

而叶修回宫后不一个时辰，却是听到花轿入宫之传音。十分不解。想，这王杰希果然是风云变幻，不知心底想些什么，怎么不一会就开窍了？

太监宫人喜气洋洋，领着新人落了轿，将大红盖头献到皇帝面前，便尽数退去。叶修着实觉得奇怪，掀开盖头，只见一清秀小生，有些面熟。

你是……

草民乔一帆，擅闯宫闱，假冒新晋妃子，罪该万死。说罢，伏地不起。

皇帝想起今日微草堂中见过此人，王杰希并无多言，仅是提及姓名，舞了短剑，却令人毫无印象。叶修也不生气，好奇问道，这是王大人玩的哪出？想用你来打发朕？

乔一帆脸红，然而故作镇定，道，草民求皇上成全。

成全什么？

此事不干尚书大人及微草堂上下，草民仅是冒死相求，希望皇上成全草民与高英杰之婚事。

这又是令皇帝一惊，算是看出来这小子不一般，胆敢冒充皇帝的新人，甚至要与皇帝抢亲？一名不见经传，在微草堂排不上号的小小门生，竟然比其师父更出其不意，实在是可塑之才，留给王大眼真是可惜了。

那乔一帆还在地上瑟瑟发抖，等待皇帝发落。没想到真龙天子屈尊扶起他，拂背笑道，孺子可教也，不如跟了朕。

皇上，草民……

跟了朕，做朕的禁卫可好？

草民不敢。

你怎么不敢？朕见你胆识过人，特别欣赏。那王大眼有眼不识珠，真是委屈你了。待在微草堂也不是出路，朕命你即日加入御林军训练营。待你功成名就，加官进爵，朕就赐你与那未来高堂主成婚，那才叫门当户对。

乔一帆未曾想到能打动圣心。自己本已抱着为情一搏，死而无憾之心，现在得了便宜，不知所措，叩谢皇恩也迟了半分。却仍不解皇帝为何如此通情达理。

直到叶修立即拟诏，宣王杰希进宫，封皇后，乔一帆才恍然大悟。



## 第十六回 喻文州算计锋芒见 百花乱恩断情义绝

王皇后进宫，举朝上下始料未及，文臣武将皆不知皇帝如何考量，竟将朝廷重臣娶进了后宫。只有喻文州事先备好了贺礼。

新后大婚之日，蓝雨阁主第一个来恭贺。轿未起，王杰希于帐中冷冷谢过仙人，丝毫不念旧情。时辰一到，宫人宣读皇帝诏书，起轿，进宫。微草堂门童收了贺礼，却冷言道，今日堂内事务繁忙，不便留客，阁主请回吧。

喻文州料到如此，转身离去。此事旁人皆以为是他所为，连躺在太医院的剑圣听闻王杰希封后都说，怕是阁主私下所求犒赏正是此事。一旁大将军听了，也如此认为。

药王谷江湖势力薄弱，仅靠掌控天下珍奇药材和方剂不足以雄霸一方，因此老谷主命弟子刻苦读书，勤奋练武，终于在王杰希这一代于庙堂之上有了一席之地，于京城设立微草堂，借此包揽了京城大小药房货源，甚至连太医院也是如此。而一旦王杰希入了后宫，即使贵为皇后，也不得干涉朝政，微草堂恐失其垄断地位。

蓝雨阁，虽为出世仙家，却和药王谷有过一段不快。当年蓝溪谷里独有一仙草，生在悬崖峭壁云端之上，凡人皆不能得。只有修仙之人，身轻如燕，登云踏风，方能获取。摘取此草，也是修行之一，却没想到王杰希轻功了得，竟然以凡人之身采得仙草，让蓝雨阁丢了脸面。而少阁主喻文州，宣称地此事负责。他与王杰希相交甚欢，偶然间谈起此事，自己并未往心里去，却被王杰希听了进去。而当年王杰希为了救心上人，不顾友情面，独自犯下此事，不愿让喻文州帮自己，让他毁了前程。

结果一来二去，两家人士顿时决裂，不共戴天。王杰希与喻文州虽个人情谊尚存，却不得不因此分手为敌。

此恨人尽皆知，也难怪街头巷尾流传着喻阁主算计王尚书一说。喻文州一笑了之，自己若真想算计那人，何必送他进宫，让自己鞭长莫及。再说，做了皇后，虽不能涉政，若诞下皇子，那地位可就非同一般，区区尚书之位何足挂齿。届时皇后就是福星高照，母仪天下了。

喻文州早知道皇帝已经算好要娶这王皇后。那日剑圣回蓝雨阁，就将王尚书与皇帝之约相告于他。喻文州掐指一算，这恐怕不能如王杰希所愿。皇上也是老谋深算，哪能让药王谷一方势力于江湖朝堂后宫三处开花，定是要此消彼长的。山高皇帝远，那么朝堂与后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争一世，还是争一时，喻文州清楚皇帝一摊牌，王杰希定会选择前者。

果不其然，许配高英杰话音未落，皇帝立即宣诏，王尚书替之，而这正中王杰希下怀。然而两人皆不知皇帝为何不等王杰希进宫求情，即改主意。

洞房之夜，皇帝极尽其能，讨好这位高权重却被自己算计的皇后。王皇后虽有芥蒂在心，却盛情难却。如今已结为连理，他贵为皇后，便不能自由自在了。况且二人倒是情投意合多年，也不算强扭。一夜过去，春色满园。

然而好景不长，皇后入宫还未几天，一个晴天霹雳下来。喻文州也进宫了，封为皇贵妃。

剑圣气到吐血。他本来仅是被那伪帝打了个内伤，以仙人之体恢复迅速，即将痊愈，哪想到这个霹雳让他气血攻心，竟然吐血了。

大将军也是不解，但见那黄少天提剑就往宫里冲去，一边还抹嘴角的血，无奈拖着伤将其拦下，劝道，剑圣切莫冲动，这其中一定有原委。

剑圣愤然，有什么原委？那狗皇帝，我真是看走眼了！没想到是如此好色之徒！骄奢淫逸，酒池肉林。娶了那大眼不够，还来动我阁主！

叶修……并非如此罢……韩文清不擅言辞，辩解无力。只能先押住黄少天，将他抗回屋里，绑在病榻上，没收了冰雨剑。连连道歉，剑圣得罪了。

我早就知道你韩文清和叶修是一丘之貉！你松开我！剑圣骂声如暴雨倾盆，过了半晌才停歇。

见黄少天冷静下来，韩文清好言劝道，虽然我不懂那些心机之人，但知其并非无理之徒，想必是皇帝当初允诺时，喻少阁主就私底下提起此事了。今日一见，便知暗地中商量，是不想让剑圣你事先知道。

木已成舟，黄少天无话可说，躺在病榻上不吃不喝就是一天，不过仙体倒是受得住，只是心里难过。韩文清见状，也并无多言，自己和张新杰商讨起来。

而果真如大将军所言，喻文州此行，乃是绝密交易。这仙人以身相许，求皇帝帮其灭了百花寨，尤其是百花寨现任寨主于锋。

原来这于锋不甘居于人下，虽为修仙之人却动了凡心，要和阁主争个高低，失败后偷走蓝雨秘笈，出走苗疆，做了百花寨主，起兵造反。蓝雨阁身为仙家，却因此束手束脚，不便插手凡间事务，必须借助他人之手。而此时阁主能仰赖之人，竟然只有那曾与他弹琴对棋的当今皇上。

叶修也是纳闷，为何偏要嫁进宫？蓝雨阁给了自己讨伐苗疆的借口，他谢还来不及呢。不过喻文州洞房里解释，因为蓝河一事，他另有考量，所以才出此下策。

你倒是跟朕说说你的算计？皇帝摸不透喻文州的心，摸人倒是可以的。

### 第十七回 长门怨晦暗无天日 深宫恨秋风扫落叶

天子双喜临门，日夜奔走于朝堂后宫之间，似是一切归于平静。

王皇后对后脚跟进来的喻皇贵妃很不待见，旧仇又添新怨，两人前情便尽弃了，但规矩还是要有的，皇后命跟随自己多年的车前子给皇贵妃送贺礼，以表六宫之主威严，让皇贵妃跪谢正宫。

皇后对这皇贵妃算计心知肚明，然而在皇帝面前却并无多言，一改新婚之夜面如死灰之像，要在床第上下功夫。皇帝甚是惊喜，一连三夜，坤宁宫夜夜灯火通明。

皇贵妃见此状，不急不躁。他本是仙风道骨，这几日竟然于庭中弹起古琴，悠然自得，游刃有余。剑圣伤好，擅自前来探望，见从前道友如此淡泊，又忧心又庆幸。喻皇贵妃连蒙带哄，总算把剑圣打发回蓝雨阁，让其替自己交代一下，圣命难违，阁主恐怕要新选一位了。

送走剑圣，这冷清宫门外却又多了一位访客。下人来报，刘贵妃请见。皇贵妃不好拒绝，便邀其寝宫后院蓝桥井亭上饮茶。刘贵妃欣然前往，油嘴滑舌，而喻皇贵妃左耳进右耳出，只是笑而不语。谁不知这当年太子侧妃，从未受宠？不过并未点破。

刘贵妃绞尽脑汁，欲意在宫中重新令蓝雨微草多年旧怨更加腥风血雨。他哪里知道虽然皇后与皇贵妃明面上敌对，私下曾经交好，即使如今情义已绝，也并非外人

所能挑拨离间的。贵妃还以为两人同病相怜，趁虚而入，能联手这一入宫就受冷落的皇贵妃，一同对付王皇后。

喻皇贵妃一席话便立即将刘贵妃计划打破。贵妃恐怕会错意了，本宫与皇后相比，那是自愧不如。倒是贵妃您，有空到我这里来坐，不如去邱妃那里嘘寒问暖。我昨日算过一卦，那确实是龙胎，未来的皇长子，那邱妃有朝一日定能母凭子贵，和皇后一争高低。

贵妃一听，脑中嗡地作响，差点儿又昏过去。顺势借口身体不适，告辞。

见刘贵妃轻易中计，皇贵妃更是闲情雅致，唱起那上山修仙前甚爱之南粤小曲，闲庭信步。未曾想皇上忽然来了，掌声连连。

从前于宫外未听爱妃唱过，难道是对朕有所保留？叶修故作愠怒道，搂过皇贵妃一阵闻香。

皇贵妃也陪着皇上演戏，眉头一皱，侧过脸去，说皇上冤枉了，臣妾本是仙家，俗世玩乐乃是大戒之一，早就抛之脑后，如今承了皇恩还了俗，念起年少时光，才重新拾起，唱得不好，污染了皇上耳目。

哪里话，爱妃又在谦虚。朕这几日冷落了你，实属不该，今夜就给朕唱一晚戏吧。

臣妾受宠若惊，怕是得罪了皇后。

怕什么？怕他眼大？朕意已决，要是皇后为难你，你就告诉朕。

而刘贵妃从皇贵妃那里听到预言，惶惶不安，也不顾面子，叫人带了几盒花式点心，要亲自登门给邱妃道歉，求他谅在太子府上旧人情面上，冰释前嫌。而刚正不阿如邱妃，岂会释怀接纳此人，称有孕在身有些不适，就不见客了。

刘贵妃吃了一鼻子灰，好不气愤。这邱妃就是没脑筋，皇后如此受宠，你也不争口气？

当日傍晚，王皇后听到承乾宫里丝竹琴瑟，好不热闹。下人来报，说是今日皇上要听喻皇贵妃唱大戏，请皇后自己歇息吧。

王皇后倒是释然，这几日喻文州没有动作，还以为他真是不情愿才进的宫，果然还是他自己投怀送抱给皇上了。这出戏唱得出人意料，倒像是喻文州往日作风。

一旁天南星又支吾道，但方才刘贵妃去了喻皇贵妃那里，又给邱妃送了点心，怕是三人勾结……

本宫不会走眼，那刘贵妃就是去巴结人的，不过此人心思阴暗深沉，难怪皇上如此冷落他。天南星，明日我要去会会这个刘贵妃，看他究竟在安什么好心。

一夜过去，宫中竟是暗潮汹涌，风雨欲来。

皇帝夜里尽兴为之，听到有官人在门外轻声唤自己，还以为是夜里劳累要误了早朝。开门一问，不过寅时，正欲斥责，但那宫人急急忙忙禀报，说不好了，邱妃忽然身体不适，怕是龙胎保不住了。

叶修一听，猛然惊醒，顾不上衣装，随意抓了龙袍，赶到永乐宫。冲进寝宫一看，邱妃身下全是血，痛不欲生。而太医张家兴战战兢兢，一见皇上就以头抢地，痛哭道，微臣罪该万死，微臣罪该万死，没保住龙胎。

皇帝怒斥道，龙胎没了可以再有，朕的爱妃没了，你们才是罪该万死。怎么还跪着？快救人啊？

邱妃到底是练武之身，经太医救治，终于还是挺了过来。望着爱妃面无血色，神志不清，叶修龙颜大怒，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朕前几日来还好好的？

太医又是一阵罪该万死，说邱妃每日按时服养胎药，不知为何今日就出了岔子。叶修无奈，只好说限你三日之内查清楚，不然人头恐怕真就不保了。

次日皇帝未能临朝，百官也都听闻风言风语，议论纷纷。

而邱妃恍惚中看见龙颜，顿时泪流满面，说太子终于来了，还以为这一次真的不要我了。叶修见其胡言乱语，紧紧守在身旁，痛惜不已。听什么大戏，却耽误了你。

永乐宫宫人见主子难过，自己也难过，便斗胆向皇帝痛陈，定是那刘贵妃害的。叶修一问才知，刘皓这是给邱妃来赔罪没赔成，只送了盒点心。便立即让人传刘贵妃过来这里。

贵妃知道大难临头，却仍装作不知道，直到皇帝问起点心一事还在嘴硬，说是喻皇贵妃提点自己，让自己送的。想拉着喻文州一起下水。

叶修又令太医查那点心，太医说是御膳房做的，并无可疑之处。叶修又纳闷，怎么回事？

而王皇后此时身为六宫之主，也前来探望。皇后一进门，就跪下谢罪，说臣妾治理后宫不力，竟然让邱妃有了巫蛊之祸，还害了龙胎，请皇上治罪。

怎么又扯出巫蛊来了？皇帝暗忖，昨日喻皇贵妃唱戏，难道真是……还是说皇后嫉妒皇贵妃所以才如此借刀杀人，一箭双雕？

然而王皇后继续禀报道，臣妾今日原本想联络各宫嫔妃一聚，到了贵妃宫里却不见人，又见下人脸色难看，听说是邱妃滑胎了，只好自作主张搜了一搜，搜出一件巫毒娃娃来。

果然，叶修见王杰希叫宫人呈上之物，似是人形，上面绣了邱妃大名，腹部还刺了无数细针。

这，这是？叫喻皇贵妃来看，让蓝雨仙人看看这是不是巫蛊。

喻文州来了，一看娃娃，也一口咬定这是巫蛊的一种，咒人有奇效，但须扎针百日方能见效。

皇后和皇贵妃这一唱一和，皇帝不信都不行了。到此时，叶修终于是从怒气中恢复理智，见刘贵妃面如死灰，瘫坐在地，就现拟口谕，废了刘皓贵妃之位，贬为嫔，锁在冷宫闭门思过。

此事尚疑云重重，皇上这样处置，皇后与皇贵妃并无异议，然而邱妃听了，却不顾后宫规矩，忍痛跳下床，一拳打在刘嫔脸上，刘嫔顿时头破血流。

叶修连忙叫人把刘嫔拖出去，自己拼命安抚邱妃。邱妃心灰意冷，求皇帝让自己出家，不然就绝食自尽。

皇帝无奈，让皇后皇贵妃退下，亲自守着邱妃，没想到守了一天一夜，邱妃真是滴水未沾，颗粒未进，本来深受打击的身子骨顿时就撑不住了，眼看就要仙去，叶修无奈只能答应出家一事。

出宫前，邱非向皇上道出最后忠言，一旦为君，若不能扫除后宫落叶，何以扫天下？言毕，跪谢天恩，由几位高僧领着前去大觉寺剃度了。

没过多久，宫人来报说，刘嫔已经疯了。叶修念在太子府众人情面上去看了一眼，只见那刘皓蓬头垢面，说话颠三倒四，胡乱控诉皇贵妃才是巫毒祸首，王皇后才是做滑胎药的人，自己清清白白，皇帝有眼不识珠，负了自己一片痴情，如今宫中已暗无天日，众人皆醉我独醒。

叶修自顾叹道，当初你若对我有半点真心实意，踏实做人，不四处搬弄是非，也不会落到今天如此下场。都是自己作的孽，也要自己偿还才行。又想起邱非真言，便宣旨将刘皓贬为庶民，发配南海天涯海角。

## 第十八回 楼冠宁千里下江南 逢冤家风城烟雨中

痼疾已除，宫中趋于平静。皇后同皇贵妃仍旧老死不相往来，不过那剑拔弩张的气势倒是退了些。

出了皇城，楼冠宁一行人一路南行，风尘仆仆，只为追上那废后伪帝。路上于酒馆休息，才听到些宫中风言风语，不过多半谬之千里。

都说那皇帝好色，后宫佳丽三千还不够，偏要收那蓝雨仙人。又说那王尚书总算熬出个头，当年因相貌没选上妃，如今靠着才情居然当了皇后。至于那孙皇后为何被废，一时间众说纷纭，没个重样的。

听得这些流言，一行人中有一位小爷拍案而起，欲与争辩，被同行之人一起按下。

老板娘，你不须听这些市井之人胡说。另一位清瘦小爷劝道。若无斗篷遮掩，旁人恐怕也不能看出，这两位小爷居然都是姑娘，女扮男装上路来，掩人耳目。发髻一束，褂子一穿，斗篷一披，一个白净富态，一个清秀英俊，令其余五人黯然失色。

被叫老板娘的坐下来，气鼓鼓地吃着茶点。一旁的楼冠宁舒了口气，以目传神谢过向来冷静的唐小妹。

他本是京城纨绔子弟一名，不思进取，异想天开，竟想与那几位铁哥们一道参加武林大会，还没出京城半步呢，就被那无奈秘密出宫的太子爷撞见，以为是通道中人便相邀切磋，结果一败涂地。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武林大会没参加成，楼冠宁倒是凭着这层关系混了个兵部员外郎，家里老父喜极而泣，张罗着要立即寻哪家公子或闺秀来成亲，哪里想到这楼员外更是玩性大发，拿了朝廷俸禄翅膀硬了，出来自立门户，拒绝相亲。

楼冠宁彼时助当今皇上于京城藏匿有功，供吃供喝，给真龙下榻的兴欣客栈送了不少好东西装点，与老板娘也成为好友。只是这一官半职来得太容易，此刻报答皇恩之时终于来了。皇帝密令其为钦差，拿了尚方宝剑，便装出行，寻找废后与伪帝。

而那兴欣客栈老板娘，和真龙天子巧遇又混了个救命恩人之实，待新皇平息后宫之乱，改国号兴欣，她就店也懒得开，听说楼员外要下江南，决心一同前往，说是要考察江南菜式，多点见识，将来再开几家国字号酒馆。看店的小妹唐柔理所当然一同前往，不过这姑娘天资聪颖，天子当初一眼看出其潜力，还教上了两招枪法，她这一趟，当然是做老板娘保镖的。

歇息完毕，众人又轻装上路。楼员外与诸公子，那叫五个银票仓子，一路乘的都是上乘快马，歇的是高级驿站，畅通无阻。然而越是往南，消息越不灵通，到最后杳无音讯，没了废后伪帝的行踪，只好歇歇走走，怕错了方向。然而此刻已是没了头绪，愁死那员外郎。

眼看就要到姑苏城，唐柔想起出城前苏大统领交代过，若是路过此处，可以拜访烟雨楼的楚云秀，并交给唐柔亲笔介绍函。于是提议去城内打探消息。

入了城，烟雨江南名不虚传，到处是彩灯鲜花，精巧雅致，与皇城气派截然不同，别有一番风味。起初五位公子还介怀，为何苏大统领要介绍他们去青楼，然而到了烟雨楼才知乃是天大的误会。此楼乃是教坊所开，风城烟雨楚仙姑掌门，专教人乐器秘法及五音修仙之道，能登楼旁听的都是有名有份之人，只能听曲饮茶。都说能听仙姑一曲，胜过人间百乐，从此再无烦恼。

果然，小厮收了信函，上面即传楼员外一行入来。登楼高眺，繁华风城尽收眼底，还未奏曲，心已飘飘然。到了顶楼宴会厅，只见一俊朗公子前来迎接。楚某恭候多时，请诸位公子多多指教。



这……楼冠宁一愣，难道是仙姑兄弟？定睛一看，果然玉树临风，气质不似人间。忙问好，兄弟好。

一旁下人皆笑而不语，楼冠宁觉着奇怪，为何对方不答话，有失礼节。只见那人笑道，怕是苏妹妹没有同诸位讲，云秀喜欢男装罢？又用手折扇指了指同样男装的两位，调侃道，莫非这也是两位公子？

啊……得罪了，得罪了，仙姑得罪了。楼员外连忙道歉，这再一看才发觉，所谓公子，不过比小唐高大挺拔些，然而身形确实如老板娘般窈窕，只是布衫宽松看不大出来罢了。

无妨，你也不是第一位惊讶之人，我习惯了，来，入座吧。又说，今日不巧，有位大人招待京中贵客，听完曲后，再说楼员外要办的事。

于是众人坐到客席上，刚添上茶水，又有客人来了，说是京城来的吕大人。楼冠宁席子还未坐热，就见一人径直朝自己走来，唷，这不是楼家小少爷吗？又一看其余几人，也是惊讶，怎么京城的少爷们都下江南寻花问柳来了？

吕少啊，好久不见。楼冠宁敷衍了事，其他四人也是如此。

这吕少虽然家境不如楼家，但投机取巧，有点小聪明，比楼冠宁先混了个肥差，因此自视甚高。他还不知楼冠宁如今已是皇帝钦差，更是误会这烟雨楼是烟花之地，弄得场面格外尴尬。楚云秀看在请客之人面子上，没有立即发作，冷冷请客入席。

不久请客者也到了。楼冠宁一见果然也是熟人，是他发小钟少。钟少还带了个彪形大汉，手上缠着绷带，衣装有些苗疆风情，不像是本地人。钟楼二人分别多时，见面就互损一通，以示感情深。一问，原来钟少这不久前赴任江南，家里人不放心这心肝宝贝，给他重金请了个流落京城的武功高手做保镖。而那吕少来江南打点家里生意，两家有点交情，就让钟少接待一下，哪想到这人如此煞风景。

在场客人都入了坐，只有上座空着。茶水点心都一一上来，曲子也就要奏起来了。不过钟少面子还不够大，请不动仙姑，来奏乐的是新入门的一对孪生姐妹花。姐姐握笛，妹妹执箫，两人心有灵犀，翩翩起舞有如成双彩蝶，音色悦耳，可以绕梁三日。

但那吕少不清不楚，又是胡闹着要与姐妹双飞。两姑娘一下怒了，竟然当场使出妙音之术，吹出的音波震向客人。音波杀人于无形，只有这边练过武的七人已觉不对，但声快过耳，没反应过来时就见到楚云秀一跃而起，以扇击空，竟是化解笛声攻击于半路。

舒可欣，舒可怡，算了，你们退下吧。掌门说完，姐妹花不甘心地离去了，半路上怒视那花花公子，还念着他的狗命。

始作俑者半点都未察觉，还问怎么不吹了。一旁钟少恨得牙痒痒，说京城人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 第十九回 少年梦落花随流水 蝶恋花枫火对愁眠

忽然又有一人入来，上座空席乃是为其所留。这不请自来之势，可见与这教坊关系非同小可。来人问，这怎么回事？

然而在场人士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是卖了吕少还是息事宁人。楚云秀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教坊能开在这富庶之地，受到各方追捧，都是靠面子关系的，虽说这次客人太不识抬举，钟少不说，她也不打算将事情闹大。

这时却见楼员外这边，唐柔起身作揖，向来着一五一十说明此事原委。众人皆惊诧，楚仙姑不说，钟少不说，怎么轮得到你说？

可那人还就是听着，边听边连连点头。听完，就对楚云秀说，可以下逐客令了。

钟少见状，一把拎起吕少，说，兄弟，对不住了，唐大人说，这里不欢迎你，你就请回吧。

闹事者这才知大祸临头，连抵赖之心都吓没了，腿一软，跪着起不来。

既然不是客人，又走不动，那就让我送你一程吧。说着，仙姑不知从何处变出一把琵琶，手指一弹，隔着十丈，就让那倒地不起的吕少飞出窗外。只听噗通一声，大概是跌进水里了。又听那两位姐妹花兴高采烈，要追出去痛打落水狗。

钟少暗想，将来恐怕也不必与吕家来往了。而楼冠宁这边数人，听到姓氏也已知道一二。此人正是江宁织造唐书森，白手起家富甲一方，又是朝廷重臣，江南地界都要看他脸色说话。

只见这大人物对飞出去那人立刻忘得九霄云外，走到唐柔跟前说，我这乖女儿许久不见，也学起楚仙姑穿男装了？

这下轮到其余人腿软了，好在都坐着，没人失态。兴欣老板娘不明情况，不过毕竟也是天子脚下开客栈的，也看出来这叫唐柔闺女的是位大人物，心中窃喜。

唐大人又转头嘱咐楚云秀照顾好这些位良家公子，让他们在城里玩得尽兴些。只是看见那钟少护卫，见此场面仍岿然不动地守在门口，又见其奇装异服，忽然发问，这位勇士，可从苗疆来？

钟少连忙示意护卫回答。此人淡淡答道，是。

织造大人笑道，勇士不必紧张，并非怀疑你是细作。只是这苗疆之乱已久，而那张寨主早已厌倦战乱，新皇决心一改先帝放任自流之态，要娶那弃暗投明的前寨主，以示天威。现命我等赶制新妃所用布匹衣裳送往京城，正愁不知苗疆新婚着装是何规矩，勇士可否说来一听？

未曾想到这苗疆勇士一听，竟然立即冲了出去，头也不回。钟少见状大骂，赏钱没了，也别给我当护卫了，到外面喝西北风去吧。又给唐大人陪不是，说这人是在下家里雇的，不明来历，走了也好，万一真是细作呢？唐书森今日见怪不怪了，也只是笑笑，问得太直，有些冒昧，要护卫的话上我府上挑人吧。又叮嘱女儿要有空回家里看看，便领着欢天喜地的钟少走了。

不知为何楼冠宁此时似有心事，急急交代兴欣老板娘向楚仙姑打探消息，自己却也先行告辞，说找钟少还有一事。其余人都以为他是想跟去唐府，哪知楼员外下楼后左顾右盼，终于望见那苗疆人上了一条客船，自己也连忙跟上去，给了船家一袋碎银，说开船，没我的话不许停。船家会意照做。

那人见状，取下背上重剑，说，兄弟莫逼人太甚，我真不是细作，放我走罢。

楼冠宁情急之下脱口而出，敢问阁下可是孙哲平孙大侠？

对方一愣，默认了。楼冠宁喜出望外，语无伦次向其表示钦佩，都说天下第一狂剑非孙大侠莫属，在下久仰了，方才听了唐大人一席话，再见您这般反应，只是猜测，没想到蒙对了。他到底没敢说，还是因为看见孙哲平手伤。

见对方并无恶意，孙哲平也便收了剑，问楼冠宁为何要来追自己。

楼冠宁这时才知自己冒进了，腾地站起差点没让船翻了，结巴道，在，在下钦慕第一狂剑已久，就是想切磋一下，交个朋友。说完，又在船家厉声呵斥下坐了回去。

孙哲平未能想到远在这烟雨江南还有仰慕自己之人，只是望着自己手伤，无奈叹道，好汉不提当年勇，第一狂剑如今恐怕早已换人了罢。

这令楼员外一微微震，看来怎么也绕不过那道坎了。而孙哲平见其黯然，却反过来安慰，无须往心里去，鄙人目前这身手也能在江湖上混口饭吃，不过刚丢了一个金饭碗罢了，总还有银饭碗吧？

一听这话楼冠宁喜出望外，当然是立即邀约，虽然有点不给钟少面子，不过见那小少爷攀上唐大人，估计不会对自己横刀夺爱有所言。

昔日第一狂剑只是摇摇头，怕是没这个心情了，只想借酒消愁。

酒哪里不能喝？船家，叫上好的酒来。

船家呼喝一嗓子，对面河道里驶来快船，送来几壶三白。楼冠宁给孙哲平斟上一杯，孙哲平却一把夺过那酒壶，一饮而尽。

大侠？本想说不愧是大侠，可见孙哲平借酒消愁之像，楼冠宁知道不合时宜。自己把手上那杯喝了。

一壶又一壶，楼冠宁钱袋见底，只剩银票，想必船家不便收，又见孙哲平也是醉了，醺醺然拂着重剑，歪歪斜斜，起身不知想往何处。楼冠宁怕船家又生气，小心翼翼挪过去想要阻拦，却被跌跌撞撞的孙大侠揽住，压在身下。

花开堪折直须折。大侠醉里呢喃。张佳乐，我早该……

此刻城外钟声响彻，入夜了，江上渔火通明，而那客船却一夜未停，漂泊至天明。

## 第二十回 风呼啸好汉参北斗 壮士行一去不复返

昨夜楼员外一宿未归，其余数人倒是一扫宴席上不快，同气度豪迈不输男子的楚仙姑谈天说地，不亦乐乎。

席间众人旁敲侧击，说宫中有贼人盗走却邪，往南遁走，不知仙姑有无消息。楚云秀闻之，大约猜到与那废后孙氏有关，便知此行非同小可。又因与苏沐橙故交，当然鼎力相助。

于是楚云秀将自己席间偶然听得消息告之众人。据传金陵呼啸山庄内乱终于平息，竟然由苗疆出身的一黄毛小儿以下克上当了山大王，一千盗贼流氓蠢蠢欲动。而最不可思议之事，乃是那庄主不知从何处得到龙袍凤衣，自己黄袍加身，简直无法无天。楚云秀坦言，此事只是传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自己当初也以为是山贼造反前闹儿戏，但若这惊天盗贼能盗走宫中却邪，想必顺手牵羊龙袍凤衣也不是难事，说不定就是那呼啸大盗方锐所为。

如今她猜出废后离宫一事，心中推论则是废后孙翔走投无路上了梁山。不过唐柔一行未向自己提及此人，不好明言罢了。她早知道那前庄主林敬言与大盗方锐已被收留的后生逼走，没可能再吃回头草。

众人谢过仙姑，在城中一处别致酒楼过了夜，第二日见楼冠宁携着那苗疆人回来，公子哥们心中都了然，只有老板娘大惊小怪了一阵，没想到此人竟是苗疆百花寨前寨主孙哲平，如今虎落平阳，只能出卖武艺谋生。

苗疆之乱，祸害四方，难怪皇帝肃清后宫以来最是关心此事。孙哲平苦笑，若自己没受这伤，绝不会令那些反骨上位。心中暗忖，早知如此，自己不该不辞而别，让张佳乐一人苦苦支撑，最后令其无奈只能孤身一人接受招安，还要进那似海宫门，成了笼中雀。

又在姑苏城内歇息补给半日，一行人商议是否去金陵一探究竟，最终决定兵分两路。孙哲平假借投靠同胞之名，与楼冠宁一道去呼啸山庄。四位公子回京报告此事，而老板娘与小唐二人留在江南四处打听一阵，最后还是在这姑苏城与楼孙二人汇合。

一路风尘仆仆，楼冠宁与孙哲平到了金陵，只见那昔日古都一片狼藉，百姓苦不堪言，说自从那城外山庄换了大王，这日子就没个安宁，如今据传新娶了一位京城闺秀做压寨夫人，又自己黄袍加身，还说将来要定都金陵，与百花寨一道三分天

下。孙哲平直摇头，不知哪个小子有这等熊心豹子胆，不过是有废后来投靠罢了，成不了气候，到时苦的还是百姓。

而楼员外暗中觉得蹊跷。虽然不识那废后，听真龙天子所言，伪帝性情并非如此，即使有了神力，应当不会如此行事，更不会让孙翔去做什么压寨夫人，自己忍痛割爱，甘心幕后。而楚仙姑并未听过却邪一事，只是从龙袍推测，怕是有误。但如今只得这唯一线索，只能亲身证实一下了。

依大侠于江南一带所见，除了这呼啸山庄，废后可能投靠其他山头与否？

孙哲平回答，东吴地界，山头多如牛毛，有一方势力叫板的，大概也只有这呼啸了。倒是吴王十万轮回道水师，自成一统，早有反意，却一直按兵不动，令人捉摸不透。

听此言楼冠宁掐指一算，废后孙翔乃是淮南王外戚孙家二少，与吴越之地可是有一段渊源，越王若无男嗣，其兄按律将继承此地。越国孙氏又与吴王同宗，只是百年前分家之时闹得十分不愉快。若孙翔一不做二不休，劝得族人冰释前嫌与东吴联手，实力不可小觑。不过听说这孙二少极要面子，不愿戴罪返乡倒也算是情理之中，但投靠山贼确实难以理解，只希望龙袍一事乃是误会。

见楼冠宁若有所思，孙哲平建议道，我单刀赴会容易，楼员外恐怕不便同行。

可是……

员外放心，我虽同那庄主同乡，却并不同心。赶走张寨主一事，我要亲自问个清楚明白。

于是孙哲平单刀赴会，让楼冠宁留在金陵城中。未几，传言京中动荡，楼冠宁于酒楼歇息听戏，席间竟然听闻天子遇刺，命在旦夕！

孙大侠杳无音讯，自己又不能回金陵与二位姑娘互通消息，那四位公子恐怕仍须数日方能返京，楼冠宁急得满头大汗，只好用了些赏钱四处收买消息，最后弄明白，传言中天津卫有一艘倭国货船靠岸，带来一位西洋使节要面觐天子，到京城觐见时被同行一倭人揭穿假洋人身份，假洋人图穷匕见，被当场处死。而告发之人原是我朝孤儿，被倭人捡去做了海贼，靠捞沉船宝藏为生，十几载返乡乃识得乡音，于是将假洋人计谋和盘托出，最后得了皇帝特赦，留为御用。实在是虚惊一场。

此事牵连天津卫上下三百零一位官员，全部被免职拘押，大刑伺候，终于查出有人受了贿赂，而行贿者怀疑是东吴人士。因此江南一带此时人心惶惶，而之前妄图造反之人有的心如死灰，有的如呼啸山庄誓要拼个鱼死网破，动乱不已。

与此同时，对此一无所知的孙哲平上了山，凭着一柄大剑轻易见到了唐庄主。唐昊见这从未谋面的百花前寨主，顿觉唏嘘，如今长江后浪推前浪，时代该变了。但他自小听闻这前寨主刚勇事迹，知道即使手受了伤，瘦死的骆驼仍比马大，若得其助力，割据一方不在话下。

而孙哲平呢，见那唐昊真的身着龙袍，而一旁那裹着风衣的压寨夫人却不如楼冠宁描述那般年轻俊俏，看上去人老色衰。但那唐昊夸耀道，这是皇帝用过之人，兄弟若是跟了我，偶尔也能用一用。

孙哲平不悦，皱眉。唐昊又笑道，怎么，要我去把那香妃也抢过来做你夫人？

你！孙哲平狂啸一声，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百花的名声都毁在你手上了！

只见那大剑一挥，山庄里风起云涌，唐庄主纵身一跃上了房梁，毫发未损，却发现那剑锋并非指向自己，而是那新来的压寨夫人。

竟然是声东击西？唐昊不解。而孙哲平愤怒中是想借故试一试这压寨夫人身手，看他使不使得战矛。然而这人穿着风衣东躲西藏，最后竟然抄起挂在墙上的一柄大剑，一记地裂波动剑回击紧追不舍的孙哲平。

那压寨夫人不是别人，正是原本被发配去南海的刘皓。之前他心灰意冷，押解流放途中不巧被山贼掳走，身上枷锁铐镣无力反抗。而山贼见此入虽并非年轻貌美，却也细皮嫩肉娇生惯养，又从同行官兵口中逼问出身份，顿时起了意，送给庄主做压寨夫人，说是抢了皇帝的妃子。碰巧不久前唐昊于山中拾得龙袍风衣一双，顿觉乃是天意，便闹出了黄袍加身一事。

至于刘皓，为求自保只好在洞房中坦白自己并未受过皇帝临幸，而且是罪人，求庄主放过。唐昊一听兴趣全无，不过还是让人闹了洞房，让他做了压寨夫人。事已至此，刘皓破罐子破摔，落草为寇，因一身武功放在江湖也算是能撑门面，没几日在庄里地位便稳固下来，仅在这新庄主之下。愤恨之中，自然是极力撺掇庄主继续造反，想闹得天下不得安宁，报复皇帝。

孙哲平见其招式，便知此人并非楼员外所寻废后，周旋一阵后破墙而出，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只身返回金陵。

## 第二十一回 双飞燕择木东南之 笼中雀幽鸣谁人听

唐昊不知于山中拾起的那双龙袍凤衣何人所留，以为是流浪戏班子拉下的，没想到真是宫中之物。

原来离宫之后，叶秋因觉醒斗神之力，腾云驾雾，一日千里，直到夜晚才停下歇息。原本孙翔怀疑其身份，屡屡欲夺却邪，均被叶秋发现制止。两人一连数日，都在山中走走停停，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一路往南。

孙翔依然对这自称一叶之秋的伪帝所言半信半疑，他以为斗神不过是个传说，却邪虽是绝世好矛，可若真是天造神器，怎么会落到人间？倒是之前见伪帝走火入魔一般作为，怕是神志不清疯了？

只是一路上见其谈吐，似乎还是那个朝夕相处之人，并未有半点疯魔之相。犹豫再三，孙翔终于问起叶秋为何要对肖时钦下如此狠手，又为何要逃离宫廷。

同行者答道，当时自己肉身刚与却邪重逢不久，前世记忆如洪流般反照回来，身体还未接纳，又因情绪激动而失去意识，不知不觉对有敌意之人做出致命攻击。

他告诉孙翔，所谓斗神，乃是天下斗者意志聚集而成，因此如修罗一般只知战斗，不懂他事。数千年间，战无不胜，天帝见其元魂诞生于秋叶飘零之日，赐名一叶之秋。然而即便有了真名，斗神仍不知人心，不懂真情，终于杀戮过头，欲斗破苍穹，几乎毁灭天地，天帝用龙脉之气镇住他，罚他下界来吃遍人间疾苦，若不反悔，死后魂魄下炼狱，永世不得超生。投胎前，他将却邪投下了凡间，望有朝一日因彼此吸引重聚，杀回天界。只是没想到，不知是命数如此还是天帝有意为之，自己和真龙天子同投一胎，龙气继续镇住自己，那却邪到了真龙手中，也无法于原主元魂共鸣，若不是陶轩这么一折腾，自己恐怕没有机会找回自我。

孙翔一时间接受不了如此复杂的前世今生情节，想问那斗神你还是不是叶秋，没想到对方洞悉自己心思，竟然先答了。



是，也不是。不是的是，叶秋原本乃是文弱书生，单纯善良，一心向着他皇兄，而我与之相反，武功盖世，杀伐果决，与真龙命中势不两立。是的是，我对你真情如一，你我朝夕共处的时日，永世难忘。前世今生二心同体，现在不就是为了你，离开那是非之地么？

此言一出，孙翔顿时满脸通红，说我没问你这些，胡言乱语。转过身去，假寐。心想你才不是叶秋，那伪帝可没这般直白，不害臊。然而按捺不住心中喜悦，僵挺着无法入眠。

这一夜之后，孙翔终于不再闹别扭。叶秋问他想去何处，自己奉陪到底。孙翔绞尽脑汁，想不到一个好去处，说江南山高皇帝远，咱们走走瞧瞧再说吧。叶秋赞同道，确实连日赶路身体也有些疲惫了，毕竟是肉体凡胎，和天上不能比。只是二人身着华服，又带着柄银晃晃的长矛，实在不便。

巧的是山中有几名樵夫打柴，孙翔心生一计，对不住了老乡。轻轻将几人敲晕，剥了布衣让叶秋和自己一样换上。至于龙袍凤衣，不便丢在此处。叶秋笑道，那就玩个金蝉脱壳，丢远些，让皇兄好找。他轻功一跃，随意不知飞了多远，将衣服丢在不知名山头小路上，就掉头去找孙翔了。而那显眼战矛，只能藏在碗粗的竹竿里，凡人识不得即可。

其后二人不急不忙，在江南好一阵游玩，到了越地，孙翔不敢回家面对江东父老，只是在当年所读越云书院外绕了一圈。听一旁书院学生不思读书，正讨论要投笔从戎之事。一人说什么那废后孙翔没出息，嫁了天子还被休，不如去参军建功立业。另一人说镇远军军纪严明，作战辛苦又要出塞外，还是去投靠东吴水师好，除了操练就是游山玩水。

被人背后如此议论，孙翔气得差点冲上去，被叶秋笑着阻止，说，不如咱们也从军去吧，总不能没饭吃。孙翔转念一想，也好，与其在外面游手好闲不如去军队里混个名堂，再说吴地之人应该也认不得自己，水师里武将都是吴王心腹，不会和京城有什么瓜葛，估计也没人认得伪帝面容，是个好去处。

于是这比翼鸟，终于落在了东吴水师这一枝上。至于后来二人又如何锋芒毕露，被伯乐相中，又是后话了。

只见那宫外的自由自在，宫内的却是网中鱼，笼中雀，毫无自由可言。

王皇后依旧受尽皇帝恩宠，喻皇贵妃也时时得天子临幸，自从邱妃滑胎后出家一事尘埃落定，两宫看似波澜不惊，实际上仍在勾心斗角。

从蓝雨阁归来，剑圣见昔日道友愈发陌生起来，还问想不想听戏，说这可是只有天子听的戏，别处听不到。黄少天不过，轰走一旁宫人，抓起喻文州之手，说我不听不听就是不听，出了宫你爱唱唱个够，但是这破地方我受够了，也不想看你在宫中对着那王杰希受气，不如一走了之。

皇贵妃另一手轻抚剑圣腕上暴起青筋，笑而不愠，拒绝道，少天，你我已不似从前。我如今已还了俗，破了戒，再也无法回去仙界。以后你不要再到我这里来了。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本仙爱走走，爱留留，那破皇帝不也没当回事？我就纳闷了，你怎么也不抗命，为何要让叶修得你便宜？

喻文州笑道，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占他便宜？自从我跟了叶修，蓝雨阁多了不少信徒，山下还用官银建了不少道场，将来待皇上帮咱们讨回秘笈，蓝雨阁不费一兵一卒，不须沾凡间一点尘埃，便可扬名四海内外。

黄少天气道，蓝雨是不须沾什么灰，你倒是深陷泥潭，这有什么好的？

那当初你为何又要帮那真龙驱走伪帝？

这……剑圣一时语塞。他跟叶修原来关系是好，但那是江湖义气。再说待在阁里无聊，还可以下山玩玩，有意思着呢，却没想喻文州这跟着自己一下山到把整个蓝雨阁都套了进去。至于如今宫中佞幸已除，叶修皇位稳固，做事也以江山社稷为重，不似从前那么亲近自己了。

他这一是气喻文州不跟自己商量，二是气叶修也不跟自己打招呼，总觉着自己被当做局外人。要是二人预先告诉自己，两人两情相悦，要共结连理，自己也不阻拦。但剑圣凭直觉认为事情没那么单纯，也许韩文清猜得没错，毕竟这大将军是最了解当今皇帝的人。

想起韩文清与皇帝也有决斗之约，自己也有一份，黄少天决定以此出出自己的气。于是向喻文州告辞，找皇帝的麻烦去了。

## 第二十二回 波逐浪大江东逝水 吴月钩柔情寒如烟

且说那东吴水师，养兵千日，却一直无可用时。如今朝野动乱，听闻皇帝欲御驾亲征，平定江山，这些兵总算有了用武之地，愈发勤奋操练。

吴王亲授督军大权之人，乃是原左军都督府右都督江波涛。此人名不见经传，却有一番治军之才，将脱离朝廷的江东诸师及吴王亲信部队整顿得井井有条，弥补了吴王最得意之将才周泽楷不识治军之憾。从此东吴有这二位左右都督坐镇，又有一千青年俊才留在军中，可谓是声势浩大，如日中天，吴王起兵造反之心日益膨胀，因此才闹出天津卫一事。此事周泽楷并不知情，吴王知会过江波涛，令其加紧军队操练，以备不时之需。

江波涛了解周泽楷出身将门，必定反对此等手段，便瞒了下来，待到东窗事发，才向左都督坦白。木已成舟，周泽楷并无二言，只是对割据之事有了些看法。虽然周泽楷一言不发，江波涛仍看在了眼里，明白在心里。

原本吴王治理一方水土，疏通贸易，又无战乱之祸，使百信安居乐业，兵强马壮，与先帝在世时北方乱象形成鲜明对比，左军之人皆以为龙气已尽，对于先帝病重时接过兵权的太子颇无好感，又因传言太子不愿亲征而使护国公阵亡一事心寒，认为吴王当取而代之之人不在少数。周泽楷接过兵权之时，左军实际上已经完全听从吴王调配。这左都督虽无谋反之心，但因山高水远，对朝廷也并无忠诚可言，姑且听命于吴王，如今却有了疑心。吴王后来又学习镇远军请天师作东风之法，请了修真门派轮回道助阵。轮回道的都是凡人修真，因此并无仙体还俗一说，也无不许干政之规矩，甚至派了逐浪真人江波涛打入左军内部。

而江波涛此人，心机颇深，吴王虽重用之，但知其与周泽楷不同，可用而不可信。因此右都督也有预感，自己需要留条后路，不然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于是于军中笼络人心，得杜明，吴启，吕泊远及方明华等人支持，而如今周泽楷对吴王已有不满，江波涛又多了一张底牌。

局势动荡之时，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数日前江波涛派了稳重可信的方明华去姑苏城打听风声，杜明也作为护卫一同去了，却没想到回来后，向来遵纪守法的杜

明像变了个人似的，借酒消愁不说，还一天到晚拉着下面的军士胡乱切磋，而且专挑舞矛的人，说什么北方人矛法精湛，要多练练。

一问才知道，原来杜明对自己剑法颇为得意，想在烟雨楼露一手给教坊的人看看，却没想到被一同在烟雨楼作客的无名女侠给打了个下马威。虽然二人你来我往切磋了数次，输赢却只有各半，意犹未尽还想再战时，从金陵来了二人，强行把女侠带走了。后来方明华打听到其中一人是兵部员外郎，便也强行将被那女侠矛法摄了心魂还四处寻找的杜明绑回了左军大营。杜明回来后失魂落魄，专找军中练矛之人出气，赢了也不见消愁，半夜月下饮酒作诗，说什么柔情不似水，美人寒如烟。

右都督哭笑不得，然而杜明有此斗志，却也不是坏事。江波涛则传令下去，命军中对自己矛法自信之人，不论军衔出身，皆可以向杜明挑战，胜者赏金银千两，晋升两级，期望以此鼓舞士气。

连战三日，杜明游刃有余，并无一败，可见并非等闲之辈，更显那女侠武功高强。直到第四日，终于败在一名百夫长手里。杜明不服，说是连战三日，今日也累了。胜者竟然气度非常，说在下不介意择日再战，只是我还有一兄弟，也想一试，若都胜了，赏钱得准备两份，请左右都督成全。

彼时江波涛等人皆以为是君子爱财，毕竟有一字千金之诺，若拒绝了此人，难免落人话柄，姑且答应了。于是约定让杜明歇息三日后再战。

三日之后，杜明精神抖擞，以为可以一雪前耻，却没想到重温噩梦，又败在那人手中。杜明不甘，心想不能便宜了他们，越挫越勇，然而依旧一败涂地。江波涛赔了银两，非但没有折兵，还多了两员大将，自然是窃喜。不过重赏胜者之余，也不忘安抚败者，说这两人武功高强，必不是等闲之辈。

杜明也是吃一堑长一智，这几日切磋以来都见的是些不伦不类的矛法，比不上那美人五分之一。而这两个无名小卒，论起实力来要高上美人三分。不，杜明甚至连三分是否三分都不能确定，只能哀叹自己实力只能试出这三分来，其真实水平高深莫测。如此一来，杜明倒输得安心，不似那日被美人来来去去折腾，弄得鬼迷心窍，收不住手。

不久帐中传令，左都督要亲自和二人切磋。杜明心想大概也是右都督的意思吧，让那武艺绝伦的左都督给这些左军将士扳回场面。而到了赛场一看，江波涛果然是有东吴小天师之名实，算计了得，竟然让周泽楷一挑二，即使输了也不会失了面子。杜明心服口服。

那美周郎倒是未想太多，听副手报告军中出了一对舞矛高手，要左都督亲自测验一下实力，他还有些高兴，一扫前些日子被吴王摆了一道的阴霾，认真赴战。到了练兵场一看面前同时站着两人，一人手持长棍，另一人却拄着根竹筒，有些纳闷，江波涛见状忙解释道，这两位小兄弟怕伤了左都督，不愿意用真刀真枪。

周泽楷一笑，准了。自己也找人要来根长棍，以棍代矛。

### 第二十三回 霜吹火名将如红颜 命多舛人定难胜天

这三人同场，且不说武功高地，就是外貌也令人赏心悦目，令人怀疑上天不公。尤其是左都督周泽楷，据说刚被吴王任命为督军之时，流言蜚语都讲是用了美人计，直至平定越王夺权之乱，周泽楷一枪穿云，击败越国主力，众人皆心悦诚服，不再敢妄言。

一声令下，三人却纹丝不动。高手过招，就在一瞬之间，无人轻举妄动，都在揣摩对方意图。

只见那执长棍的小兄弟，一步迈出，圆舞棍一挥，逼得左都督闪向另一边。正以为得手之时，却见对方步履轻盈，踏空而行，顺着来不及收回的长棍跳了近身，眼看就要一招毙命，不得不放开长棍。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周泽楷落地未稳之时，另一人使出崩山击，直直劈下，轰地引起一阵烟尘，观者皆提心吊胆，待尘埃落定，只见周泽楷虽手中长棍被劈成两半，而竟然仍以一敌二。

短兵相接，双棍飞舞，灵巧非凡，加上体术配合，招招华丽而精准，两截棍如手臂一般挥洒自在，引发众人阵阵叫好。

僵持一阵，周泽楷忽然收招，那两人也并不追击，相互行礼致意。三人收放自如之态，令江波涛放下心中忐忑，带头拍手称赞。

礼毕，似是游刃有余的周泽楷却皱着眉，走过江波涛身旁，小声道，密会。

这左都督素来言简意赅，只有江波涛知道是要秘密会见那两人。连忙安排此事，心中却更加疑惑，难道左都督认识这两人？

于是二人秘密进入督军府中，左右都督二人正立堂中。

未待江波涛寒暄两句，周泽楷直言不讳，问汝，越地出身否。

周泽楷矛头所指，正是那越云书院出身的孙翔，孙翔惊得汗颜，只能点头默认。

江波涛一听，连忙解释，左都督见你矛法虽标新立异，体术根基却像越国人士，吴越两地战事已平多年，并非要在此处置你，只是不好再让军中将士产生疑虑，因此中途收招，不再比试，以免节外生枝。

周泽楷颌首示意。

孙翔这才安心，方才还以为要人头落地，无奈与同行者面面相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泽楷忽然走到那人跟前，拔出腰间两柄短矛，两面夹击之下，那人以竹竿抵挡，竹碎了一地，其中亮出一柄明晃晃的长矛。

这一出江波涛未曾料到，不知如何是好正以为要大动干戈时，却见那左都督忽然单膝跪下，行了军礼，参见皇上。

此人见状，笑而不怒，问，何以见得。

周泽楷不擅言辞，指着那长矛道，这是却邪。

那江波涛却从来不知左都督见过战矛却邪。听闻昔日太子秋流落民间时，曾游于苏杭之地，纵横武林，可那时周泽楷年纪尚幼，吴军也与江湖并无瓜葛，没想到竟然有一面之缘。

见身份败露，孙翔心急如焚，不知该如何是好时，却听伪帝镇定自若，解释道，朕与孙皇后于宫中遭贼人暗算，侥幸逃离京城，坊间流传是吴王所为，便微服私访，混入吴军一探究竟，如今看来左都督并无二心，可以既往不咎。

言毕，又矛头直指江波涛，问，右都督如今见了朕不跪，是何意思。

孙翔见此状不再忧心忡忡，乐不可支，双龙现世，知其真相者只手可数，此时不难蒙混过关。那江波涛识时务，被这样一问哪里敢不跪，连忙行大礼，道，微臣罪该万死，不识皇上真颜，望皇上赎罪。

汝有何罪？

微臣不敢隐瞒，微臣为吴王鞍前马后，只因吴王蛊惑人心，说皇上是昏君，要拥兵自立以清君侧，吾等愚昧，家里父老乡亲又都在吴王掌握之下，不得已才听其命令，今日一见，真是一派胡言，悔不当初，望皇上明察。

右都督为人俊杰，朕命汝戴罪立功，助朕收复东吴，北上肃清宫廷，将来成事必有重赏，右都督意下如何。

谢主隆恩，感激不尽。

既然如此，汝等退下，朕有要事与左都督相谈。

江波涛连忙谢恩退下，孙翔还傻站在堂中，却见伪帝对自己瞥眼，这才明白自己也要退下。孙翔百思不得其解，神色凝重，江波涛却以为是皇后醋意大发，在一旁察言观色，不敢妄言，心中却窃喜，又生数计。

周泽楷不知为何独留自己，待到让自己平身，还有些晃神。

都督是如何认出这却邪的，何时见过，又为何人所持。

这皇上问法奇怪，周泽楷却并无察觉，绞尽脑汁酝酿话语，到了口边却凝成一句，在西湖。

伪帝听了若有所思。

周泽楷急忙又补充，武器铺里。

这就怪了，伪帝好奇，那你可见过朕这张脸。

见过。

原来当初周家出游西湖，尚且年幼的周泽楷不爱良辰美景，无聊之际独自逛到了一间武器铺。那武器铺正是当年已故护国公苏沐秋赚钱养家的生意，在当地小有名气。

周家公子自小爱好兵器，只是因年纪轻轻还未从军自立，未能拥有一副独门兵器，进了铺子如蚂蚁进了蜜罐，不肯离开。件件兵器用法来历如数家珍，却只见一对短枪，从未在兵器谱上见过，好奇之余竟不顾店家，两手各执一柄，举起想要一试。

苏掌柜的见这小伙气质不凡，出身应当不错，就调侃道，这双碎矛陨铁所制，原为一体，却因冰火相性不合，断为两截，重铸为短枪，轻者荒火，重者碎霜。枪身短而无人能用，陨铁质重又无人能举，且价格不菲，无人问津。今日有缘被公子举起，就送你这举世奇枪，若你功成名就，还要多关照我这铺子，礼尚往来。

周泽楷欣喜若狂，谢过掌柜的，雀跃而出，却在门外撞着一人。那人手持一柄银色长矛，原地不动，而周泽楷撞得自己退了一步，被那人扶住。

小公子怎么买这对破枪，那掌柜的坑你多少银子。

屋里传来掌柜的回应，叶秋你不要胡说，这是我送这位小公子的。

周泽楷也说，是送我的。抬头看见那人的脸，和如今站在自己跟前持着却邪之人面容一模一样。后来从军才知道，叶秋就是太子，后来又做了皇上，而那平步青云的护国公，最终却没等来周泽楷礼尚往来之日，便英年早逝，令人唏嘘不已。

周泽楷心想，报恩之时到了。

## 第二十四回 圣驾到豪龙破千军 斗神叹宿命终难违

经天津卫风波之后，天子震怒，要彻查此案以示天威。

皇帝实则心中有谱，只是苦于出师无名。自钦差楼冠宁返回京城后，带来消息称有了伪帝废后二人踪迹，一并呈上江南纷乱之像，请圣上裁决。这出师之名就有了，只是秘不发作，要出其不意，直捣黄龙。

叶修重赏了楼员外，又召来新晋弟子唐柔议事。这姑娘出身不凡，却大隐隐于市，于陈老板客栈做打杂小妹，连真龙天子也敢隐瞒，不知该说胆大包天还是胆识过人。叶修当初被迫离宫住在客栈里，倒也 and 这直爽姑娘合得来，见她天资聪颖就收了徒弟，如今将她送进禁军营里做了小头目，却忽然得知这位是江宁织造的千金，也不敢马虎了。

唐柔倒是落落大方，一点儿也不计较身份地位，见了天子也只是行军礼，并无别样对待，还是叫师父。叶修大喜，当即委以重任，封唐氏千金作骠骑将军，派其与若干心腹一道打头阵，有意随后御驾亲征，平定江南。

无功岂可受禄。唐柔回绝，待我立下汗马功劳，再封赏也不迟。



这姑娘倔强，皇帝也没辙。叶修还甚是赏识唐柔这点，知道她那老父也是白手起家，而立之年已腰缠万贯，仍旧不忘初心发奋学习，不惑之年居然中了进士，凭本事圆了官梦，老来得一女，视若掌上明珠，却并不娇惯，任其独闯天涯，教女有方，可谓是天下人之楷模。

于是叶修派唐柔去攻打那占山为王目无法纪的呼啸山庄。

此次征讨，一同前往的还有那同住兴欣客栈的包荣兴。此人虽为地道流氓出身，但心地淳朴，为人仗义，出招云波诡谲，连身经百战的叶修也看不透，可以说是攻打流氓草寇之地最佳人选。尤其是唐柔不懂迂回，虽勇猛却无计谋，确实需要他人从旁辅助。不过那能勘此任的乔一帆，叶修却想留在京城为自己镇守后方，以无后顾之忧之忧，因此才选中那包荣兴。

到了出征的日子，唐柔又见一人，面相陌生，谈吐匪气却又不失文采，乃是一奇人。一问才知，竟然是呼啸山庄前二当家的，人称大盗方锐。此人实乃武林正道出身，富贾方氏家的三少爷，因被人陷构失手杀了人，遭到官府通缉又被仇家追杀，只能落草上山做了盗贼，和原庄主林敬言一道，开创了一片水泊梁山。

众人惊奇，问方锐怎忍心摧毁自己苦心经营的一方天地。

方锐答道，我同老林都是被迫落草，实则心中侠义尚在，只偷抢那些贪官污吏与无良奸商，搭救同样无奈上山的兄弟。而今那黄毛小儿不懂江湖规矩，只想做个山大王，目中无人妄图以下克上，危害一方百姓不说，还有损天威，实在天理难容。所幸闯荡江湖之时就识得那太子秋，当今圣上。在下向陛下一诉衷肠，只要饶我死罪便接受招安，亲自去灭了这些乱臣贼子。

有了这前二当家的带路，简直如虎添翼。果不其然，方锐如此这般一番布置，让包荣兴混进流氓当中当了内应，又让唐柔在外面率军正面突破调虎离山，自己则从当初逃生的密道和内应汇合，捉拿了唐刘二人，放话给旧部们，缴械不杀，充军免罪。

至此，方锐智取呼啸，未损一兵一卒，皇帝必然是要重重嘉奖的。众人心悦诚服，都提早尊称方锐一声方大人。

与此同时，叶修与苏沐橙一道率大军通过此地，毫无阻拦地进入了江南地界，与唐柔的胜利之师合围吴王。两军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兵临城下，却在天堑之水遭了东吴水师强力阻拦。

将士水土不服，真龙天子也一时无能为力，只能请来老相识的一位术士。术士名叫魏琛，据说是蓝雨派开创者，虽已还俗仍然以仙人自居，见了皇帝也不下跪，没规矩地邀着叶修抽烟喝酒，被叶修黑着脸拎进大帐。

魏老，在外人面前给天子一点面子行不。叶修调侃。不过烟酒倒是早已给这故交备好了，皆为上等贡品，那魏琛也毫不客气，立即享受起来，一脸理所应当。

哼，你当天子当得爽，有这等好烟好酒，老夫可是历经人沧桑，瞧俺这老脸。想当年老夫炼得仙丹，带着蓝雨弟兄一同升仙，要不是遇见你这天煞孤星，老夫还在仙界享乐着哩。

叶修知道魏琛这也是自嘲自解，便也嘲了自己案牍劳形，活得不像个人。他俩算是患难之交，只不过各奔东西多年，忍不住贫嘴叙旧罢了。

言归正传，叶修请这老术士来是要破对面吴军阵法的。那逐浪真人江波涛道行虽浅，兴风作浪倒是不在话下，北方将士渡不了江，便无能为力。

魏琛一拍大腿，说，交给老夫了！老虎不发威，猴子称大王，老夫引退多年，如今该让这些黄口小儿见识一下了，当年三界第一，如今人界第一术士。

这话就有点令人心酸。喻文州进了宫，还了俗，魏琛倒也不能算人界第一了，只是叶修没有戳破这点。

到了夜里，魏琛登船造势，摆设八卦阵，披头散发，疯疯癫癫，念念有词。

对面吴军见北方水师有动作，不敢懈怠，依照江波涛指示放了几艘小船，船上堆满干草，浇上油脂，欲意火攻。那逐浪真人果真能操控水势，小船无人驾驶却横过江面朝北方水师大船径直撞去。

忽然间阴风四起，水面上漩涡连连，水势反转，大风一吹，小船儿竟然倒行回去，点着了吴军的船。吴军措手不及，纷纷落水而逃。

这边魏琛一声令下，水军乘胜追击。天上乌云密布，惊雷滚滚，降下骤雨，对岸码头火势殆尽，硝烟弥漫，一片狼藉。于是北方将士一鼓作气，冲进了吴国腹地，击了吴军主力一个措手不及。

见己方溃不成军，大势已去，江波涛仍不肯投降。原来吴军精锐并未出动，而是留在后方养精蓄锐。待到对方孤军深入，江波涛要来个擒贼先擒王，却不知这王贼之位是反过来的。

果然经过一番折腾，北方军队已经再而衰，三而竭。周泽楷与孙翔率左右两部，轻取敌军，径直杀到了帅旗下。

这一下可不得了，双方将士都呆住了，竟然有两个皇上，这可如何是好？纷纷不知所措，东张西望。就连志在必得的江波涛也呆若木鸡，半晌说不出话来。周泽楷依旧一言不发，一旁的方明华却觉察到都督眼底的惊讶，又看孙翔无动于衷，便心里清楚了两分。

不过伪帝并未有继续隐瞒之意，对左右都督直言不讳道，我与皇兄同为先皇骨肉，自小分离，如今我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大位，更是为了含冤出逃的孙皇后。尔等不必担责，成王败寇，就此一战。

说罢就下马，到了两军对垒的正中，用却邪指着叶修喊道，你我本兄弟一场，然而天命难违，我已不是那个书生叶秋，是为斗神转世，命中与真龙相克。此事无需殃及天下百姓，吴军造反是我一手引起，切莫怪罪。你我二人在此单枪匹马，一决雌雄，胜者昌，败者亡，圆了这老天造化弄人的愿望。

此刻叶修也是骑虎难下，只能一战了。不过这天命，他早就已经厌倦，什么真龙天子，什么灭世斗神，竟不如骨肉之亲，兄弟之情值得珍惜么？

## 第二十五回 劫难逃天道好轮回 秋雨落来生再续缘

双龙并立，一场激战蓄势待发。

与同周泽楷那场比试决然不同，这双龙相争，必定是要你死我活。王贼不可两立，真假便由输赢而定。

伪帝看似欲意速战速决，却邪乱舞，风起云涌，声势浩大，一击豪龙破军，眼看直取皇帝人头，却被一晃而过。

真龙天子大伞一挥，斗气偏散，有惊无险。又迂回曲折，连招变幻莫测，一时间令伪帝毫无还击之力。然而叶修仍不肯轻言放弃，边行遮影步，边劝道，兄弟骨肉一场，这又是何必呢？

旁人皆叹，到底正道为何？成王败寇不择手段，或是堂堂正正一决高下？看那伪帝，斗神转世，一身正气，一招一式都坦坦荡荡。反倒是真龙天子，还在那虚与委蛇，不拿出点真本事来，做个了断。

平凡俗人哪里知道这其中真意。世间见惯皇子骨肉相争，然而这双龙自幼被养于宫外，兄弟之间深情厚谊与凡人无异。要不是这斗神转世一出，双龙之计早已圆满，除尽宫中佞幸，巩固江山社稷，两人怎会反目成仇。

再说叶修手段，招招以图控制而非伤人，留有余地，若是他下了杀心，那么叶秋也不会不反抗。而伪帝叶秋，此刻深知皇兄的厉害，一时间以观望防守为策，只是出了几招试试那法宝的深浅罢了。

人造的法宝，本不该匹敌仙界战矛。然而叶秋连日来与周泽楷过招训练，对那双枪赞不绝口，笃信护国公乃是欧冶子转世，稀世天才，所造之器，若是为强者所用，也能与他那天造的却邪一争高低。

况且斗神此时虽有前世记忆与功法，却是肉体凡胎。叶秋一介书生，筋骨薄弱，真气不足，难以施展一叶之秋全部实力。要是如孙翔那般，好歹是练过武的身子，情况就不是当下这般相持不下了。若是如此，想必觉醒之后斗神也不会有出逃这一缓兵之计。

两人战得难舍难分，愈发胶着。叶修见劝解不成，便打定主意想让对方却邪离手，便算是分出胜负，之后事情可以另行从长计议。而叶秋了解皇兄胜过世上任何外人，宁可负伤也不能让皇兄得逞。

一来二去，叶秋见那千机伞变幻无常，却并不如却邪锋利强劲，也定下战术，强攻为上。

一阵猛攻，战况急转直下，叶修被逼无奈只好使出些狠招来，却被叶秋一一化解。为保却邪，叶秋负了些本不该负的伤，他知道成败在此一瞬，若是再僵持久些，自己身子就撑不住了。

见那转世斗神已经杀红了眼，尽出绝命杀招。叶修为求自保也只能反杀，一个怒龙穿心反击过去。

此招狠绝，若是中了心脏必死无疑，然而皇帝并未瞄准叶秋心脏，而是手臂。想着就算是废了对方一条手，也好过夺命强，却没想到叶秋用手臂护着心脏，还用却邪横在自己前面。

以叶修所见，刹那之后伪帝便会矛飞，臂断，心穿，人亡。急忙变化矛为伞，以化解怒龙穿心之神速。

鲜血四溅，如秋雨飘落，将红伞染得愈发鲜红，宛如初嫁红妆。

叶修感觉伞那边钝钝的，并未有击中却邪的铿锵之声，连忙将伞收回，竟是看见那废后孙翔挡在两人中间，胸口殷红，面无血色。

孙翔勉强一手握住穿心的伞尖，口吐鲜血，含糊不清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说完就倒了下去，倒在了叶秋怀里。

叶修脸色刷白，伞还举在当空，竟不知孙翔何时介入战局。叶秋也是不知所措，两眼一黑，五内俱焚。可见此战激烈，双方早已不暇他顾，却都未曾想见是如此结局。

众人屏息凝神，不敢出气。

周泽楷懵了。孙翔方才就在自己身边，还跟自己说无论成败，都是朋友一场，勿要怪罪欺瞒真相一事。

不会怪你。周泽楷答道，又见孙翔离开队伍，还以为废后是要同江波涛道别。毕竟武功高如枪王，此时已看出叶秋体力必将不支，大势已去。

然而孙翔一去，便不复返。

回光返照中，孙翔问斗神，若有来生，可还愿意同自己红尘与共，再续前缘。

斗神却一语不发，握住此生唯一所爱之人，眼泪夺眶而出，说，天道轮回，谁知来生你我投胎何处，今生今世相爱一场足矣，岂可令你随我永劫不复。

说罢，斗气迸发，光辉如日。至纯斗气由三界汇聚人间，能量之大连真龙天子都不得不退开数丈，不得接近。

光辉散尽，只见血泊中倒下两人，彼此相拥，难舍难分。

看来胜负已分，大局已定。

先有所动作的是东吴军士。原来江波涛传令下去，捉拿叛臣，那叛臣就是斗胆欺上瞒下妄图取而代之的吴王。

江波涛反水之快令周泽楷始料未及，还正准备冲上去给孙翔报仇，却被方明华拦下。那幕后军师劝诫道，不可意气用事。

周泽楷不善言辞，难以排解心中震惊与愤慨以及委屈之情。他原本相信自己帮助这两人是在报恩，却反而将其推入深渊。若是没有自己助力，这对苦命鸳鸯不仍能过个清苦隐世的日子。

江波涛见大将如此这般情绪，却不急着劝慰。倒是速度投诚，向皇帝俯首称臣，并称吴军上下皆为吴王及那伪帝所惑，不识真龙天子，所有罪责他愿意一人承担，请皇帝放过周泽楷等一干将领，以及吴地百姓。

叶修伫立良久，一动未动，也不似听见江波涛之言。江波涛斗胆抬头窥伺，只见皇帝终于走过去，将两人尸骨摆好，双手合十。又叫来术士，令术士操办后事。

术士法杖一挥，一道烟云环绕，散尽之后那尸骨同施术者都不见了。

江波涛的话仿佛这时才传到皇帝耳中。叶修面无表情，只是说了句，朕会彻查此事。

皇帝不言平身，江波涛仍旧跪着。叶修又走到拒不跪下的周泽楷面前，命他交出当年护国公所赠信物。

周泽楷这才明白过来，原物奉还，然后长跪不起，如灵魂出窍。

叶修交代几名心腹将领主持吴军归降一事，大小事情都处理完毕，见了吴王首级，才回到江周二人身旁。

口谕，江波涛戴罪立功，发回原籍，从此废吴国号，不再设吴王藩位，吴军军权暂归朝廷，即使起交还虎符，不得轻举妄动，吴军将士如有愿解甲归田者，发三年饷银，免除三代徭役。

江波涛伏地接旨。草民江波涛谢主隆恩。

皇帝踱到周泽楷跟前，用碎霜抬起名将头颅，荒火拨开额前长发，端详一番，宣旨道，周泽楷随朕进宫，是为答应。

## 第二十六回 幸余生青灯照古寺 世无常得意须尽欢

尘世间纷纷扰扰，而山寺间青灯高照。

距陶轩带发修行伊始已有一年有余。萧山下木鱼作响，佛香缭绕，一片清静之地，鲜有人来往。

起初，苏沐秋墓前杂草丛生，毕竟皇帝与大统领远在北京，不能常来，陶轩见状便心中一阵悔恨浮上心头，在墓前长跪不起。烦恼丝未断，陶轩也无法剃度出家，只是遵照皇帝旨意每日清扫故人墓地，香火不断，日夜诵经。日子久了，陶轩便感到心中杂念渐渐消弭，越读佛经越是有所感悟，几乎就要踏入空门。

那一日陶轩照旧挑水扫墓，忽然间望见山路上有人行过来。陶轩老眼昏花，走近了才看清是两位僧人，虽年纪轻轻，却有佛相，步步生莲，好似有佛光照耀。

陶轩见状连忙让道，双手合十站在路旁。

山间路窄，三人几乎近在咫尺。陶轩望见那大和尚领着小和尚，面容似曾相识。

萍水相逢便是缘，请问居士有何指教？见陶轩目不转睛盯着自己，大和尚停下问道。

你，你是。陶轩心脏几乎跳出胸口，难以置信地蹦出一个名字，吴雪峰。

阿弥陀佛，贫僧慧云，不知居士所言何人。

但陶轩认出来，此人必为当年旅居自己客栈的那位吴雪峰。吴公子当年同太子秋一道混迹武林，太子登基前却不辞而别，原来是剃度出家了。

掐指一算，陶轩未见吴雪峰已有七年有余，然而高僧慧云气度非凡，想必心境透彻，不似有衰老迹象，因此陶轩一眼就认了出来。倒是陶轩早已两鬓斑白，吴雪峰未必能认识。

再说后面那位小和尚，陶轩不敢去看，却甚是好奇，余光中还是认出来，那人是叶秋。

叶秋还是叶修，陶轩第一眼也拿不准。皇帝当年与吴雪峰关系不薄，若是忽然间出家也不奇怪，只是这小和尚身体单薄，陶轩还是笃定这人是被自己狸猫换太子之计卷入宫廷的叶秋。

小和尚见师父报上法名，也腼腆一笑，向陶轩介绍道，阿弥陀佛，小僧悟秋。

可这悟秋出家未有多时，还是个沙弥，并未度比丘印，却已经凡心泯灭，抛下尘世纠葛，并不像对陶轩有何芥蒂似的。

陶轩想，叶秋或许是同自己一样，被那皇帝发配出家了。可那斗气都到哪里去了？孙翔下场又如何呢？纵使有千百问题，但他知道这二人不会再认自己这俗人，只好道别。

心中杂念频生，陶轩无法再吃斋念佛。挑着水桶到了山下小溪，一桶水都打不上来，水桶丢了，顺流而下。陶轩感应到了什么，也顺着溪水跑出了山林。

城里百姓熙熙攘攘，年年如此，陶轩并不意外。只是他一个山中居士跑到城里，人们见了都避让开来，尊敬有加，笑脸相迎。

即使是苏杭故地，也无人再认出那客栈老板陶轩了，更不肖说那权倾一时的轩太后。

百姓的善意令陶轩倍感煎熬，自己罪孽缠身，不配有这般礼遇，应当为众人所唾弃才对。

兜兜转转，陶轩又来到当年自己开的那间客栈。客栈早已转手多次，如今的老板姓夏，也是个信众，见那居士路过，便请他进来喝水解渴。

陶轩不好拒绝，坐在大堂里边，听着客人交头接耳，仿佛回到当初的日子。

客人都说，自从皇帝平定天下以来，日子就好过了，咱们东吴的美周郎进了宫，皇帝甚是喜欢，这苏杭封地都受了不少照顾，进京营商发达的人越来越多。

另一些还在旧事重提，要不是护国公死得早，也不会有吴王这一出，皇帝不娶他真是作孽。

可作孽的人就在屋里听着呢，陶轩又觉得羞愧难当，心想还是回山里去算了。

又见一人说，就是，那妖后孙翔兴风作浪，幸好皇上英明，率军平定叛乱，将妖后当众给斩了，据说尸骨都没给留，扔到山里去喂老虎了。



你说什么？陶轩大惊，踉踉跄跄走过去。

这位居士潜心念佛隐居多年了吧？

陶轩知道自己失态，连忙解释，今日出山囤点过冬的谷物，要是山下秋天来了，山上早就该下雪了。

那些客人和善地将自己所知一一向陶轩说明，陶轩听完后，谢过这些客人，又谢过老板，一路狂奔回到山里。

吴雪峰和叶秋已经走了。苏沐秋墓前留下了一柄长枪，陶轩认得那是苏沐秋生前最爱之物，被叶修藏起来好多年自己都未曾见过。

陶轩抱着长枪，无言而泣。

山路上悟秋问慧云和尚，那人是谁？他叫得确是师父俗名？

吴雪峰笑而不语，他早该忘记陶轩了，这时却被叶秋一问，仿佛是当年自称叶秋那人在问自己似的。然而出家之人，有些事情知道但再也不会提起了。

为师给你讲个故事吧。

慧云法师讲了个故事。说山上有灵鸟，秋日来临，灵鸟为过冬以落叶筑巢，其中一片乃是前世杀生无数的斗神所化，因此巢中冰冷，凛冬将至，枯叶飘散，灵鸟即将冻死，唯有那片神叶还在，神叶见灵鸟将死，终于产生佛心，燃尽自己让灵鸟浴火重生，佛祖怜悯，将那灰烬点化，成了棵菩提。

慧云问悟秋这故事有何深意，悟秋回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吴雪峰点头称赞，又望着山上红叶，想起天边宫墙内那片，又何时能放下呢？

人生得意有尽时，落叶归根无绝处。

## 第三部 斗破山河

### 第二十七回 攀枝头乌鸦变凤凰 堕凡间淤泥终不染

吴地之乱已平息多日，龙颜却依旧不悦。皇帝郁结在心，返京后三月未能上朝，文章奏折虽照旧批复，文武百官却不得一见，心中不免疑惑。

而那后宫之中更是没了安宁，个个嫔妃都如临大敌，寝食难安。

身为六宫之主，王杰希虽不言表，却也有所怨言。原来那叶修回宫后，竟一次新添了两位妃子！算上御驾亲征前纳入后宫的那一位，就是三位新晋了，都承了皇恩，得安排符合妃位的住所、奉纳及随从，令王皇后忙不过来。

皇后已许久未能侍寝，见皇上那谕旨，眉头紧皱。谕旨上写，原封那罪人周泽楷为答应，不过念其对皇弟多有照顾，将功赎过，又承了朕恩，即日起封为嫔，从五品，赐承欢殿。

谕旨又写，苗人张佳乐，投诚天子，令苗疆不战降服。朕因此大赦天下，普天同庆。张氏有大功于江山社稷，特设香妃封号，赞其为人君子如兰，流芳百世，位同四妃，正三品，居沉香阁。

谕旨末尾宣道，朕甚喜方氏三少爷，其于平定呼啸山庄时居功至伟，忠心不二，又出身名门，宜封其为贵妃，即日起为永乐宫之主。

看完谕旨，王皇后暗自叹气。他王杰希知道叶修素来不好男色，娶妃皆是事出有因，就连自己也是一例。可这三人被纳的理由却未免有多少牵强，难道平定天下非联姻不可么？

虽为后宫之主，曾为尚书的王杰希有权倾朝野位极人臣之野心，知道若是昔日太子秋，必不会避诸武力，如今却万事以和为贵，厌恶兵戎相见。皇帝将张周二入入后宫，意图天下太平。虽也是好事，实则有失天威，王杰希担心后患无穷，却因身居皇后之位而不得以相谏，否则即是干涉朝政，落得后宫乱政的污名。

王杰希尤为不悦的是，叶修竟然纳方锐为妃，甚至命其四妃之首的贵妃之号，地位仅次于皇贵妃，又赐永乐宫，可见恩宠不低于当年邱妃，赏识有加。此事令知情者皆无言以对，都觉得皇帝瞎了眼，黄少天也是一个。

剑圣眼中宫里最应得宠的就是同为出身蓝雨阁的喻皇贵妃。王皇后德才兼备而美色不足，居皇后之位是那叶修与之进行了晦涩勾当，绝不是因为宠爱。至于其余妃嫔，不是有罪就是出家了，没一个正经的剩下。剑圣不以家世美貌评判，但认为贤君也应配佳人。喻文州虽出身平民，却凭自身才智和毅力修得仙籍，出类拔萃，后成为蓝雨阁主，令门派发扬光大，为仙道正途。气质脱俗，文采飞扬，性情温和，思虑深远。下嫁凡间是委屈了些，可黄少天知道喻文州素来和叶修有惺惺相惜之

情，相遇于江湖之时便屡次对棋弹琴，每每难舍难分，也算是有些情谊。回想起来，剑圣愈发觉得两人早就有瓜葛，却因喻文州仙籍在身不得有结果，现在有情人终成眷属，那狗皇帝却开始冷淡起来。莫非镜中花水中月成了真，便不再爱惜了么？

皇贵妃倒是自己不急，依旧每日吟诗作画，闲庭信步，对宫里新起的鼓瑟之音充耳不闻，连黄少天的劝诫也一笑了之。

少天不必忧心此事，我自有算计。喻皇贵妃收起折扇，点了剑圣额头。

那周泽楷也便算了，江东美周郎，我翻墙偷见过一次，确实美若天仙，人有奇相。出身将门，武功卓著，曾雄踞一方，算是门当户对的亲事，也不过封了个嫔。苗疆小主，那是异域风情，联姻关系江山社稷，另封一妃位也算是合理。就是怎么也想不到，为何叶修要如此恩宠方锐那小妖精？给他封了贵妃，还住永乐宫。这厮何德何能比得上你老喻？

喻文州听完黄少天的气话，虽然感动但也哭笑不得，急忙拉住那好似随时要冲去找方贵妃麻烦的剑圣，将其拉至榻前，低声细语道，少天小心隔墙有耳。

我有御风之术，闲人听不到。

皇贵妃沉下脸来，耐心解释道，剑圣久入仙途对凡人心境有所不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终有凋零之日。家财万贯，庙堂高位，终是皇恩浩荡之果。皇帝日理万机，又因痛丧骨肉而郁郁寡欢，周嫔与香妃毕竟背靠外戚，乃是外人，不能交心，怎比得上身世曲折只能依靠皇帝的方贵妃？再说方锐进宫前就已是叶修心腹，又建了奇功，若不是我早早布局，恐怕这皇贵妃之位也是他的了。

若是如此，你也甘心？黄少天听完喻文州这番肺腑之言，也冷静下来。冷静之余，也有所触动。原来皇帝也是身不由己，案牍劳形，骨肉相残，竟连个交心之人没有。难怪数月前与其履行切磋比武之约，百忙之中叶修竟然还真赴约了，比试期间还与自己废话许多，也不嫌自己吵，最后输了也喜笑颜开，怕不是故意为之。

剑圣又听得身旁挚友所言，两情相悦，又岂在朝朝暮暮。

喻文州说得真情实感，两眼似有发红，目光直视剑圣，似有千言万语要倾诉却说不出口。

清心寡欲修仙之人也为之动容，黄少天鼻子一酸，怕自己出糗，便背过去，强做平静，说，老喻在宫里太辛苦，我看不下去，只能再陪你一阵了。阁里无大事时，就在此歇息，反正那皇帝也管不着本仙来去自如，没事陪他过上两招解解闷，兴许提起你能让他多来看看你。

少天……

老喻你无需多言！

其实我……

喻文州话音未落，就将黄少天拉回榻上。黄少天惊愕中毫无抵抗，任凭其吻上嘴唇，唇齿相交，有一异物被送入口中，似是灵丹妙药，令其顿觉异样，而身体已不听使唤。

待到喻文州收起攻势，坐回床边，黄少天支支吾吾质问道，老喻所下何药？为何如此对我？

那皇贵妃故作镇静，冷冷解释道，此物乃当年王杰希所赠，意图邀我背弃师门与之下山，被我严词拒绝。入仙籍后，我心却有所属，却因畏惧破戒一事而不敢肆意妄为，等到证实为真龙所破戒之人无需偿命，方才断然决行，身染污泥。余下之事，多说无用。

只见喻文州站起身，唤道，陛下，臣妾已准备妥当。

黄少天朦胧中看见叶修从密道里闪现出来，来到榻前，于自己耳畔说道，吾友，得罪了。

## 第二十八回 征塞外大漠孤烟直 定江山繁花终一梦

韩文清于京中养伤已有数月，其间曾投靠其麾下的苗疆百花寨前寨主张佳乐有来探望，原是张新杰放心不下镇远君唯一主帅，特派人来催促，却未能想到这张佳乐一去不复返，成了皇帝妃子。

如此变故令韩文清也始料未及，他只知道那日张佳乐来探望自己，被同来探望的叶修撞见，三人叙旧，又勾起江湖往事。张佳乐伤感于流亡在外，身不由己，若孙

哲平还在，百花寨便不会起兵造反，天下太平。叶修若有所思，竟当即决定，要纳张佳乐为妃，这样一来便有名义攻打苗疆，收复爱妃故土，平定天下。

皇上此言可当真？韩文清诧异，皇帝纳妃竟如此草率，亏得张佳乐与叶修算是故交，否则自己更难以释怀。

当真。皇帝笑道，难道老韩也想做朕的妃子？不如，朕封你为德妃？

韩文清大怒，气得拍案而起，不顾君臣身份，一把揪住叶修，质问道，你可曾问过张佳乐情愿不情愿？你做了天子，一言九鼎，凡人皆不敢违命，但绝不可忘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理。

将军息怒。张佳乐连忙圆场，陛下这是醉话。

叶修哭笑不得，朕滴酒未沾岂能说醉话？

张佳乐懵了。他不知皇帝素来不善饮酒，以为韩文清特意另备的一壶乃是御用佳酿，自己方才还有些嘴馋，没想到叶修杯里饮的是水。

停滞半晌，张佳乐才回过神来，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然后伏地不起，求皇帝原谅自己早已心有所属，且人老珠黄，配不上皇帝天恩。自己别无所求，但求将来攻打百花寨时皇帝能看在自己以死相谏份上，饶恕苗疆无辜百姓，求皇帝放过身不由己接下自己烂摊子的二当家邹远，只严惩那姓于的孽障。

说罢，欲飞身撞梁一命呜呼，被皇上及大将军一同拦下。

张佳乐啊张佳乐，怎如此冲动？叶修解释道，朕是缺个征讨苗疆的大义名分，娶你是为了江山社稷，待到天下太平，他日你可借口出家离宫，隐居山野，朕必不拦你。君无戏言，今日大将军在此为证。

听者将信将疑，见一旁韩文清默不作声，并无反驳，终于卸下包袱。羞愧间张佳乐甩开叶修，还是跪下谢了皇帝恩情。

皇帝又逗乐道，爱妃何时愿意圆房？张佳乐如惊弓之鸟又退了三尺，引得皇帝放生大笑，韩文清怒目而视却隐忍不发。

原来当年韩文清与叶修相识于江湖，正当年少。自称叶秋之人并不知自己身世，两人针锋相对，外人皆以为其视彼此为敌。然而恰巧相反，二人私下关系密切，到了肌肤之亲的地步。韩文清不善言辞，直来直往，却到了临门踹不出那一脚，捅破

那纸窗户。且叶秋当时似乎也是逢场作戏，时时心不在焉。令韩文清心灰意冷，不辞而别。临别不久，就传来太子立储消息，所封之人正是那叶秋。

太子爷凡是娶不得，只有太子娶人的份，韩文清一介草民，不得有那非分之想，遂完全作罢。于是对天立誓精忠报国，为太子殿下夺得天下，扬名四海，流芳百世，千秋万代，自己再无私情。从军后，韩文清凭着武功和正气，受到将士爱戴，屡建奇功，先帝命其为镇远大将军，出征塞外。这一别就是六年有余，乃至伪帝临朝那年，方才入关觐见。

大将军之情深义重，日月可鉴，奈何皇帝不知是糊涂还是明白，一直绝口不提此事，今日忽然间调侃起来，又方纳新人为妃，勾起韩文清心中一番波澜。

好在小聚后皇帝需要立即御驾亲征江南，只是话风一转，令大将军协助御林军坐镇京中，以绝后患。

后日皇帝返京，却如同行尸走肉，原来是失去骨肉至亲，气血攻心令龙体欠安。攻打苗疆一事便落到了韩文清头上，大将军义不容辞，率大军压境，又携张香妃劝降书，同皇帝特赦诏书，恩威并施，终于令苗疆不战而降，功德圆满，英勇凯旋。

等到回京领功之时，却听闻皇帝沉迷男色，不思朝政，大将军将信将疑。而因其劳苦功高，皇帝竟然于御花园特设宴席犒赏，将军方得以一见天子。

庆功宴当日，韩文清戎马衣装，威震席间，与宫廷靡靡之音反其道而行之。御座前将军行了大礼，皇帝命其平身，韩文清目光如炬，似是要将叶修看穿。而皇帝自觉尴尬，连忙令再度召回朝廷的肖时钦也上前来，一同交代道，朕连日来四处奔波，连战连胜，却因皇弟一事倍感心伤，今天下已定，朝中有肖大人做百官之首，军中有韩将军一声令下，足矣。望二位多多担待。

肖时钦二话不说，立即谢主隆恩。而那韩文清却不为所动，瞥一眼正在皇帝身旁若无其事吃着点心，笑靥如花的方贵妃，又瞥一眼端坐侧席无所事事的张佳乐，心想王杰希怎么能忍得了如此行径？大将军气从中来，拂袖而去，落得喜从天降二度官拜宰相的肖时钦尴尬不已，站也不是跪也不是，直到皇帝惊愕中回过神来令其平身免礼。

将军离去，宴席照旧，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皇帝独宠一人之实，人尽皆知，闲言碎语，不绝于耳。宴席散后，肖时钦越发觉得不对劲，四处打听大将军下落，得知韩文清竟然一骑绝尘出了城，连随从都没有招呼。于是赶忙备悍马，快马加鞭追了上去。

追了半日，月明星稀，肖时钦终于将韩文清拦下，劝其返回皇城，不辱使命。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镇远军全体将士都要陪葬。如今皇帝万事以天下一统，太平盛世为先，大将军若是此刻出关，未免微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望将军保重。

韩文清听完宰相之言，句句在理，然而实在是因为私情未了，冲动过头了，如今覆水难收，不知如何是好。

肖时钦又言，如皇帝所愿，军权交予苏郡主，解甲归田，最好不过。

最差如何？

大逆不道，以死谢罪，牵连部下，殃及无辜。

宰相讲明道理，韩文清方才决意听其所言，他是功高盖主，骑虎难下，里外不是人。亏得叶修不是心怀嫉妒的小人，但若触及天下大事，想必也不会给自己留什么情面。

思前想后，韩文清心回意转，跟肖时钦回了京。打算跟皇帝请罪，同时传话给远在边疆的张天师，若自己有难，务必稳住军心，镇远军是天子之臣，宏图霸业，皆是天威，不可谋私。

大将军跪拜庭中，皇帝却不理睬，宫人窃窃私语认为韩将军大势已去。

忽然间宫内骚动传出，韩文清听到有人轻声细语，不得了了，香妃被苗疆贼人劫了！

张佳乐，你也糊涂了？韩文清暗忖，见无人顾暇自己，便起身离去，去探个究竟了。

## 第二十九回 百鸟啼凤鸾舞九天 风沙乱缠绵到天涯

那日宴席韩大将军失了态，宫里宫外皆以为天子震怒，哪知叶修根本未曾放在心上，倒是肖时钦劝谏了几句，说是君王倘若不立威信，放任自流，乱臣贼子都有了熊心豹子胆，不利于长治久安。

皇帝觉得此言有理，虽然自己了解韩文清为人，但也不该如此放纵，毕竟君臣有别，不似从前。然而叶修并不愿同韩文清彻底断绝情义，便默许了宰相行径，并未派兵追捕大将军，而是放任肖时钦自己处理。

宴会并未因此波澜而中断，倒是因没了外臣而热闹起来。方贵妃见皇帝心思凝重，百般劝慰，又假装醉酒，在众人面前舞了一曲神海无量，终于逗得皇帝一笑。方锐向来口齿伶俐，又放得下身段逗趣，果然皇帝独宠不是白得来的，令在座妃嫔皆咬牙切齿。

香妃倒是无意争宠，恍恍惚惚，心不在焉，神游四海。不知不觉间多饮了几杯，又不胜酒力，真的醉了，竟然起身也舞了起来。

苗疆之人能歌善舞，异域风情令人眼前一亮。香妃声如百灵鸟般婉转，舞如燕尾蝶般翩翩，只是因为酒劲使不上力，终于趑趄趑趄要跌了，被皇帝一个闪身搂在怀里。

香妃醉了，来人，送回宫去，好生照顾。

方贵妃连忙叫道，臣妾也醉了，皇上送臣妾回宫。皇帝无奈，摆手让众妃嫔都回了。

永乐宫本已张灯结彩，等小主带着皇帝回宫，却没想到皇帝送贵妃到了宫门，就起轿走了，令内司府宫人不知所措。方贵妃大怒，御赐的点心全倒池子里喂锦鲤了。

叶修倒并未多想，只是联想起张佳乐酒品连自己都不如，好生担心，一定要亲自探探情况才能安心。这香妃他可得宝贝养着，出了岔子苗疆不又要造反了？

沉香阁位置偏僻，原是太医院的一座阁楼，用来存放熏香，后来太医院迁至另一处，这片地就造了个殿，阁楼就改成了寝宫。倒是别有一番风情。香妃入宫后，皇



帝为了缓解其思乡之情，特意令人种下百花百草，冬日宫墙内外都点暖炉，夏日从冰窖取冰，保证四季如春，百花不谢。

此刻沉香阁自然是春意盎然，皇帝一进阁楼，就见那香妃半醉半醒，差点没从窗户跳下去。虽然张佳乐也是习武之人，可这醉着就不知道能否向平时那般身轻如燕了。

皇帝赶走外人，关上门窗。宫人喜出望外，内司府慌忙挂了灯笼，都在阁外面面相觑。而各宫探子都忙着告密，香妃得宠了。

而叶修扶张佳乐回榻前，张佳乐大哭，然后昏睡过去。皇帝决意尽早送其出宫，不过不知香妃在外可有依靠，若是又寻死觅活可如何是好。若是那大孙在，张佳乐也不至于如此颓废。话说回来，这当年第一狂剑生死不明，杳无音信，也是令人唏嘘不已。

皇帝此时不知，他那钦差楼员外新雇的镖头就是第一狂剑孙哲平。江南归来事多如乱麻，楼员外也并未禀报得事无巨细，所以消息就这样漏了。

次日香妃醒来，惊觉皇帝一宿未眠守在床边，大概是清晨才背靠榻前雕花木入梦。

张佳乐过意不去，欲扶叶修躺下，哪想到皇帝其实假寐，盖以诱人，沉沉压了上去。香妃推搡了几下，之后也便从了。

本以为这香妃会抵抗到底，若是如此皇帝必不会强求，哪知会如此顺利。皇帝食髓知味，又翻来覆去数次，直至卯时将过，竟然精神抖擞，想着不如去上晚朝了。满朝文武被弄得措手不及，诚惶诚恐。不过见皇上一扫前日阴霾，也都欢欣鼓舞起来，朝堂后一阵热议，贵妃尽会醉酒误国狐媚妖术，不如香妃招蜂引蝶妙手回春。

此话传到楼员外那里，可令其如坐针毡，果然孙哲平已不知去处。楼冠宁急忙求见骠骑将军唐柔，求将军于孙大侠闯祸前将其制服。唐柔一口答应，不过不知其因。

听楼员外指点，骠骑将军来到内宫外围，四处巡视，果然找到一人，鬼鬼祟祟，身佩大剑，图谋不轨。

唐柔当机立断，速战速决，哪想到对方武功高强，竟然拦不住，眼看就要功亏一篑，旦见一金羽箭袭来，将敌人定在了墙上。

大统领？

柔姑娘何故在此喧哗？若不是我直部巡查至此，没有通风报信，叶兄恐怕早就知道了。

你是那苏沐橙苏郡主？孙哲平未曾见过郡主，不过人在江湖也听过不少风言风语，说苏沐橙其兄原本是要做皇后的，却被人暗算了，留下这一孤女，皇帝视其为亲骨肉，亲妹妹，予以重任。今日一见，果然美人名不虚传，且武功高强，不辱其兄之名。

苏沐橙莞尔一笑，你是那孙哲平孙大侠？

唐柔不知第一狂剑为何人，不过方才交锋过后知道这是个高人，还越战越勇，想要多切磋琢磨一番，将楼员外所托几乎忘得九霄云外。现在忽然想起，连忙招呼苏沐橙道，此事千万莫禀报皇上。

此乃欺君之罪，唐姑娘好大的胆子，那你师父也敢瞒着？叶修不知何时已闻讯赶来，就将闹事之人逮了个正着。

不过叶修也不知如何是好，见了孙哲平也有些打怵，这阴差阳错自己岂不是成了拆散一对鸳鸯的恶人？可他同张佳乐都不知孙哲平下落，茫茫人海，皇帝哪里知道此人就大隐隐于皇城，还是自己心腹的手下。

叶秋……陛下？

是叶修。皇帝更正道。兄弟之名如今乃是其痛处，无人敢提起。不过此言又令其回想起秋雨落下之日，此情此景，令皇帝不禁心软。

孙哲平也不跪，用力将苏沐橙的金羽箭扯下来，交还于郡主。又将手中大剑挥了两下，罪臣该死，请陛下成全。说着要刎颈自尽，却被叶修一把拦下。

皇帝连连叹道，尔等苗人动辄爱寻死觅活，朕受不住，不如一见，了却一桩心事。竟然领着孙哲平，由密道折返后宫沉香阁。

香妃此刻正沐浴更衣，见皇帝领着故人闯入，羞愤难当，不顾身份将二人轰了出去，磨蹭半晌方才出门，身着布衣，求皇帝成全。见香妃薄情，皇帝也不再挽留，说，就当你我今生未曾相识。

孙哲平欣喜若狂，张佳乐却心有芥蒂，但并不言表，默默随着意中人一路狂奔至宫外，留下叶修只身一人。

见张佳乐一步三回头，孙哲平于宫墙下停止前行，问，是否物是人非，你已移情别恋？

张佳乐答，陛下有恩于我，更有恩于苗疆百姓，我心有不忍，却无法背弃真情实感，因此良心煎熬。但愿于你浪迹天涯，忘却这份烦恼，只可怜陛下群芳中却孤芳难赏，腹背受敌。

孙哲平劝道，陛下吉人自有天相，定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张佳乐破涕为笑，但愿如此。

二人情意绵绵，终于前嫌不计，一去不复返。追上来的韩文清撞见这最后一幕，便知道张佳乐并没有糊涂，又折回去继续负荆请罪了。

### 第三十回 生灵灭相逢不相识 春易老群芳妒红颜

宫中诸事纷扰，朝堂动荡不安。亏得肖时钦确有治国之才，东山再起之势，令文臣武将甘拜下风。

宰相权倾朝野，位极人臣。力谏皇帝削藩，由朝堂独揽大权。皇帝却胸怀宽广，不仅不治大将军韩文清之罪，甚至加封其为武成王，认其为异姓兄弟。诏曰，韩文清德高望重，刚正不阿，武艺卓绝，功盖千秋，与朕情同手足，封武成王，赏良田千顷，赐免死金牌一枚，令汝直言不讳，忠言逆耳，匡扶社稷，为朕之手足。

此诏一出，众人称赞，圣上英明，倒是显得宰相肚里不能撑船了。肖时钦暗叹不如叶修，韩文清封王，此举妙哉，既夺了实际军权，又令其旧部无法怨言，明升反降，对内牵制了文官势力，使得自己党羽受阻。

不过肖时钦其人野心虽在，却过于谨慎，且以明哲保身为第一要务，因此并不在乎这一时得失。忖度何时可用上自己所持的杀手锏。那杀手锏正藏于宰相府上，深闺当中。肖时钦回府，每日第一要务，就是看紧这宝牌，呵护有加。

数月后，见时机成熟，宰相秘密向皇帝进献一美人。起初龙颜不悦，认为肖时钦不务正业讨好主上，该罚，但也要见过所谓美人再定，于是答应一见。于是一台大轿悄无声息进了宫，可那上面的人却并非初次入宫了！

盖头掀开，一张熟悉面容现于眼前，叶修大惊，此人正是那废后孙翔！孙翔战战兢兢，低头跪拜，天真纯直不假，却少了当初的傲气。

大胆肖时钦，竟然将这罪臣接回京中，是想气死朕么？皇帝呵斥道。

而那宰相也是小心翼翼，连忙跪下，微臣无意冲撞陛下，只是回乡任两湖总督之时，微臣发现这罪人流落街头，惧其惹是生非，图谋不轨，将其秘密关押，却未能想到这罪人一病不起，把了一脉，似是喜脉，便不敢自作主张，好生相待，直至有得恩准，将其呈给陛下，待陛下定夺。

叶修定睛一看，果然孙翔身形微变，小腹已显，元气运行不似从前，此事明眼人一看便知为真。

回想起决战江南后，叶修命魏琛将伪帝及废后藏在山里，对外宣称两人已身故。又命其将二人记忆以法术消除，将叶秋托付于已是慧云法师的吴雪峰，远离尘世，以求安康。至于孙翔身孕，叶修当时并未觉察，魏琛也不懂医术，自然非有意欺君罔上。记得后来那术士有来报，二人记忆皆除，养在山里不是个事，不如放了吧。彼时叶修心情已平复，觉得无需再治孙翔的罪，令其自生自灭最好不过，就同意了魏琛的做法，哪想到孙翔被这肖时钦捡了去，还给大着肚送了回来。

皇帝拿不定主意，只好密宣太医来检验真伪。这位太医也是叶修心腹，姓安，名文逸，原是韩文清旧部，张新杰张天师的众多弟子之一，不过道行太浅，天师恐怕并不知其去向，安文逸当初于京城为镇远军采购药草，被秘密出宫的皇帝看上，悄悄收为己用。

安太医不紧不慢，诊得细致入微，许久没有结果，皇帝越看越急，肖大人也在一旁急得如坐针毡，怕安文逸作诊出什么岔子。

过了半晌，太医启禀陛下，此人确实有孕在身，已五月有余，此刻正是安胎养气关键之时，不宜受到刺激。

安文逸虽诊得慢，但没有一次不准的，叶修信得过其结论。皇帝掐指一算，五月前正是叶秋被斗神附体携孙翔出逃那几日。孙翔武艺高强，逃难中也不会和闲人有什么瓜葛，腹中胎儿定是伪帝留下的，也算是自己的骨肉至亲。

思来想去，皇帝即下口谕，罪人孙翔戴罪立功，不予追究过往罪业，即日起恢复宫人身份，待产下皇子再予封赏。

又向肖时钦下诏，宰相肖时钦体察入微，心思缜密，挽救皇室骨肉有大功，隐瞒孙翔身孕一事盖不追究，应当重赏，但因此事宜密不告人，也于皇子诞生之日一并处理。

肖时钦谢过皇帝，连忙叫不知所措的孙翔也叩谢天恩。孙翔记忆丧失，只知肖时钦为自己救命恩人，如今突然被告知自己身怀龙胎，震惊之情溢于言表，还未谢过皇帝，斗胆抬头一窥龙颜，哪里知道看到叶修的脸后，忽然间头疼欲裂，不知何来悲愤之情贯穿肺腑，气血攻心，昏了过去。

不好，动了胎气。陛下请速回避。安太医急忙用银针扎了孙翔穴位，孙翔这才呼吸顺畅起来。肖时钦也吓得脸色发白，支吾问道，陛下，此等状况，不宜令其进宫，不如继续于宰相府中修养，以免伤了龙胎。

然而叶修坚持骨肉不可分离，待孙翔好转，令安文逸秘密将其送入一处冷宫中，派专人把守。但这风声，依旧是透到了宫内各处。

众人皆知肖大人向皇帝进献一绝世美人，身份卑微，因此皇帝不敢明媒正娶，才悄悄金屋藏娇。王皇后听了轻蔑一笑，喻皇贵妃却有了疑惑，毕竟如今宫中还有一位，也是承了皇恩又并未封赏之人，而此人正在自己宫中静养。

皇贵妃叮嘱下人探听新人消息，自己贿赂了内司府，皇帝翻的牌子，全成了自己的。叶修毫不知情，当晚入了卧房，不见皇贵妃人影，反倒是黄少天一人在榻上板着脸，叶修便知纸包不住火，孙翔之事喻文州已经知道了，如今想给黄少天也讨个名分。

黄少天自那日来一直羞于见人，更别说叶修了。见皇帝进来，一顿乱打，叶修好不容易将其安抚住，身上吃了几下，伤得不轻，便遂了皇贵妃意思，又宠幸了剑圣，答应择黄道吉日给黄少天正名。

于是数日后，钦天监报上宜双喜临门吉日，皇帝正式册封黄仁妃，蓝雨阁及信众皆哗然。又借口孙翔过往只是受伪帝蛊惑，如今有了皇子，戴罪立功，封了孙贵人。

几家欢喜几家愁。如今蓝雨出了两位妃子，王皇后已无法不在意，几次当众刁难了皇贵妃，也给不懂宫里规矩的黄仁妃来了个下马威。方贵妃见二宫相斗，并不掺和，只是见不惯孙翔，将御膳房准备给孙贵人的点心都扣下了。

唯有周嫔欢欣鼓舞，见那孙翔无事，欲前往探望。哪知一见，孙翔却认不出自己了！周泽楷忍住泪水，抱住这生死之交，小声说道，有事找我。

孙翔自觉莫名其妙，然而这周嫔他觉着眼熟，还待自己亲切，心中涌起一阵感动。不过纳闷，这周泽楷美若天仙，皇帝怎么不宠着他呢？

### 第三十一回 病梅谢蓝桥飘春雪 心已死黄雀鸣无声

这孙翔一回宫，宫里鸡犬不宁。天子坐拥三宫六院乃是常理，因此前日所纳数名嫔妃，王皇后尚且不置可否。可接废后回宫，腹中所怀并非皇帝亲生骨肉一事，令王杰希不能释怀，亲自质问皇帝。皇帝支开左右随从，答，昔日是你献出双龙之计，本应功成之后，许那孙翔于皇弟作王妃，也算是对上下有个交代，如今皇弟身故，皇弟的骨肉即是朕的亲生骨肉，若真能诞下皇弟之子，分封为王，便能继承皇弟香火，也不须立储。

王杰希欲言又止，除去邱妃那一死胎，孙贵人这孩儿便是长子，虽说无立长之说，可人心难料，自己若不能诞下皇儿，微草堂地位不保，如今蓝雨二人虎视眈眈，黄仁妃格外受宠，就连那方贵妃都暗淡了两分，怀上龙胎是迟早的。

皇后于宫中孤立无援，立即决意拉拢既不受宠又孤身一人的周嫔。周嫔戴罪之身，地位低下，好在生得好姿色，王杰希自愧不如。只是这周泽楷不善言辞，因吴军被废一事有所介怀，也不对皇帝尽心尽力，因此进宫后便被冷落至今。

与周嫔相反，黄仁妃天生妙语成珠，原本在仙家时便与叶修交好，虽仅是江湖义气，也算是莫逆之交，且黄少天性格讨喜，也不像那韩文清不懂变通。如今木已成舟，剑圣也怕自己反抗过度连累了喻皇贵妃。皇贵妃这一算计之深远，连自己人都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刻。

那皇贵妃诡计多端，甚至强留仁妃于自己宫里，等于皇帝无论翻了谁的牌子，另一人皆有机会承受皇恩。甚至有流言蜚语，夜里皇贵妃与仁妃二人共侍一君，令皇帝赞不绝口。

此等秘闻，流传甚广，好事者以为冷宫之中必有嫔妃恨妒此事，于那宫墙外窃窃私语，又不时高声讪笑。孙贵人听了，并未有所察觉，而周嫔更是不通此道，听完哼了一声。只有那冷清宫门深处，有一人惊而坐起。

此人不是他人，正是那同出蓝雨阁的许博远，化名蓝河居于宫中，伪帝登基时，皇帝于宫中受其隐蔽，也承了皇恩，却被遗忘至今，如今已怀胎八月有余。原本蓝河久居深宫，消息鲜有传达，被除了仙籍后，加上怀胎，功力大减，又无人照顾，病卧在床，心想若是说了出去，怕自己得和邱妃一个下场，便秘而不宣，甚至连皇帝都不知此事。

如今蓝雨两位大仙都已入宫，蓝河以为有了依靠，便以门派密令传至皇贵妃宫中。喻皇贵妃知晓后大惊，毁了密令，生怕那黄仁妃也看到。

连日来，黄仁妃受尽恩宠，似已平复心情。黄少天生性好动，又不愿受拘束，好说歹说，喻文州终于答应其飞檐走壁出宫去玩，谅其不敢抛下自己独自离开。黄仁妃信守约定，只是在宫里转转，没想到一转就到了周嫔府上。

先前黄仁妃讲过，那周嫔确实美颜盛世，却无人问津。如今自己得了宠，黄少天觉着叶修真是奇怪，又想起周嫔这茬，便鬼使神差来了这里。

虽然做不成神仙，剑圣武功却不减，可见修为了得，也难怪喻文州放心其独自游荡。于是飞檐走壁，攀在梁上。剑是被皇贵妃没收了，可御风之术尚在，不怕被人察觉。

黄少天只见那本应冷清的宫里，竟然活色生香起来。内室里靡靡绯绯，如今这还俗仙人也知道所闻何事，顿时面红耳赤，却又好奇不已，于是揭开梁上瓦片，竟然

看到那周嫔被皇后治得服服帖帖，好似是自己经历过那般状况。想起喻文州所言，药是王杰希赠的，莫非……

一时间黄仁妃不知所措，胡乱逃窜，轻功一飞，飞到了一处从未来过的宫里。宫里冷冷清清，四处杂草丛生，门扉破败，只听得里面有人的哀怨叫声。

黄少天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寒毛耸立，总觉得顿时阴风四起，方才热辣辣的感觉顿时全无。唐突之下，仁妃闯入房内，只见一熟悉身影在那里，榻上还有一个人，正在哀嚎。

那人并未转身，却已觉察仁妃存在，轻笑一声，少天，本不想被你看见，如今却瞒不住了。

老喻？黄少天纳闷，怎么堂堂皇贵妃会来这冷宫，莫非喻文州和方才那王杰希是一路货色？

胡思乱想挥之不去，黄少天思如乱麻，又听那挚友说道，此人后患无穷，为了你，我喻文州就是造孽下九层炼狱也在所不惜，今日之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榻上那人叫声愈发惨烈，但此乃冷宫当中，无论如何叫唤都无人应答。黄少天冲上前去，一眼望见那人面色惨白，汗如雨下，而腹中隆起，血流成河。

从未见如此状况，黄少天本能反应，欲夺门而出，却被皇贵妃用法术一把拦下。喻文州虽久居宫中，不常操练，但法术依旧了得，且这术士本就不专精体术，所以功力非但不减，还因没了门派规矩而修得异端妖术，简直无所不能。

术士使出六星光牢，定住剑圣，使之无法行动。黄少天只得眼睁睁看着榻上之人难产而歿，悲怆悔极，泪如雨下。

他是何人，为何害他？仁妃哽咽道。

皇贵妃笑里藏刀，解释道，此乃我无意间埋下的祸根，实属失算，谁知那叶修偏留龙种于这般无名之人，害我多此一举，被你撞见，旁生枝节。此等肮脏之事，少天生性纯良，做不来，我也不愿你做。如今孽种已除，少天，你大可放心，皇帝必须立你作皇后，一切我自有安排。

良久，黄仁妃才于齿缝中蹦出句话，喻文州，我不认得你了。

你就未曾识过我。皇贵妃戏谑，放开咒术，任黄仁妃如脱兔般一溜烟逃了。



黄仁妃失踪了数日，皇帝着急，皇贵妃却一言不发，宫里都说是二宫起了内讧，仁妃被气回阁里了。叶修实在是忍不住，正欲发落，却听到内司府来报，说仁妃找到了，有太医看护，身体无恙，只是……

只是什么？皇帝盛怒，见喻文州脸色苍白，有不详预感，便不等下人作答，亲自飞奔至太医院一探究竟。

只见那黄仁妃目光呆滞，面无表情。

安文逸急忙禀报，仁妃受了刺激，起初如惊弓之鸟，服下汤药后便不再惊厥，却没了神，恐怕已经……

皇帝盛怒，可医否？

安太医急忙跪下，微臣无能。一千太医皆随之跪下，皇帝如受五雷轰顶，茫然间问那仁妃可还记得自己。

仁妃笑呵呵，却从此以后再也未能言语。

### 第三十二回 怨憎会旧爱恨新欢 爱别离人生有几何

为医治黄仁妃，皇帝求助于精于医术的张天师。张新杰接到密旨，心中却已有几分猜测，待来到宫中，见安太医神态愁云密布，已明了事态严重，连忙随其来到黄仁妃寝宫。

一番查验后，张天师道，启禀陛下，仁妃所患乃是心病，病状突然应是受了不小打击。贫道素来了解，剑圣生性耿直，快人快语，修仙正道传人，心性纯良。如今却无法言语，定是因为不愿与宫中恶行同流合污，却又不能诉说真相，自相矛盾，无法化解胸中积郁，因此表征为痴癫之症，即不听不看不想不言，形同行尸走肉。

皇帝听了，心服口服。因与亲骨肉被迫相残，自己也曾感同身受，确实如有痴癫一般，三月不思朝政，但因自己早已见识过不少人间疾苦，悲伤离合，所以便得以藉寻欢作乐，终于平复心境。

而这黄少天，据其恩师魏琛所言，不谙世事，年纪方少时便被他魏老仙人带去修仙，后来武功道法高强，也几乎未尝一败，因此自始至终并不知道人世险恶。

本想着有喻文州照顾，也并无大碍，宫中纷乱，皇帝自以为可以处理得当，却因重拾朝政后日理万机，疏忽大意了。等到觉察，为时已晚，追悔莫及。

仁妃如此症状，皇帝痛下决心，要彻查此事，不过又怕黄少天再受刺激，便下令安太医秘密查处，自己则将黄仁妃接入养心殿，几乎寸步不离。

王皇后见状，忧心忡忡，几番劝诫皇帝，仁妃心病宜静养，不如送去香妃曾居处所，环境清幽。皇帝思来想去，认为王杰希所言不无道理，便将黄仁妃送去了沉香阁。

沉香阁地方偏僻，因此皇帝每日移驾至此，都须经过一干宫殿，其中就有那周嫔所居的冷宫。而那周嫔几乎每日都要出门，探望孙贵人。圣銮经过，周嫔都要跪下行礼，皇帝也不得不特意免礼平身，一来二去，叶修终于好奇起来，这周泽楷进宫之后过得如何了。

数日后，皇帝于沉香阁回养心殿途中，突然改了主意，要去那周嫔宫里。到了宫里，却未见其人，踱来踱去，终于等来了惊慌失措的周泽楷。

周嫔哪里去了？皇帝面露愠色，阴云密布。

周泽楷连忙跪下，委屈道，探望孙贵人。

为何探望那废后，你不怕惹得人闲话？

担心。

周嫔惜字如金，皇帝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竟然气笑了，便允许周嫔进了屋。皇帝欲与之缠绵，周嫔欲拒还迎，更令帝王起了征服之心，鏖战一夜，两人竟都还有余力。

天亮后皇帝心满意足，搂着周嫔，道，朕自知一直亏欠你，不如一言，有何所求？

善待孙贵人。

周嫔真是仁厚。叶修暗忖，自己实在不该刻意冷落这大美人。随后下诏，加封周泽楷为妃，孙翔为淑妃，二人迁入内宫为邻，同时命太医院加派人手，一刻不离身怀龙胎的孙淑妃左右。

而那张天师进京后也未得空闲，完成皇帝指令后，飞奔至武成王府，见韩王爷不思操练拳法，借酒消愁，不禁一掌呼扇上去。韩文清骨头硬，脸红一片，张新杰自己手也肿了。

将军不是说要匡扶社稷，修正朝堂歪风邪气才入了京，如今却自甘堕落，是贫道僭越，但请……

韩文清打断道，无齿之虎，无人畏惧，朝堂之事叶修尚且还听我两句，可宫中尚有狼狐犬，我区区异姓王，又能管那后宫之事？

张天师叹气，将元气集中于掌心，肿胀瞬间消除，又用手将王爷脸上伤痕抚平，陈情道，如今仁妃一事皇帝寄托于我，我将为汝除去宫中妖孽，不枉汝对那帝王一片痴心。

说罢，张天师扬长而去。韩文清独自抱拳庭中，久久未有动静。

线索薄弱，天师只得动用功法，得皇帝允许，于内宫四处张贴符纸，据说符纸若沾上不洁之物，纸上红字便会转黑，一时间人心惶惶。

次日，果然不出所料，冷宫阴气最重，所分发符纸，无一不黑。永乐宫也由红转黑，好在皇帝记得，此处乃是当初邱妃痛失皇儿之处，难免有怨念聚集，打消了张新杰怀疑贵妃的念头。方贵妃趁机向皇帝哭诉自己夜不能寐，心神不宁，答应自己来宫里过夜，用喜气冲了那邪气。

而冷宫之处，处处有诡异，宫人逐一向天师讲述那宫中陈年秘辛。譬如当年刘贵妃疯癫时就曾关押此处，废太后于先帝病危时，也曾奉旨在此赐死过几个妃嫔。

张新杰心中冷笑，那轩太后当然是假传圣旨，不然也没有双龙现世，乾坤挪移一事。而目前所见，阴气最重之处，是一所无人宫殿。

宫人谈及此处，要么答非所问，要么不知所云，众口纷纭，被张天师看出端倪来。于是密奏皇帝事情蹊跷，须劳烦圣驾亲临。

到了冷宫，叶修支开左右，令张新杰详细说明。张天师拿出一面八卦铜镜，将日光一照，照到冷宫寝殿深处，升出一段黑烟来。

启禀陛下，此处阴气最重，污秽之事发生于不久前，正好同仁妃失踪那几段时间吻合，而四周宫人皆不能言所住何人，贫道便请御膳房及内司府协助，调出宫内名

簿及物资清单，察觉正是那日起，此处供给不再继续，而无人记得何人所居，实在奇怪。贫道入室查看，被一股邪气驱逐，如今先照出了原形，应是怨灵，不知陛下可有眉目。

叶修早就有了眉目，当踏入此处之时，便想起是自己为躲避废太后追捕时的落脚处，虽然记不得住所主人真名，倒想起号里是有个蓝字，是蓝雨阁于先帝在位时安插的眼线。

皇帝颌首示意，要进屋一看，天师又用浮尘挥去前方阴邪。入了内，寝殿里空无一人，床榻冰冷，毫无生机，却一尘不染，不似废弃已久。天师小声道，此人已故，但已毫无痕迹，宫里能做到此事的当属……

天师不必多言，朕心里有数。皇帝急忙打断，神情凝重若有所思。随即下旨，将喻皇贵妃打入天牢，由张天师寸步不离严加看管，自己则要亲自审问。

皇贵妃并无怨言，也无反抗，见了张新杰也不讲话，只是于狱中对窗外明月吟唱一曲悲欢离合，其音清澈，不似有愧。

天师听了，潜然泪下，为爱痴狂，赴汤蹈火，又何止一人。

### 第三十三回 求不得欲壑实难填 五阴盛贪嗔且痴癫

皇帝亲自密审喻皇贵妃，连张天师也不得旁听。张新杰觉察此事应有内情，便来到仁妃住处。

黄仁妃失声已有数日，一直服侍仁妃的宫人都私下议论不习惯如此安静。张新杰四处查问一番，借着问诊名义进了沉香阁内室。

黄少天不言不语，对张新杰爱理不理，躲躲闪闪。但张天师一眼看出，这仁妃的痴癫之症，似乎又好了。

怎会如此蹊跷？天师更加疑惑，前日自己在皇帝面前并未失手，莫非这仁妃病症另有隐情？

剑圣可还记得新杰？天师试探道。

黄少天故作扭捏，看看去四下无人，还是点头认了。只是确实无法言语，急得面红耳赤，欲拿纸笔写字，却被张天师一把拦下来，天师小声说道，白纸黑字，不知人心险恶，黄少天这才作罢。

既知并非单纯痴癫之症，张新杰多了些心眼，用拂尘点了点黄仁妃，果然有妖气附体，心想大概是咒术了。如此高妙之术，张天师竟然初次见识，猜想是喻文州所为。那皇贵妃精通咒法，下山还俗之后，更是修炼得道，上次逼宫轩太后时张新杰就见识了冰山一角，如今想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功力大大进步，竟然到了自己无法揭穿的地步。

据宫人所言，仁妃失踪数日，又莫名出现在自己宫里，可见其间有大事发生，与那冷宫阴暗之处息息相关。张新杰刚急忙起身欲禀报圣上，被黄少天一把拦下，头摇得像拨浪鼓。

黄仁妃一面指着自己喉咙，又一面摆手。张天师问是否是皇贵妃所害，仁妃摇头。张新杰纳闷，不是那皇贵妃又能有谁？莫非是皇帝？那叶修精通天下武功，甚至道法咒术，也并非毫无嫌疑。想到此处，天师也想不通了。

而那仁妃心里可清楚，自己因目睹那桩残酷之事，一度悲愤欲绝，气从中来，不顾自己妃子身份，赌气逃出宫去，准备逃回蓝雨阁。虽已还俗，阁里弟兄还对其念念不忘，经常往宫里送黄少天喜爱之物，因此黄仁妃认定自己还能回山上去。

可未曾想到，拦下他黄少天的，是当年那恩师魏琛。师徒情深，仁妃向其倾诉宫中所遇，说得魏老道人连连摇头。魏老一拍大腿，欲携爱徒从此远走高飞，岂料黄少天冷静之后，改了主意，要回宫将事情弄个清楚明白，以慰蓝雨兄弟在天之灵。魏琛担心黄少天斗不过那天子明察秋毫，以及皇贵妃心狠手辣，仁妃素来话多，而言多必失，因此临别前送了黄仁妃一咒，默咒，用来保命。

魏琛这一沉默咒，不仅令仁妃不能言语，甚至于皇帝及皇贵妃面前表现癡症，行为呆滞，就是怕他这爱徒说多了获罪。

黄少天回宫后，皇帝宠爱有加，寸步不离，因此一直看似痴癫，这几日皇帝改为临幸周妃，仁妃终于有了不发作的空档，趁宫中混乱，四下窥视到了些名堂。

仁妃所见，皇帝将皇贵妃押入天牢，亲自审问，而王皇后则频频命御膳房给那周妃送补品，对身怀六甲的孙淑妃则不闻不问，刁难这新晋二宫之事皆是方贵妃所为。

自知喻文州所为应是内有隐情，可亲眼所见又令黄少天不知如何应对昔日挚友，师父送的这一咒术倒是免了他露馅烦恼，可终究是无法永远如此下去，情急之下，这才向张新杰吐露心声。

黄仁妃于张天师掌中写下个王字，天师心中一惊，但思忖此事不无道理，谢过仁妃，匆匆赶往御膳房及太医院，询问各宫妃子之用膳及药物事宜。

果然中宫有蹊跷，那药王谷往坤宁宫秘密送过些太医院不曾经手之药材，而自从入宫以来，王皇后似乎对各宫妃嫔之用膳格外留意，甚至连无名无分宫人每日膳食都要查阅记录。

但那王杰希心思缜密不亚于张新杰，做事滴水不漏不留把柄，张天师无奈只得将此记下一笔，回禀皇帝，仁妃之病症并非无法医治，得靠皇贵妃亲自出马。

一听此事，皇帝眉头紧皱。方才审问皇贵妃，既知此事。喻皇贵妃向其陈言，黄仁妃病症乃是中了咒术，天下只有自己可解，不过痴癫之病焉知非福，望圣上三思。

叶修叹气道，朕知道爱妃一番苦心全为那黄少天，只是当初喻仙人所求并非如此这般，朕想不通，何不告之？

喻文州轻笑，初上山时我曾为少天算过一卦，卦象断绝于今年彼日，询问天机，知道仙人渡劫或有一败，败者灰飞烟灭，魂魄散尽绝无来世。我将卦象呈于师父面前，师父不信，我不得已逼走了师父，数年来研习道法甚至禁忌之术，终于得到真龙破戒则可以不受天罚之理论，幸得圣上相助，先以下人一试，果然如此。又亲身试法，令少天得以留在宫中，计划得以实施。少天对此事浑然不知，陛下也答应过绝不向其透露真相。

前情朕已经知道，可那蓝雨小仙，何必害他？本来二宫其乐融融，朕必善待之，只要不触犯天条，绝无性命之虞。

陛下肯信臣妾之言？

朕知你情深义重，虽从未钟情于我，对那仁妃之情日月可鉴。若是如此，其言可信。

皇贵妃叩谢天恩，又言，臣妾既知那小仙有孕在身之事，匆忙赶到，却见其正痛不欲生，不知为何已经小产，症状与当年邱妃一模一样，而无人照料之下身体羸弱，当时已无药可医，臣妾正欲调查一番，却被少天误会，而少天遁走，若此事揭穿，难免其嫌疑，臣妾才用咒法消除一切痕迹。

此言当真？

千真万确，臣妾宁可被治罪，绝不可令少天蒙受冤屈。

两人相顾无言，直至皇帝开口，既然如此，朕命你在牢里面壁思过几日，随后解开仁妃那咒法，戴罪立功，贬为贵人便不再追究。

谢主隆恩。

于是皇帝扬长而去。天牢机关重重，又有重兵把守，当初劫苏郡主大狱乃是天时地利人和，此时狱中反倒比较安全。叶修忧的是喻文州那句，一模一样。

听完张天师禀报，皇帝对皇贵妃所言又确信二分，正思忖如何从轻发落不会留人话柄，却听得宫人急忙来报，皇贵妃服毒自尽了。

皇帝听后，五内俱焚，吐出一口血来。张天师赶紧运气治疗，被龙气一下子弹开一丈远。只听那怒龙咆哮道，喻文州你疯了？

### 第三十四回 尘埃定移花难接木 人生短无悔亦无怨

喻皇贵妃仙逝，皇帝见其尸骨含泪哽咽，是朕冤枉了皇贵妃，尔等厚葬之。遂一病不起。

王皇后见状，每日前来伺候，可在自己面前皇帝滴水不沾，粒米不进，更别说喝汤灌药。只有张天师为其运气治疗，皇帝才肯勉强起身。

皇后心急如焚，若皇帝不能另留龙种，那孙淑妃腹中伪帝之子便成了储君。药王谷百年大计功亏一篑。

而周妃更加焦虑，成日守在淑妃跟前，甚至亲自下厨，不许孙淑妃吃御膳房准备的食物。孙翔本就不过问宫中大小事情，尚不知皇贵妃已歿，尤为不解。逼问之下，周泽楷才答道，小心有毒。

可淑妃仍然不解，自黄仁妃出事以来，周妃不仅不许孙翔自己吃外人做的饭菜，甚至从来不与自己同食。难道那黄仁妃的病是吃出来的，有人下毒？再三追问，周泽楷才告之，皇贵妃被人毒死了。淑妃吓了一跳，又问了几个下人，下人都说皇贵妃是饮毒酒自尽。

尘埃已定，再追也无用。孙翔虽然记忆丧失，可并不像仁妃那般表现出痴癫症状，心智尚在，也比剑圣更通凡人是非，因此隐约觉得周泽楷知道些东西，却不能同自己讲，不禁也担心起周妃来。

不久后，皇帝身体似乎好转，但精神不振，王皇后多次将周妃送进养心殿，期望龙颜大悦。

龙榻上皇帝见那美人为自己端茶倒水时愁眉不展，却也分外可人，心情果然好转，不过念在为皇贵妃服丧期间不便同房，便握着周泽楷手叮嘱，孙淑妃辛苦爱妃照顾了，若有空，多去那黄仁妃住处，他比朕更心伤。

周妃点点头，欲言又止。

从此周妃得了皇后与皇帝两边信任，游走于各宫之间。仁妃痴癫，淑妃有孕在身，周妃又受王皇后摆布，方贵妃此时孤立无援，倍感焦急，急令张天师为自己出谋划策。曰，我故友林敬言投靠镇远军，如今接替韩王爷精忠报国，而我方氏武林正派出身，仰慕王爷正气已久，此时宫中晦暗，求天师指点一二，祛除不正之风，令陛下宽心。

此言正中张新杰下怀，顺水推舟，帮方锐梳理对策。天师谓贵妃曰，王皇后自知姿色不足，势力也不如蓝雨一派，定早早拉拢周妃助其争宠，而周妃与孙淑妃亲切，那废后孙翔按理不可能再得正宫名分，腹中孩儿怕是要被王皇后抢去，无论将来中宫是否再得子，这都是道保障。贵妃当务之急，是要令孙周二宫不再受皇后摆布，其次是早日得一皇嗣。



方锐听完，心服口服，重赏张天师，被张新杰拒绝。一番推诿，张新杰才答应贵妃改日再受赏。

贵妃虽然姿色平平，却八面玲珑，人脉宽广。先是联络仲兄方明华，令其以想念友人之名送来礼物，由自己转交于周妃，周妃怀念旧部，从此对贵妃有了感恩之情，疏远了皇后。

周妃一日无意间透露，要方贵妃小心御膳房伙食。方锐正吃着御膳房特制点心，吓得榴莲酥掉了一地。周泽楷不善言辞，但问贵妃是否受宠多时却未能得子。方锐这才有了警觉，命得力下人将特制糕点送到方士谦处。他这长兄曾于药王谷学药，为江湖第一神医，不过早已退位让贤，回乡专心继承方家家业。长兄回信，说这点心中有一味草药，虽对人体无害，却令气血过于畅行，长期食用难得怀孕，若孕妇同食，则有小产危险。

方贵妃得了长兄证言，立即告之于张天师，张新杰敬仰方大人名气已久，认为宫中一系列古怪已水落石出。只是不知皇帝会如何发落犯下此事之人。

次日，张天师将御膳房证据及神医亲笔呈给皇帝，皇帝急召方士谦进京。方氏坚持此论，并不知晓皇帝怀疑的正是自己生死之交，那坤宁宫正宫皇后。

王杰希听闻是方士谦作证，如五雷轰顶。念在于方氏当家旧情，自己对方贵妃一再忍让，其所食方剂也是最温和的，停止后尚可生育，不似周妃所食烈剂。

果然，皇帝于坤宁宫中搜出一盒方子，正是当初自己从废太后那里收缴交予王杰希，用来给苏郡主制解药的，却未能想到此方又重蹈覆辙。

叶修问结发之人何受到蛊惑，王杰希笑言，若你我二人相和美美，本不该如此，是陛下逼我的。天子三宫六院天经地义，臣妾无可奈何，对陛下真心实意，是嫉妒使人发狂。

说完，皇后欲乘风而去，被方贵妃一个捉云手拖住。皇帝沉着脸，念道，是朕不对，逼你入宫的，朕知道王大人爱的是微草堂，爱徒如亲生儿子，本来为徒孙谋求未来无可厚非，可朕的皇嗣，是亲生骨肉，朕比你更痛。

说完，一声令下，禁军统领与骠骑将军二人从旁闪出，苏沐橙对天一箭，将王杰希轻功打断，随之唐柔一记怒龙穿心，结果了这位能臣贤后。

王杰希于回光返照中，窥见喻文州于死亡之门前来接自己，唏嘘道，后悔当日把酒予文州，文州竟然不问究竟，一饮而尽，人生苦短，我来陪你就是。遥想当年两人为追逐事业分道扬镳，如今却殊途同归，无悔无怨。

众目睽睽之下，皇帝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处决了惑乱后宫之首，众人噤若寒蝉。只有黄仁妃疯疯癫癫，不顾场合笑着鼓掌，像是看了出好戏。

方掌柜的当场昏了过去，从此一病不起，方贵妃似乎也受了刺激，不再争宠。周妃如释重负，但张天师诊过，似乎身子已受损，无法再得皇嗣。周泽楷倒也不在乎，尽心照顾即将临盆的孙淑妃。黄仁妃不见好转，皇帝命魏老将其接入近畿一道观戴发修行。

二后皆废，皇帝无意再立皇后，后宫无主，朝野不平，韩王爷与肖宰相针锋相对，皇城中再无安宁之日。

### 第三十五回 少年狂乾坤轮回转 爱生恨恩怨何时了

皇帝依旧担忧加害之人不绝如缕，临到眉睫之时，执意将孙淑妃秘密迁入大觉寺偏殿待产。

几番波折后，孙淑妃终于到了生产之日，宫里宫外严阵以待。皇帝请张天师作法祈福，天师于钦天监择一良辰于宫中布下法阵，日夜供奉不休。

张新杰闭关卜卦，本想占出是皇子还是皇女，竟算出来一件怪事，吓得立即销毁所用符咒。依张天师所见，龙脉已绝，斗气冲天，乾坤颠倒，这卦象与他在塞外算的无异。

天师尚不知孙翔所怀并非龙种，因此大感疑惑，禀皇帝曰，多有凶相，请加派人手护卫孙淑妃。叶修将信将疑，还是派了御前侍卫乔一帆与安太医亲自前往大觉寺。

中宫空虚，皇帝近期独宠周妃，因其无法得子而倍感愧疚，百般呵护。方贵妃并无怨言。

而那周妃虽不善言辞，却未尝没有一番考量，见皇帝愈发宠爱自己，趁机请求特赦自己旧部。皇帝本就对东吴谋反一事没有介怀，如今应当拉拢人心，因此对周妃请求一一应允，即日召那逐浪真人江波涛进京。

江波涛见了皇帝，三叩九拜，感激涕零。皇帝知道此人心机深重，未敢贸然重用，命其兵部侍郎，听从肖韩二人调遣。又允诺周泽楷，若孙翔安然诞下皇嗣，便是周妃的功劳，须加封为贤妃。周泽楷默默谢恩，以身事主，夜夜笙歌，皇帝更加满意。

而那大觉寺中，孙淑妃正临盆之日，安太医表面不慌不忙，心中实则惴惴难平。乔一帆见状，想寻找一僧人为皇嗣念经祈福，正发愁如何同方丈提起此事，行至寺院深处，旦见一小僧于后院舞棍，一招一式均得要领。

敢问小师傅尊号。乔一帆忍不住搭话，问完觉得有些唐突。

只听那人凛凛正气，答曰，阿弥陀佛，小僧免尊，法号悟非。

乔一帆又问招式可是寺中秘传，僧人回答，大师傅曾指点一二，不过同尊师傅远游化缘去了，还得靠自己苦练，不知这位施主有何指教？

想请悟非师傅相助，教我念经，为皇嗣祈福。

不知为何僧人斩钉截铁，拒绝道，命耶，心诚则灵，无需读那天书。

话音未落，有下人来报乔一帆，宫中出事了，请速速回宫。乔一帆听完密保，心急如焚，撂下句，这回求小师傅给陛下祈福了，欲绝尘而去。

乔一帆未曾想那小师傅竟然跟了上来，轻功还强过自己。那小师傅方才还对皇嗣不闻不问，此时为何又要管这俗事？

见寺中如此动静，方丈亲自来追，拦在路前，问悟非是否凡心未泯，要破戒回宫，悟非含泪叩谢方丈恩情，求其放自己离开，方丈只得言阿弥陀佛，劝一句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便放了二人。

乔一帆这才明白，此人乃是宫中所言早已出家的邱妃，原来对皇帝还念念不忘。

二人回到宫里，见骠骑将军唐柔身负重伤，赶紧询问情况。唐柔一时半会说不清，就说了句东吴的反了，快去养心殿救驾，便昏倒过去。

邱非二话不说，就直奔内宫而去，乔一帆则多了番心思，命下人将唐柔送去太医院急救，自己则召集人马，同时搜集情报。

原来江波涛早与宰相勾结，欲为周泽楷除掉皇帝，而肖时钦则期望事成后以孙翔腹中孩儿为傀儡，摒除韩王爷，独揽大权。周氏初不知同僚有如此野心，但到了里应外合之际，也骑虎难下，于宫中设下埋伏，打了天子一个措手不及。

乔一帆心急如焚，心想自己一人之力无力回天，重兵都被调去淑妃那里了，只能拼死一搏。遂选了数名精锐随自己冲锋，命其他人赶紧到宫外向韩王爷求援。

进了养心殿，乔一帆才觉得不对，并未有激烈抵抗，只见那周泽楷坐在龙榻上，不远处邱非被一干轮回众擒拿，江波涛彬彬有礼道，大局已定，缴械不杀。

好个缴械不杀，乔一帆冷笑道，陛下在哪？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要随陛下一起。

这时一人从幕后出来，竟然是那微草堂现任当家高英杰。高英杰劝乔一帆道，一帆何必为那昏君卖命，当初逼我入宫，连累了师父，今大仇已报，你我终能成为眷属。

震惊之下，乔一帆断然拒绝那心上人，曰，忠义与私情不可两全，除非以死成全。说罢，欲举刀自尽，被周泽楷一枪击飞长刀，然后被轮回众拿下，声嘶力竭，泪如雨下。

但乔一帆内心仍有一丝希望，苏郡主不在，也未见其余同僚，即使御驾薨塌一事为真，比然不能令反贼奸计得逞。

此刻江波涛内心果然并非波澜不惊，叶修不在宫中，里应外合之事早已被看穿，那苏沐橙与御林军不知何处，这才能趁虚而入，而据周泽楷所言，自己独自无法制服那武功盖世的皇帝，且方贵妃从中阻挠，只是大战了几百回合后让对方给逃了，只留下片带血衣角，江波涛只得用这残片挟天子以令诸侯。

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只要孙翔安然诞下皇子，就可以假传圣旨传位于幼子，封周妃为皇后，再封圣贤皇太后，孙淑妃为小皇帝生父，立为孝淑皇太后，二宫共治天下。外朝得宰相肖时钦拥立，江湖上微草堂主事，大功告成。

只是军权为一大难，苏郡主同方贵妃逍遥法外，韩王爷同张天师毫发无损，十万镇远军坐镇塞外，那楼员外协同江宁织造唐书森一同抗命，该如何应对，江波涛实在没有底气。虽然早已秘密联合吴越将士，但山高水远，恐怕助益不多。

正当这逐浪真人犹豫不决时，忽然天上阴云密布，虎啸龙吟，只见殿外忽然黑压压一片人走来，为首的却是一位僧人，眉清目秀，却英气逼人。

邱非见了大叫，大师傅救我！乔一帆喜出望外，而江波涛惊愕万分，皇帝何时出家了？

只有周泽楷默默念了句，原来如此。

### 最终回 虚一生覆水收不尽 空万念破镜却重圆

一声阿弥陀佛，令波涛汹涌的内宫瞬间平静下来。只见那僧人双手合十，手持念珠，缓缓走来，后面跟的却是一干轮回教道众。

江波涛知是援兵来了，暗自里大喜过望，却不敢松懈。僧人面目正如皇帝一模一样，但却佛光环绕，并无杀机。

僧人走上前来，守卫的都不自觉推后了一步。邱非见教自己功法之人靠近，却不敢吱声了。乔一帆也顿觉奇怪，皇帝为何同轮回众一道，莫非……

江波涛刚要发问，那僧人却先声夺人，道，逐浪真人不必担心，东吴军里的恩情，叶秋不会忘记。

这可真是令人措手不及，江波涛本以为伪帝已歿，如今这状况，却由不得他有半点犹豫与错判，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双龙再度同现，又是一番生死角逐，而如今却已无退路可言。

情急万分，江波涛目视周泽楷，旦见那倾城之人，已向伪帝行军礼，俯首称臣。狐疑之下，江波涛也屈膝跪下，言，不知陛下出家是何用意，在下愚钝，望陛下指点。

真人莫急于一时，皇兄尚在人间。僧人褪下袈裟，随手拎起那龙榻上然血龙袍，笑道，若我黄袍加身，尔等可服气？

所言一针见血，所指句句诛心。口齿伶俐如江波涛，都语塞了。一旁周泽楷欲言又止，面色苍白。乔一帆意图发问，被邱非用眼色瞪回。那微草堂主则是不明真相，听得云里雾里，不情愿地跟着降了。

高英杰从师父留下的锦囊里了解到双龙之事，但语焉不详，师父字条上写着，若双龙反目相争，绝无共存可言，微草堂必须置身事外，以保万无一失，来日方可东山再起。这才没有当众异议。

见众人低头不语，僧人自作主张，传旨，宣宰相肖时钦即刻进宫觐见。

皇帝宣旨，宰相不敢不从。肖时钦不知宫内状况，以傀儡之身入宫，以防万一。入养心殿，见一人，眉眼与皇帝一模一样，却已剃度出家。

肖时钦依礼度叩拜，未得免礼平身，偏见那银矛一闪，血光之景重现，傀儡身首异处，随后转瞬化作轻烟。

这，陛下这是何意？江波涛战战兢兢，斗胆问道。

此人野心不泯，为功名利禄无所不用其极，后患无穷。说罢，提矛转身，向着殿内走来。

江波涛不寒而栗，正欲脱走，却被周泽楷一把扣下。高英杰见状，震惊不已，乔一帆却护其左右，小声道安慰道，没事。

那周泽楷这半晌终于说出一句，命邪。江波涛听完，战意全无，愤愤然问道，周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周泽楷答道，江郎不知我心。又望了眼却邪，眼前持矛之人，却已不是自己恩人。

原来江波涛有所不知，周泽楷本就无意颠覆篡夺，见同侪将东吴将士与轮回道众推入火坑，不得不顺应其中。只是无法做那卑鄙小人，于睡梦中谋害亲夫。叶修待他不薄，且当年护国公之恩未报，周泽楷心中难安。

那日夜里，皇帝翻了周妃牌子，入了内室却只见周妃衣冠整齐，伏跪于榻上。皇帝诧异，周泽楷用尽全力，一字一顿，将谋逆之计和盘托出。

叶修震惊之余，也为周泽楷正直义气所感动，答应若平定叛乱，便圆其一切心愿。不过为制造假象，将计就计，二人还是搏斗一番，叶修留下件血衣，才逃出宫

去。唐柔闻讯赶来，却不知内情，要和周泽楷拼命，这姑娘骁勇异常，周泽楷不得不以实力应付，不小心将其重伤，这才有了邱乔二人所见一幕。

皇帝逃出宫外，为保筹码自然是径直前往大觉寺，途中命苏郡主知会韩王爷，怕那韩文清情急之下率兵逼宫，实乃下下策也。

大觉寺中，孙淑妃临盆之日到来，四周有禁军精锐，但却慌了阵脚。叶修趁乱混进寺里，只听到安太医将属下一群人指挥得团团转，忙不过来。这时一声哭啼，孙翔撕心裂肺之声渐渐平息，安太医如释重负，启禀圣上，皇儿无恙，请君赐名。皇帝却说，该请菩萨赐名，便找方丈去了。

方丈慧眼识天子，连忙报告邱非与乔一帆进宫救驾之事。

知道邱非冲动，而乔一帆稳健，叶修求佛祖保佑二人无事。而不知是否心诚则灵，此刻慧云法师已携悟秋归来京城，刚到寺里。方丈依照口谕，只请慧云独身前来。

叶修一见吴雪峰，顿感安心，叹道，汝向来及时，今日来得正是时候。

那慧云法师懂得皇帝心思，带悟秋去了孙淑妃处，命徒儿为淑妃念观音经，悟秋不明其中真意，立即照办。随后，慧云将皇子藏于寺院深处宝塔之中，命武僧守卫皇子与太医。

孙翔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看见悟秋，不知为何悲喜交加，失声痛哭。悟秋心中也戚戚然，不禁潜然泪下，只觉得自己与这妃子缘分不浅，却想不起半点痕迹。

施主勿怪悟秋，只是贫僧见阁下受尽人间疾苦，悲从中来。愿为阁下诵经百日，祈求平安。

那孙淑妃闻其声忽然间惊厥，悟秋手忙脚乱去掐人中，却被东倒西歪的孙翔扑了满怀。

这一幕何其相似，似乎脑海中有声音回荡，道，汝等命中注定，不枉令兄一番苦心，适时了结尔等心结，修成正果。

原来那江南一战后，伪帝废后奄奄一息，被皇帝送往西土昆仑救治，虚空道人李吴二人相助，赠予灵药，同时将叶秋同孙翔记忆尘封，直到今日。

虽回神许久，却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叶秋一时间不知如何应付，孙翔假装昏睡，却紧紧攥住对方。一叶之秋神力已尽，但记忆尚存，知道此刻宫中情况危急，轻抚毕生所爱，曰，当下乃是了断恩怨之时，你好生修养，为吾子祈福。

此时此刻，叶修却换上僧袍，命剃度僧将自己烦恼丝除尽。叶秋一出房门，便恍如看见一轮明镜立于跟前，镜中之人无论音容笑貌或是举手投足都与自己无异。

皇兄这是何意？

出家人哪里打得诳语，贫僧悟秋，不知皇上是何意？为何藏在这寺中。

叶修！

我本无意继承皇位，只愿江湖潇洒走一回，奈何当年先皇相逼，只得就范，愿吾弟无忧无虑，却未曾想仍然将你卷入，甚至令斗神觉醒，反目成仇。

如今斗神魂飞魄散，叶秋仍是叶秋。

天下知太子叶秋，叶修又是何许人也？江南一事，令吾一窥汝治国安邦之才，这皇位交予你最合适不过。

你胡说！

皇兄为你除尽奸邪，保你血脉，成全你同那人长相厮守，唯有你将这双龙计完成，才不负皇兄一番苦心。

叶秋辩不过兄长，见兄长欲转身离开，疾步向前，却被慧云一把拦住。

师父？

师父只能助汝于此，勿要辜负令兄一番苦心。说着又将那柄银色战矛交予故友。

叶修默默谢过吴雪峰，便往宫里飞奔而去。

宫外有轮回众把守，其中部分于吴军中见过伪帝相貌，见叶修手上所持正是那银色战矛，以为伪帝复活，不敢怠慢，连忙护送进宫，带到江波涛面前。

养心殿上，一眼识破叶修诡计的，只有周泽楷。而乔一帆则观望了一阵，才推断出皇帝真身，自然也配合起来。邱非直觉有所觉察，但无法确信真相，直到假僧人当众处死肖时钦，才明了一切不过是计中计，暗自佩服。

轮回道众虽听令于江氏，但始终只臣服于周泽楷一人，见二人当众决裂，自然是随着周氏降了。皇帝口谕，命苏韩二人追捕肖时钦。



尘埃已定，江波涛被打入天牢。当时喻皇贵妃殁于此处，牢房内阴阴森森，令人不寒而栗。逐浪真人自己卜卦，却算不出名堂。见墙角有一破洞，用手一碰，居然有所松动，尺余厚的墙壁中挖出一支小口陶罐，里面居然有酒。

这破洞当初为韩文清越狱时所留，被喻文州用来藏匿此物。江波涛推测这就是喻皇贵妃所饮毒酒，心想自己也不过如此，命数天定，请老天定夺，不如以死谢罪，兴许保那周郎无恙。

只浅尝一口毒酒，江波涛顿觉昏天暗地，倒地不起。

江波涛畏罪自杀，当时钦潜逃。朝中动荡，但因韩文清铁腕整顿而迅速平复，逼宫之事无人再议。皇帝喜得一子，立为储君，免除孙淑妃一切罪责，再度封后。周泽楷受东吴二度谋逆牵连，进了冷宫，无人再得见此倾国倾城之颜，皇帝独宠皇后一人，不再垂怜三宫六院，路人皆怪之。

又二十年，皇帝退位，储君登基，天下再无双龙踪迹。

## 后记 道不尽君王天下事 说不清生前身后名

### 其之一

许久以后，江波涛清醒过来，见周泽楷守在身旁，以为下了地狱，开口就道，阎王爷给我安排什么刑罚？

那美男子噗嗤一笑，小声讲，没事。

江波涛自觉罪孽深重，没有受罚怎能心安，连忙坐起攥着周郎，阎王爷可罚你不轻？

周泽楷愣住，反应过来又说，没死。

原来自己没死！这可奇怪，据说那喻皇贵妃饮完毒酒，立即口吐鲜血含恨而亡，令王皇后触目惊心，后悔不已。怎么会……

身边周郎又指了那一壶茶，道，假酒害人。

江郎听完又晕了过去。

### 其之二

王杰希一睁眼，却见喻文州笑咪咪坐自己跟前，以为自己下了地狱，问道，为何你也在此？

喻文州笑道，此地乃昆仑仙境也，吾等尚未归西，若你愿西行，我也奉陪到底。

王杰希瞪大眼。

见挚友如此，喻文州缓缓道来，那日皇后所赐毒酒，被在下用魔术替换成一种奇药，饮后如暴毙之相，实则令脉象突然紊乱，使人假死数日，之后方无大碍。

听完这话，王杰希欲起身发作，胸口一阵剧痛又躺了回去。

唐姑娘果然身手不凡，听叶修讲过，你曾相中这匹千里马，却被他抢去了。

胡说。王杰希小声抱怨，不敢动弹，心中隐隐作痛。闷闷问道，那我送的那酒，你变哪里去了？

喻文州不暇思索道，墙里。

原来如此。王杰希假寐，心想假酒之事还是不同这心机大师讲了。

其之三

越过昆仑便是极西之地，鬼门常开，虚空道人二人守护于此，常人难以逾越。山上有灵丹妙药，还魂成仙不在话下，但凡人通常求而不得。

吴羽策送走痊愈的微草堂前堂主及蓝雨阁前当家，长舒一口气，心想这还魂丹用多了，冥府岂不是入不敷出，可道友相求又不好拒绝，实在是为难，自己自作主张，怕连累轩哥受罚。

回到山上，吴羽策不见李轩，心中纳闷，走到炼丹房，却见炉子倒了，仙丹撒了一地，道长李轩见四下无人，慌忙将炉子扶正，把仙丹一粒粒捡回去，盖好盖子，装作没事一样走出来，手里拎了个破壶。

撞见吴羽策，李轩心虚，将壶藏于身后。

吴羽策决定先发制人，假装怒气冲冲质问道，仙丹数偶有差数，莫非……

话音未落，李轩扑通一声给跪了，抱住吴羽策大腿，连声求饶，我就是给那叶修行过一次方便，给过几颗药，都是被逼的。说着把壶砸碎了，里面并无丹药，却好似有些酒香。

吴羽策恍然大悟，原来是个酒鬼。

#### 其之四

自从见过那二位僧人，陶轩除了守墓，忍不住时时下山，探听点消息。一日于夏老板茶馆喝茶，听到楼下喧哗，原来是有人议论朝政。

竖耳倾听，说书人左铤侃道，那孙皇后起起伏伏，终究还是凭子而贵，周妃倾国倾城，肚子却不争气，又勾结外臣，进冷宫只是皇帝舍不得处死美人，而那王皇后相貌同手腕根本敌不过喻皇贵妃。

旁座一人忽然鼓掌，大声叫好。

见有人喝彩，说书人继续议论道，蓝雨二妃妖惑众，一死一疯实属报应。

叫好那人破口大骂，胡编乱造一派胡言，老子没……

话未说完，一声闷响，那伙起哄的就蜂拥而起，将骂人的抬了出去。

陶轩赶紧溜出茶馆，听见一熟悉声音抱怨道，早知道不带你这大嘴巴来，老板娘戏没听完，乐子都被你搅了，还是回去让老魏给你再上个封口咒，憋死你。

被叫老板娘的赞叹道，说书的满口胡言才是常态，看我把那人招来茶馆，生意保证兴隆，天天讲你的不是。

此次下山，陶轩听完却宽慰了，找了个良辰吉日，从带发修行改为剃度出家了。

#### 其之五

武林盟主冯宪君近日来心病复发，那散人君莫笑又重出江湖了！

好一个君莫笑，那叶修好好的皇帝不当，偏要来搅江湖浑水。

眼看大小帮派都叫苦连天，冯宪君叫来李艺博，让参谋出主意。李艺博冥思苦想，想出妙计，要请克制散人之最来担此重任。

李艺博拜访驱魔师田森，田森闭门不见，讲，当年祖师爷就是受了此人刺激，才卷了巨款东渡求长生不老药去了，在下还想多活几年，于馆中扫地焚香，清净自在。

来者只能悻悻离去，感叹风云无常，不如告老还乡。